

大公报小叢書

• 第三輯 •

IVP

中印公路

是怎樣打通的



版出月三年四十三國民

究必印翻 有所權版

書叢小報公大

輯三第

路公印中

的通打樣怎是

印刷者 大公報館承印課

總發行 大公報館

重慶中一路一八號

重慶中一路一八號

大公報館

元一馬百一幣國價實
費郵加另埠外

目錄

前言

緬北滇西戰場地圖

緬北滇西反攻戰之畫面

胡康河谷

駐印軍鋒銳小試

黃仁宇

野人

原始的林

呂德潤

山裏

一個沒有讀者的圖書館

呂德潤

目錄

三

于邦之捷

煦東

臨濱殲敵記

煦東

孟關之捷

黃仁宇

戰車部隊衝克瓦拉本

呂德壽

孟拱河谷

拉班追擊戰

黃仁宇

隨車出擊記

黃仁宇

強渡怒江

咆哮的怒江

蔣遜

奇襲密芝那

密芝那進軍

姚菊生

密芝那像個罐頭

黃仁宇

加邁孟拱之攻佔

強渡南高江……………至道

閃擊孟拱……………至道

雨的世界……………呂德潤

密芝那之捷

國軍攻克密芝那經過……………鄧蜀生

松山堡壘之戰

八莫龍城前觀戰記……………黃印文

騰衝之戰

勝利是血換來的……………彭河清

緬國軍首次會師

黃錫徽

滇緬邊界國軍會師經過.....嚴紹端

龍陵之戰

龍陵前線視察記.....彭河清

八莫之戰

衝破伊江防線.....呂德潤

苗提之行.....呂德潤

攻城.....呂德潤

奏捷.....呂德潤

南坎之捷

緬北戰場首次遭遇戰.....張翰榮

駐印軍打回國境

墨允巡禮.....呂德潤

滇緬大軍會師

苗斯會師記.....呂德潤

中印公路巡禮

人類征服自然.....呂德潤

保密段通車了.....呂德潤

前言

中印公路通車了！我們已解除敵人在陸上對我之封鎖。中印公路在開始給我們帶來源源不絕的武器裝備，國內戰場我軍不久即可獲得大量的現代供應，而增強其戰力，配合太平洋攻勢的進展，去迎接登陸中國海岸的美軍，協同進行大陸反攻，打倒日寇。今年是新生年，新生年名符其實的給我們帶來了新生之機！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這是一個艱苦到不可想像的戰爭場面，血，汗，加上無比的忍耐力創造出來的奇能！中國的陸軍，工兵和民工是打通中印公路的主要動力。美英兩盟邦亦予以甚大之協助；尤其美國，供應我駐印軍與遠征軍武器及裝備，此外，駐在中國的第十四航空隊與駐在印度的第十航空隊與一部分陸軍及工兵，配合作戰，協同開路，儘管艱辛，亦為打開中印公路之重要因素，中國人民更是感懷無已。

中國戰場反攻戰，開始於中印公路之戰，而且勝利的開始的這頁歷史，得來不易，值得珍視。本書編印之動機在此。內容方面，集本報新得戰地通訊，重新加以有系統的整理而成。

都是實地寫生，有血，有汗，有光，有熱！雖不足以見國軍揚威異域奮戰關門之盛貌，但是多多少少可以看出來，中印公路之打通是怎樣一個艱苦卓絕的偉大成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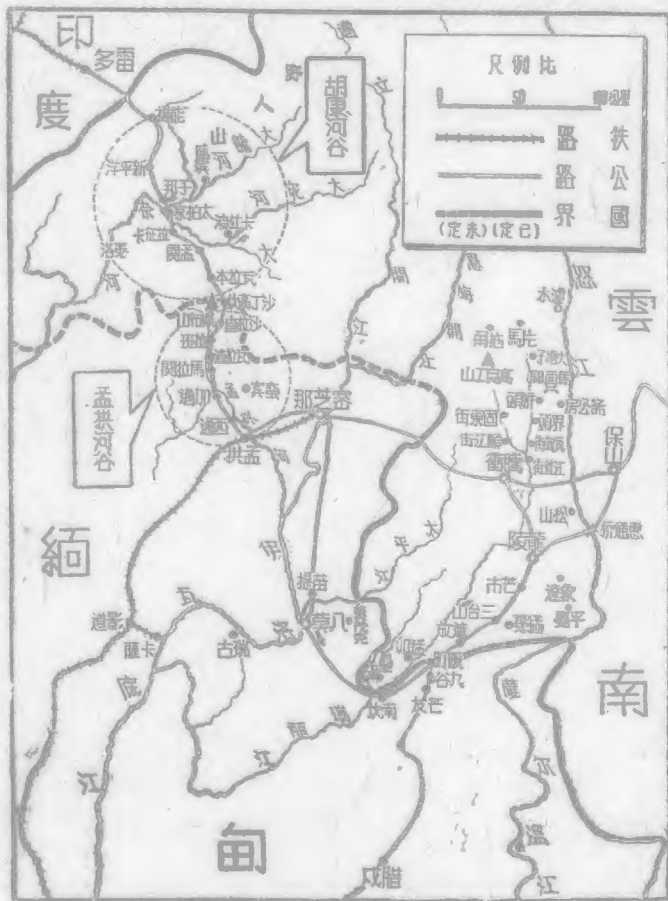
忘卻這山莊，中國人與五洲同胞共勉。

中印公路之打通，實為我國交通史上之空前偉業。其所以能成此偉業者，實由於我全體官兵之艱苦奮鬥，及我全體官兵之團結合作。我全體官兵，在艱苦之環境中，能始終如一，不辭勞苦，不避艱辛，終於打通了這條交通線。此實為我國交通史上之空前偉業，亦為我國全體官兵之榮光。

中印公路之打通，實為我國交通史上之空前偉業。其所以能成此偉業者，實由於我全體官兵之艱苦奮鬥，及我全體官兵之團結合作。我全體官兵，在艱苦之環境中，能始終如一，不辭勞苦，不避艱辛，終於打通了這條交通線。此實為我國交通史上之空前偉業，亦為我國全體官兵之榮光。



緬北滇西戰場地圖



緬北滇西反攻戰之畫面

中國軍隊於告別緬甸十八個月後，即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十月杪重新踏入緬甸！

這十樣強大的中國軍隊名稱駐印軍，以印度東北角上的雷多為基地，初步目標是驅逐中緬未定界線大山之敵。到野人下山就踏入胡康河谷。

野人山棟莽一片，世人罕所知悉，除了民國三十一年由軍進攻北緬時一部國軍及英印裔民推過這道寒透留下的足跡之外，可說是渺無人烟的地方。其間森林密布，毒蛇猛獸充斥，蟻蝗遍地，原始得可怕。駐印軍之進攻，開始就從這樣的一個地方分路進軍。

披荆斬棘的先開山，軍隊才能通過前進；軍隊前進，緊跟着修路。

從雷多以東之龍揚折而南下，經過大寨鋪，十月二十九日克復新平洋（孫立人師）。這是印公路上捷報第一聲。西面一路（廖耀湘師）克復更的宛河上游麥洛據點西北之瓦南關。

麥洛在更的宛河南岸。更河過麥洛東南流，稱大奈河。大奈河向東又分出兩支流，一為大龍河，一為大宛河。大龍河在大宛河之北。

敵在大龍河北岸之子邦拚死抵抗，孫師在此地打了第一次勝利的硬仗，十二月二十八日完全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克復邦城並解東臨濟之圍。三月廿三年一月三十日，西面廖師強襲，克復泰洛。東面保師一路繼于邦之捷，於二月一日克

復大龍河與大奈河匯合處大龍河南岸之木柏家，該地為補給據點，向蒙其右翼攻擊，遂為宛潭決河岸之長柱。

二廿三日克復孟關正北之拉征卡，打開孟關盆地門戶。於三月五日克復孟關以西的臘弄卡

孟關激戰時，美軍一支隊由密里爾准將率領趕到孟關以東之瓦拉本附近，孫師某團以二週之急行軍於三月七日亦進至瓦拉本，與美軍會師。

三月八日，我戰車部隊首次出現。廖師已由孟關南下進擊，並由孫師前鋒進入瓦拉本，包圍孟關。瓦拉本閣下高沙坎之敵約二千，敵約於十七日停止有組織之抵抗，殲滅殆盡。

胡康河谷戰役，至此結束。我軍空會三月二十七日公報稱：中美聯軍完全擊破胡康河谷敵軍之抵抗，計經四月又半之戰鬥，共約擊斃敵軍四千名，收復一千八百平方里之土地。

胡康勝利聲中，英軍於三月上旬在東的宛河敵戰線後方出現，與我軍遙遙呼應。英軍係在泰洛西南一百哩伊佩法南東北九十哩之邊境，以北戰地渡過史河上游。

三月十八日我軍冒雨進入緬甸。廖師正面攻擊孟拱河谷之傑布山隘，於十九日佔領之。孫師自東迂迴敵後，十八日佔傑布山以東之大蘭加，二十八日攻佔正南傑布山以東之荷班，再提師

北上，與中傑布山南下之廖部夾擊沙杜渡。敵死守沙杜渡東北之苗康加唐，企圖阻撓我軍進展。同時傳來消息，日軍侵入印邊，企圖深入，威脅申美軍之後路。

我軍不顧一切，奮厲直前。正面膠戰於四月二十一日進佔克拉渡，滇馬拉關。孫部東向逐漸

，登陣七山脈，佔領寶賓，兩路進迫加邁。敵十八師團司令部駐在此地。

敵死守約兩週的苗康加唐，終於五月六日被我廖部突破佔領，後顧無憂。此役陸空戰車協

同，奮勇作戰。

五月七日開始雨季前的大雨，軍隊行進，益增困難，而印邊戰事亦轉緊。五月九日英軍出現

孟排以軍機上之毛。

苦雨中的五月，一般以為戰事或將暫趨沉寂，徹底相反的，軍事的發展，大大的出乎人意料

之外。

○滇西特命的遠征軍於五月十一日拂曉分路渡過怒江西岸，配合進攻；

○中美軍騎兵於五月十七日突然攻抵密芝那近郊，佔領飛機場。

我軍渡過怒江後，北路攻瀾水，片馬。中路展開激戰於德川江東岸三據點：大塘子，馬面關

，齋公房，這是一個自西北往東南的綫，由此才能南下進攻騰衝龍陵。大塘子據點，拔海一六

〇〇公尺，為高黎貢山之腹部，四面環山，形勢險要，是保山至騰衝必經之地，敵築有鋼骨水泥

之工事。此三據點中，我軍首先攻克馬面關，而與頑敵葛賊於大塘子及齋公房附近。南路平戛街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方面我軍一度攻克平壤據點。

五月十六日克復浦水及片馬隘口。

五月十七日中美聯軍分三路經孟拱河谷東面之庫芒山脈，於二十天行軍中，通過艱險地帶，突然出現於伊洛瓦底江上敵人最大據點密芝那附近，攻佔城南飛機場，同日經江西岸馬面關以南我軍攻克橋頭街。

五月十九日我軍克復片馬。

五月二十日我軍攻入密芝那城，佔領城市一部及車站。馬面關東南攻克濫泥場。大塘子激戰中。北齋公房困難退路切斷。

五月二十四日雨勢益大，我軍攻克大塘子。此役殲滅敵一聯隊，敵少將水上源殘被擊斃於木城山觀測所內。齋公房敵仍頑抗。緬北亦大雨。

五月二十八日馬面關以東攻克凉水溝。騰衝東北江首街之敵北陷橋頭街。二十九日由大塘子西進之我軍一部克高良工。

孟拱河谷我孫師一團向加邁以南迂迴，於五月二十七日進抵南高江（即孟拱河），時江水暴漲，我士兵均以神勇，全數渡過，佔領西道，切斷加邁孟拱公路四哩之長。敵調七八師團可屬越隊及生力軍十六師團兩聯隊第二師團一聯隊約三倍於我之兵力南北夾擊，但屢擊死不退，直至加邁之攻佔。此役遺棄大砲多門，敵遺屍八百二十餘具。同時廖師一團繞過馬拉關，從深山西側擊

苦行軍，將加邁以西通路完全截斷。該師主力及五十師一團於五月三十一日突擊馬拉圖，直撲加邁，激戰至六月十六日，孫慶兩部會合佔領加邁。

加邁攻佔前，我軍即以孫師一團迂迴南下，六月十八日晨進抵孟排東北，旋即強渡寬四百呎之南高江，切斷四面敵交通線，突入城中，經兩晝夜之巷戰，於二十五日佔領孟排。七月四日東南亞盟軍總部公報：中美軍在緬作戰，已斃日軍一萬七千七百名。密芝那非戰迄仍激烈進行。七月上旬孟排我軍一部沿鐵道東接密芝那。印邊英軍已逐漸反攻。

六七兩月間，怒江西岸我軍亦大有進展，進攻松山騰衝龍山三大據點，且一度攻克龍陵。

六月二日攻克界頭，截斷橋頭街敵退路，純向南進，五日克瓦甸街東北之金鐵山。十三日橋頭街敵不顧後路，再陷馬面關。十日我軍克南齊公房，十四日克北齊公房，威脅橋頭街馬面關敵側，十六日再度攻克兩據點。至是高黎山北部全入我手。

松山，騰衝爲龍陵之雙鉗，此三大據點互爲犄角，地勢險要，易守難攻。松山位於惠通橋（保山以西）西北約十二里許，其南北麓山腹丘陵棋佈，均在海拔七千公尺以上。滇緬公路經惠通橋向西環繞松山，復經寬不溝三十五尺之狹長之起伏崗陵滾龍坡而西南入龍陵。敵爲扼惠通橋之咽喉，即以松山滾龍坡爲堅強支撐點，堡壘軍密佈密林叢草間。據守松山之敵約一聯隊。六月四日我軍先攻克惠通橋西北之臘狂，已入松山堡壘軍中，六日攻克其中之陰登山。另路我軍五日攻抵龍陵附近，六日攻克龍陵西南之騰龍橋，遮斷騰衝龍陵公路。同時由平戛方面進攻之我軍與敵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悉綽剪掉。敵大本營九月二十一日發表如次：「在騰猛（松山）及騰衝之白軍，已先後於九月七日及九月十四日全員戰死。上兩地戰死者約三千九百餘名。各該地戰死員兵，已頒布褒獎狀，通令全軍表示哀悼，其中有藏重康美大佐一名。」

密芝那騰衝松山各戰役之後，滇西緬北之敵創鉅痛深，漸有退却之勢。九月十五日我軍再克龍陵舊城及平戛，二十五日攻入龍陵新城，與敵巷戰。

十月初雨季結束，天氣放晴，緬北我軍開始新進攻，十月底攻佔八莫以北二十四英里之苗提，繼而攻佔八莫以東之莫茂克。另路十一月六日突破伊洛瓦底江防線，襲佔八莫以西之瑞古。兩路夾擊，於十一月十五日攻入八莫，於十二月十五日完成佔領。敵雖狼狽，然已不遠密城之戰矣。

○ 龍陵

——英國三十四年二月

滇緬戰事長驅南下，廿二日廿三日完全破獲敵軍，廿四日復克丹江廿四日復克...

攻佔鳳慶縣分路東臨... 復曼流及彭坎。（彭坎是九一西一東，相距三英里，在南坎以北六英里。）今年一月十五日在曼九東南之縣御編與滇邊國軍者御開... 敵中餘糧糧之餘款，於倉庫中中其糧糧糧款。

火軍西敵抵神廟之戰軍軍... 攻克...

中甸公路修築通約內

七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九零。雷多路脚接舊細路僅餘老友一聯絡站，於一月二十四日佔領。老友以南之苗斯於二十一
日由駐印軍佔領，與那町南下之國軍會師。

甲印公路首批運輸卡車三輛已於一月二十二日由密芝那經職事南橋之編夏河谷，安抵尼那，
該路通車了。

其中印公路現已開始利用的有兩條路線。一係由雷多，經密芝那，騰爾，龍陵至保山；另一係
由雷多，經密芝那，八莫，南坎，芒友（猛育），晚町至保山。前者經過保密段，後者經過南坎
路。保密段因係新開，故路面橋梁滿洞不知幾處健全完好，且下放用亦較後者為小，我正積極加
緊攸修。

——民國三十四年二月

雷多路。於十一月十五日及十八日，於十二月十五日與那町。龍陵橋門。雷多路與那町。龍陵
。雷多路與那町。龍陵橋門。雷多路與那町。龍陵橋門。雷多路與那町。龍陵橋門。雷多路與那町。龍陵橋門。
十月十五日。雷多路與那町。龍陵橋門。雷多路與那町。龍陵橋門。雷多路與那町。龍陵橋門。雷多路與那町。龍陵橋門。
雷多路與那町。龍陵橋門。雷多路與那町。龍陵橋門。雷多路與那町。龍陵橋門。雷多路與那町。龍陵橋門。

雷多路與那町。龍陵橋門。雷多路與那町。龍陵橋門。雷多路與那町。龍陵橋門。雷多路與那町。龍陵橋門。
雷多路與那町。龍陵橋門。雷多路與那町。龍陵橋門。雷多路與那町。龍陵橋門。雷多路與那町。龍陵橋門。
雷多路與那町。龍陵橋門。雷多路與那町。龍陵橋門。雷多路與那町。龍陵橋門。雷多路與那町。龍陵橋門。

雷多路與那町。龍陵橋門。雷多路與那町。龍陵橋門。雷多路與那町。龍陵橋門。雷多路與那町。龍陵橋門。
雷多路與那町。龍陵橋門。雷多路與那町。龍陵橋門。雷多路與那町。龍陵橋門。雷多路與那町。龍陵橋門。
雷多路與那町。龍陵橋門。雷多路與那町。龍陵橋門。雷多路與那町。龍陵橋門。雷多路與那町。龍陵橋門。

胡康河谷

駐印軍鋒銳小試

黃仁宇

各位看地圖，知道印度沙的亞以南和孫布拉蚌以西有一段地區，上面蓋滿了重重疊疊的等高線，又點過了圓葉樹的記號，國境線到這裏就斷絕了。這裏是屬於中緬未定界的地區。我們稱之為野人山。顧名思義，大家都可以想像這是怎樣的一塊蠻荒野地。

這裏的樹林，綠得發青，又青得帶腫。在樹林裏面，只聽得山下急流嘩嘩作響，枝葉叢裏的昆蟲鳥獸各發妙音，此外就不知天昏地暗。山洞門口有時伸出一個蛇頭，頂上樹冠紅色之冠，當雞張開血盆大口長吼一聲時，心雄萬夫的壯士也不免望而却步。在這樣一個馬為却行人為涕下的絕域裏，我們的「國立」部隊，正在以刺刃與手榴彈，寫著一首血的史詩。

「國立」部隊是去年在緬甸山谷裏五月長征的精銳。他們的足跡會遍涉伊洛瓦底江和更南的河的南北。一年以來，馬更肥，人更壯，兵器愈犀利，鬥志愈旺盛。×月××日，他們奉了統帥部的命令，為了保護「東東路」，決定率隊入越，展開新的打擊。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的十巷二十九日，他們擊破了敵人的抵抗，德軍與敵在龍河上游諸流匯合的地區；佔領了被敵火佔領了年多的新平洋，和泰洛西北的戰略要點瓦南關。據訊傳來，中外歡頌。敵軍丁其德就在此時候，敵人利用後方聯絡的便利，由卡馬魯以南運到了大量援軍，以及迫擊砲和動輒使他們兵員與火力兩方面佔優勢。但是「國立」部隊仍以高度的犧牲精神，和精練純熟的技術，強擄着中國軍人，雖且目的的特性，與敵人奮戰。而敵軍一聞此消息，即派兵入援。丁其德是十月二十一日，十月二十二日，十一月初十日，都是短兵相接，前仆後繼，血滿溝渠，天驚地動的戰爭。激烈的戰鬥發生於大發灣和龍河的水匯處，以及以北的于邦和薩澤。每至機關槍與迫擊砲和發射山砲答應的時候，我忠勇將士無不視死如歸，甚傷猶戰。激戰至十餘日，不僅敵人企圖消滅三角地區的戰軍未能達到目的，反而將熱平洋的外圍據點如臨滾，沙牢等地讓給了我們。慘禍發生，匪徒狂擊，血洒荆棘，敵我的損害均重。但是我軍佔領了橋頭堡陣地多處，在三角地區の脚跟就站穩了。

敵人在右翼既擊退後，又打算在左翼佔領一兩處高地，以便威脅我軍側背。自十一日起，由津川直志少佐親率敵軍五百餘人，由泰洛北犯，經攻瓦南關以南我軍陣地。豈知出馬不利，十一日敵軍二百六十餘人輕率北進，我道路伏擊隊僅以一排兵力前後左右夾攻，大部敵人應聲而倒，僅餘少數倉皇逃走。從此敵人北望關頭，此身正在深淵，前進一步便是死所。而我軍則在掃除戰場，計算收穫，增強工事，預備敵人再度來犯。

本隊精銳，十二，十三，十四，直至六日，敵人極再三北犯，軍情一既悲且壯的戰鬥。

我軍高踞山下，敵人你傷我來，我愛你們繳納死稅。幾次敵彈命中我陣地，爆音，破片，烟硝與

的斷聲在森林裏面喧嘩的響起，我們頭亦無所動乎中。至廿八日，憤以敵人遺留在我陣地前的屍體而

一潸然感泣，餘其部甚面經隨身文佈證實的軍票上，有某本中尉與山下大尉。後者還查得敵亦將此方

面機關槍中隊的隊長即此一點，可見戰鬥之激烈，亦在此次戰役中，各軍位法委應勇敵沉著

，奮勇抗戰，已經高級司令部頒令嘉獎。而我趙振華上尉在混亂中仍然細細指揮，奮不顧身，洵

屬可貴。

十六日以後，敵人在右翼方面得到增援，戰事的重心又返該翼。二十二日敵人由山砲及迫擊

砲向我陣地猛烈射擊。入夜敵人由加任方面偷渡成功，使該方面我孤軍陷於苦戰。但是敵人並沒

有得到甚麼。敵人渡河西北犯的部隊達五六百左右。臨濱之圍，達四晝夜。我少數官兵會忍過砲

擊，排過刺陣，修過工事，挨過沉寂，血汗交流，從無休息，至廿二十六日始得解圍。而敵人早已

損害慘重，既不能攻，又不能守，徘徊悵望於我陣地頭的死火機關槍上。此五晝夜之戰鬥其

間，至廿七日，天降驟雨，白雲更盛。我前方戰土的疲戰却愈加艱苦，而敵軍亦以此一天擊

破。至廿九日，日臨濱之戰，我小部隊潰散，集中於營地，心小時，以敵軍經之敵三面圍擊。幾年前

門，十一時戰到日暮，我軍傷亡敵百餘人，而敵視我軍，戰死及受傷者不過十數人。子邦我軍，從十一

月三夜至三由臨濱臨戰以來，我軍是月是被敵包圍達十餘次，敵人不過圍擊村前村後，而無血的

中日軍隊隊本樣打過的？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團圍，青天白日旗下的陣地屹然未動。在這些創造光榮紀錄，樹立優良傳統，發揚民族精神的戰鬥裏，李克己少校和劉景福上尉都卓著功勳。

敵至目前為止，敵人已經再填三袋，日來每次潰行退後幾百公尺，輕輕揮着愈造工事。敵友的屍骸，鮮明刺目的日章旗，和整件的兵器……都懸任縱橫擺置在這座陰森幽邃的原始森林裏……

在山崗上，在大樹旁，在灌木叢裏，在村落邊際，「國立」部隊的壯士，却重新準備刺刀與手榴彈，準備寫完這首血的史詩。五月二十三日（五月二十日省自初慶）

野人山裏

原始的林

呂德潤

我現在巴置身於野人山中了。這裏是一片原始的叢林，只要在公路旁多橫跨幾步，便可踏上一個從沒有人走過的地方，在上而印上人類的第一個足跡。總到這裏，心中充滿着興奮與驕傲。印哲泰戈爾在「生命的現實」一書中曾以大自然的森林和城市為出發點而論述西文文化的不同，在我個人覺得至少比在城南裏舒適多了。

我從沒有見過像這樣讓森林堆砌的山嶺！這些原始的樹木都是高大而繁茂的雜在一起，我不

能認出樹木的種類，它們太奇異了。但我彷彿對這樣的景象有點眼熟，總是在什麼「人機泰」
，「泰山翠寶」類的影片上看到過。「泰山」的交通工具：藤子，在這裏是藤子，藤子樹去
，又從樹上垂直伸到地上，有的已深入土中了，我弄不清那一根是爬起來的，一根是垂下來的
，有的像腰一樣粗，筆直的矗立，有的被我們砍斷了在空中懸着，我幾次也舉斧來抓住藤子擡一
會。現在已是夏天了，嫩綠的新藤披着小鴨子似的黃毛，像一條絲線在林中飄飄盪盪。下一層便
是一片叢密的小樹和竹林，裏面夾雜着一片片的芭蕉田；其次便是像我們常見鸚鵡似的東
西，它們開着一束一束的各色小花，地上便是綠草。烏龜更使我腦不清，除了麻羅我認識
外，像白翅，深藍翅，五色尾巴的，應有盡有。有一種小鳥飛起來像蝴蝶似的亂飛，更讓我
看不清楚了。不過它們有一個共同的喜愛！就是高興在那幾顆樹上跳躍。那是我帳棚前面的幾
株高樹，上面開着鮮紅的花，可是很少葉子，像國內的乾枝梅似的。花朵祇有捲曲着的，黃瓣和
幾隻金黃色的針蕊，在萬綠叢裏這一片鮮紅的顏色，更顯得美麗。小鳥們總是把花朵踏落滿地。
這幾天地上的落花多了，地上還僅留一些殘餘，我總擔心似怕不再開出花來後小鳥們再戀戀什
麼地方。

倒是猴子老實，不只在有花的樹上跑，叢林深處他們更喜歡，一天到晚亂叫，尤其是整天雨
剛止的時候，它們像打架似的吵鬧。據說印度人對猴子極尊敬，據印度教神話，長尾猴是印度的
猴神，他會組織過猴軍隊幫助大神拉達那，他像玉。不過我們總覺得它們像猴，常常鬧着捉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它們。前些天某師政治部捉到了一個小人猿，現在大家還當寶貝似的養着哩！初來的時候，獅猴與豹都常常出現，現在這些大傢伙也怕槍砲而偷藏起來。可是前天晚上的一個小吉普車却驅逐了四隻小豹子，有狗一樣大，拿對我面前的時候膽子還一點點。晚上坐帳的弟兄講，去隊裏沒裏邊帶跑過，不過現在我們都不怕大獸的攻擊了，小東西反覺得很好玩。有一天晚上，一個小猴跑到我帳棚外面，我驚的出去把它嚇跑了，至今猶後悔不已。耗子沒見過，我樹即便有也不着像牠們那樣重什麼賊風，倒是松鼠亂跑。

我們的營房旁邊有一條小河，大小和沙坪壩對岸的整溪河差不多。我第一天來便正了水，象狗叫在水面上，一面划着水，一面仰視着天空，正得意的時候，忽的額上被一個東西咬了。前兩日我發一下子打死了它，像國內的牛蠅子，我厭不厭乎，可是它會斃了半個臉，第五兩日便復了。更覺自然這裏的蚊蟲相當多，不過再厲害的蟻蟻，樣子像蚯蚓似的，咬上你便往肉裏鑽，你打斷了它，它也不段，有時從樹上落下，有時從地上爬起，我還沒有領略到清涼味，不過已足提心吊膽了。一瓶藥水帶在身邊。

論天氣的溫暖，我覺得比重慶不雨不晴的春天差不多，晚上三條軍毯，白天還得穿一件羊毛衫。不過這裏的天氣變化得很快，一片晴天忽的便可成陣急雨，現在還沒有到雨季，可是雨却常常來。據當地人講，過去阿薩密地方下雨的時候，幾乎全阿薩密人都拿着大竹筒隨風吹，發聲敲着，雨却來了。據說是虛天的飛機報信給上天更方便些。不是雨季的雨有些可愛，二是雲裏無一

雲的天空會突的生出一片雲，隨着便是一陣急雨。雨過天晴，小鳥叫，猴子鬧，黃昏在這裏更喚，白雲多是疎疎淡淡，像潮水退後的沙灘，有時陪襯上紫金色的晚霞，在樹梢上流動。天晴的日子常有一條氣帶子，像霧，也許是瘴氣，不連天不接地的圍在樹身上。晚上十九點下雨，而且是大雨。雨來的時候夾着風聲呼嘯的聲響着這密密的雨林。我的帳棚後面有一條小河，第一次的太雨時把我從夢中驚醒，我以為山洪爆發，小河泛濫了，急以手觸地，山夜心驚膽跳的過去，沒有雨的夜色，是最美妙的時候。這地方看不到滿天星斗，夜空中總是僅有幾顆大星星在閃爍發光。地上叢林裏的電機中的電機佈着，也很美妙。流動的燈火便是來來往往的螢火蟲。夜聲中，除了蟋蟀外，還有稀少的蛙聲。鳥的啼聲裏却有一種像打梆子似的鳥叫。這鳥叫白天很少聽見，晚上它却清脆的很，像北平打一鼓的聲響。除此便是飛機聲和汽車聲。

生活在這裏的人類，大部份是中國人和美國人，其次是印度人，和野人山的山頭人，西藏人，非洲南部的人，在這裏我們遇見先鋒隊主吧？野人山的未來據說 R. Davos 的考據為屬藏緬族，因為據入山英文名叫喀欽山，所以緬甸人稱他們叫喀欽人。他們自稱欽人 (Chin) (Pare)，我們稱他們為山頭人。據說他們含有蒙古人的血液，所以生的和我們差不多。女人身上纏幾塊布，有的很優美，有的菲薄且耐了他們作妻子。男人穿衣服，走路時要帶着腰刀，我原先有點怕他們，後來經過幾次交手，可是事實上他們很溫和，也常投來搭我們的汽車。他們帶刀子幾乎和我們拿手仗一樣，不通用處價賤，逢山開路，遇水搭橋，打鳥獸，都用得土，只有刀子外再配上一把劍。

由印公路是不難打通的。

由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才是鬼殺的表示。我們這個住區，正是他們這一族，有些已遷移了，有的也對戰的工作。他們最靈巧的是鴉片、鹽布等。……

……現在這原地的時候，滿懷著悲憤的白頭人，那是當談論戰事的時候，美國人說「頂好」，中國弟兄把大地指伸出來說「OK」，「未開化的土人來雜着在世界大戰中殺出威風的中國兵和美國兵，只有老鷹才有掠過寂寞的天空，現在却是二十世紀最得寵的麥克萊姆的世界了！一切都表示這原始的地方經過新時代的健兒的血汗灌溉後將繁盛起來。是的，原來世界上沒有路，它是人走出來的！我深信這句話！」

丁神機代。雙百餘之由我覽。…… (三十五年四月三日寄自印綏邊)

一個沒有讀者的圖書館

呂德潤

野人山像一個沒有讀者的圖書館。這裏儲藏着珍本的圖書，許許多多的原始資料，可惜沒有一個讀者。至於我們那許多戰士，他們的責任是殺敵，同時專門的知識不夠，欲研究也不可能。以我個人而論，我是大學畢業生，作過事，也教過書，可是在這大圖書館裏，我簡直是個小學生，除了用些浮而不實的字句如新奇，偉大，古幽；甚至「聞所未聞，見所未見」外，可以說是眼花撩亂。所以我們這些人儘可說是圖書館裏自不認丁的工友，我們把這圖書館打掃乾淨後，十分

急切也十分焦急的等待着大批讀者——國內的學者和專家。

在學校讀書的時候，先生們常開講義或指著奇形怪狀的圖畫指示給我們看，那是某國某學者，在什麼地方搜集的材料，還是某國某教授在什麼地方發現的標本……當時我的心裏上總幻想著有一天我也到了一個新奇的地方的問題。可是今天我的幻想實現了，我也來到了一個新地方，看到了許多新奇的東西，但是我聽開了參考書和先生們的講解，便只有眼花撩亂了。想起來實在對十多年的教育慚愧。同時我又想到我的先生們，現在國內的圖書館不充實，新書看不到，固然令學者專家焦心，但是即便有書甚至被派到外國再深造，還不是看別人的發明和發現嗎？爲什麼我們的先生不把大批發現和發明拿到外國，也讓外國的先生們告訴他們的學生？這是中國某專家學者的發明或發現呢？當然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須受很多的限制，可是我們現在有一個擺弄的機會，只等學者專家們來！

野人山是一片原始的大森林，過去因爲地處環境氣候人情的限制，可以說沒有蘇聯來過這裏，即便旅客也很少。但這真奇奇怪怪的東西却多極了。假如科學專家來此，加上我們這許多承蒙的協助，一定能搜集許多珍貴的資料，加以科學的整理和分析後，外國先生們倒不一定會食盡我們中國的學者專家們的成功觀看講演。我聽說野人山是王中提出去調查，美國華貝時中附帶我來印度未久，可是親眼看到或聽到親眼看到的人所說的一小部份，就是在國內甚至校備庫的書籍中未看到的，我願報告一些瑣碎的事。王中附帶調查，野人山調查一級，並要調查關於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這大森林裏的樹木種類很多，高的有五六丈，粗的有數圍，密密的排在一起，從裏面連陽光都看不到。附在上面的古藤樹杈更奇形怪狀。至於土壤，因為是從沒有人走過的土地，我們修路工人如果是赤腳光腳，更會全身起紅塊。在前線開山機從比中掘出許多頭骨，美國弟兄和中國弟兄都穿成一串分別傳觀，那樣子倒不像現代的人形。「北京人」會使世界吃驚，說不定連野人山裏的頭骨也能使許多學者聞名於世。有的植物生的枝葉十分相似毛毛蟲。毛毛蟲附在樹葉上，你弄下它往往也不曉得。這些類似的現象，當然別的地方也有，可是我們這裏究竟和別種有什麼相同？有什麼不同？

動物方面更新奇，使人想起「山海經」上的故事。有一次我們的弟兄在河中用火藥炸魚，當他們走到林中再回頭看那些撲不勝撲的死魚時，突的看到無毛無鱗像人似的東西，在水中露出半身，用長手捺死魚生吃，正要捉它，便又不見了。有一次某師打到一隻飛狐狸，它的腿和胸相連處有一大塊肉皮，當飛起時那肉皮便鼓起來，同時尾巴拚命的旋轉，像飛機上的螺旋槳，可以在距離丈遠的樹枝上飛來飛去。曹聚仁先生的弟弟在這裏當團長，他親自告訴我有人送他一個小蟲子，有大姆指粗起來那樣大，背上有烏龜殼似的蓋子。幾個翻譯官去打獵，常遇到成羣的野牛，大羣，更有一次遇到了一條四條腿的蛇。我每夜都睡到樹林深處有打小椰子的聲音，有的說是鳥叫，有的說是竹中的蟲。至於那五光十色的飛鳥，奇奇怪怪昆蟲花草，更不勝枚舉。

翻開正式的歷史，諸葛亮沒到過孟陽，可是孟陽却有諸葛亮的廟，土人有「八擒孔明」的戲

和「七擒孟獲」對峙。山頭人三年搬一次家，沒有文化，但是他們都有騎士的風味。我所見的有限，懂的更少，但是我想即便這些也够學者成名立業了。——這一篇和那一篇，這兩篇是二篇，我懇切向國內森林，土壤，天文，地質，生物，礦業，地理，考古，諸君，請你們重視這個沒有讀者的圖書館，目前正是好機會，我們歡迎你們，成功等着你們。——這一篇，請你們重視這個沒有讀者的圖書館，目前正是好機會，我們歡迎你們，成功等着你們。——這一篇，請你們重視這個沒有讀者的圖書館，目前正是好機會，我們歡迎你們，成功等着你們。

于邦之捷

于邦之捷，並非大的會戰，而是一個地區的爭奪戰，可是它的價值不但收獲很大，且其戰局，係極奇方面未來反攻的戰局，是非常重大的，值得回國人注意。其詳細情形如何，需由前報續報，戰地概述。——這一篇，請你們重視這個沒有讀者的圖書館，目前正是好機會，我們歡迎你們，成功等着你們。

開始我把這地的地理情形，作一個概略的介紹。照地理上說：胡康盆地是中國未定界區，其實就是我們雲南極西邊的一部分土地。這是一塊尚未開發的沃饒平原，氣候溫和，百物繁茂，縱橫七八百里，大都是復蓋密的原始森林和草莽。環繞在四面的人山，就是換盡這盆地的天然屏障。當地最著名的出產，除翡翠，寶石，象牙，木材，和一切奇異的山珍外，靠近緬甸洋方面，還有兩個已經可供土人食用而猶未開採的鹽泉。境內大小河山縱橫貫通，其中主要的兩條河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一〇

流，一是大奈河，就是更的宛河的上游；一是大龍河，乃大奈河上游的一個支流。這兩條河在雨季可以行駛小型輪船，在乾季可以行駛大小民船，水路交通，非常便利。如將來中印公路完成之後，則陸路交通，當更不成問題。然尚尚未開發，住民稀少，除了幾處較大的地方，住有極少數的土人而外，其他地方都是原始森林，恐怕從地球形成後直到現在，還沒有人進去過。

土人的種類，分喀欵，耶加，撒族三種。有些住在山上，有些住在盆地。他們原是中國血統，膚色面貌，同我們完全一樣，生活習慣，也和內地的擺夷苗家大致相同。他們祖宗的來源，據說一部分是諸葛武侯南征時所移殖的；一部分是由元太祖遠征土耳其時經印度回雲南的軍隊所留下來的。撒族住在巴特開一帶，其餘就是孟獲部落的後裔了。這雖無專史作爲根據，可是據各方面參考，大致是不錯的。諸葛武侯在出師表上說過：「五月渡瀘，深入不毛」。按「不毛」是一個地名的轉音，就是現在胡康前面約二百英里的八莫，聽說八莫附近還存不少武侯的遺跡，後人把不毛這個名詞當作形容詞，解作不毛之地的不毛，這是絕大的錯誤。蓋所謂不毛之地者，必像西北的沙漠和石山，才是草木不活的地方；而瀘水（即怒江）以西一帶，都是膏腴之地，山林豐茂，硬把它當作不毛之地來解釋，未免太冤枉了。這裏的地名，如新平洋，孟陽，臨瀘，林家，兒老家，丁家，太柏，大奈河，大龍河等，沒有一個不是中國的名稱。當年的大龍河曰「哈卡」，「哈卡」二字前重後輕，就是「河」字的轉音。又據一般傳說：孟開地方就是三國時代孟獲的營壘所在。而我們又常常看到有一種土民背着藤製的甲笠式的草帽，那正是戰國時東

古喇保住所內陳列着的孟獲藤甲兵的藤甲了。這裏民性強悍健勇，還保存着中古古代軍人尚武精神。他們性雖好殺，然對中國人却特別具有好感。前年某師經過此地轉入印度時，有一個排長因病落伍，奄奄一息的躺在大奈河邊。這些土人見了，不但不加殺害，反把他抬到家裏，用土法的草藥將他醫好，又把他護送到印度邊境。英軍海裏，當這排長臨走的時候，各村子的人都來送行，爭相饋贈那些在他們認爲是很貴重的土產，并鄭重的囑咐說：「你從印度回到中國後，千萬不要說我們不好，不要說我們殺人，也不要說我們沒有衣服穿。」

初期攻勢

現在談于邦戰役的經過。于邦是胡康盆地西北比較重要的村鎮，在大龍河下游右岸，是陸交通的要衝，在軍事上是一個必爭之地。當我們的部隊攻佔林家之後，敵人即退守于邦。于邦全是平地，相當開闊，一面臨水，三面森林。敵人就沿着三面的林緣，構築起極強固的陣地。江曉垣連長帶一連人向林家回這裏攻擊，到達敵人工陣地前面時，他自己壯烈犧牲了，其他官兵傷亡亦重。於是出莫理長重新部署，準備在第二天早晨繼續攻擊。李克己營長帶着他另一個連奪取陣地之後，轉來于邦指揮。拂曉以前，副班長倪星和藉着森林的遮蔽，從空際裏撲進敵軍陣地，發現三十幾個敵人正在開飯，即對着房子掃射，打死二十幾個。還有十幾個敵兵從房子的後面爬出來，向散兵壕裏逃去，秦班長便指揮輕機關槍兵圍準掃射，僅僅跑脫了五個。這時候正式攻擊開始了，守灘陣地的敵人，憑藉火力猛，工事堅，頑強抵抗。倪副班長陣亡了，接着輕機槍手也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陣亡了，秦班長拿着這挺機槍親自射擊，全班的士兵在班長輕機槍掩護之下，一鼓衝入敵陣中。無窮敵人的工事做得意外新奇，那戰壕有兩米多深，外面却沒有一顆積土，而壕底的兩邊人只很小，壕內有寬敞的橫河。當我們的士兵衝入壕溝時，敵人便一個個都推進河裏去。這時那些滿佈在樹上的輕車輕機槍便使用猛烈的火力向我們這些衝入壕溝的士兵射擊，洞裏的敵人也用多榴彈向外面亂轟，這一陣英勇的弟兄，便都壯烈犧牲了。另有三挺機槍集中火力向秦班長掃射，秦班長也陣亡了，只剩下個彈藥兵周圍成。他搖下秦班長的機槍，變換了一個位置，繼續射擊，敵人的輕機槍也被消滅了兩個。不久他右手負傷，改用左手射擊，最後左手也負傷了他無法再打，這才抱着機槍，在敵人彈雨之下，爬下火線。這時候莫自遠排長率領士卒衝入火線，佔領了一部分敵軍陣地，秦班長也因此犧牲了。接替他的李排長也陪着陣亡。李克己當排長時攻勢的傷亡太大，又沒有增援部隊，遂下令停止攻擊，就已經佔領的陣地，加強工事，向敵人三面包圍，又存着不向敵軍陣地配備重機槍，封鎖敵人渡口。被圍在中間的敵人是三個大隊（一營），而我們只有二連兵力，但敵人無法判斷，始終不敢突圍。敵人的渡口點點被封鎖，敵軍糧食就斷絕不進來，因在斷糧期間，每乘夜間偷偷地爬出戰壕，挖食包裏煮熟的糧食。這樣圍了三天，對岸的敵人護法增援了。第一批渡河的敵兵被我軍攔截個精光，於是敵以猛烈的砲火轟擊我們封鎖渡口的機關槍陣地，炮連長中彈陣亡，機槍也燒燬，增援的敵大爺就下游而渡過河，繞在我軍陣地後方一千碼處，佔領一個比較險要的據點，反把我們四面包圍起來。李排長因知己沒力部隊援救

，假使硬衝，不但有全團犧牲的可能，而且會影響到整個戰線的崩潰，他於是決心死守，最低限度要牽制這一個地區的敵人。遂下令連夜構築工事，把一個縱深八百碼，橫寬三百碼的森林區，構築成八個據點，每班守一個，各據點可互用火力支援，周圍又做了六道鹿砦，每道鹿砦邊沿都埋有二線一礮即炸的地雷式手榴彈。另外又派了一班人守在陣地外三百碼處由李邦通林家的路邊的一棵大樹。這棵大樹主幹的直徑約有三公尺寬，周圍有二十來根大小不等的支幹，都如同樞柱般的撐衛着。全樹所佔面積，直徑約有十二三公尺。他們在主幹上面構築了一個輕機槍巢，在支幹上掛了二百多個手榴彈，樹脚下又構築一個輕機槍掩體，都可以打近百八十度，真是一個天無要擊式的堡壘，槍彈打不進，砲彈打不中，每次敵人攻到這樹的附近，不是死在機槍彈之下，就是送命在手榴彈之下。

被圍的李家寨

開始被圍的時候，陳團長非常着急，李營長不但不能請援救，反常常用無線電話安慰他的主官，說只要飛機接時接送彈糧和飲水，他有堅守陣地的把握。恰巧那天一架投糧機被敵人的機關槍打傷一個翅膀，有三天沒有來投糧，李營長得半諷諷的對部下說：「我們以前包圍敵人，敵人會總吃過三天芭蕉，現在敵人包圍我們，我們至多不過吃三天芭蕉而已，這算得什麼呢？」真的，吃了三天芭蕉，投糧機就在敵門機保護下，糧機投糧來了。但飲水還是個很嚴重的問題。因為飛機投水，擊撞力過大，水桶每次都被打破，李營長遂下令掘井取水，可是掘地三尺，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糧不及果。李營長於失望之餘，忽然想到前幾天吃芭蕉的時候，覺得裏面的水分很多，於是部下試取芭蕉到榨水，果然每株芭蕉可以榨取清泉數碗，但仍然感覺不夠。後來他又發現已經砍去的芭蕉根上，湧出一點一點的水珠，他又叫部下把這些芭蕉根的中心都挖成一個碗形，到第二天早晨，每個芭蕉根裏都灌滿了清水，飲水的問題，暫時算是解決了。然而被圍太久，陸地內的芭蕉有限，正在要斷水的時候，忽有一個弟兄在林子裏砍藤子補鹿蹄，發現被割的藤子滴下水來，他馬上取下鐵盔接着，幾個鐘頭之後，鐵盔的水滿了，他高興極了。自經這無意的發現之後，大家專找這種藤子，幹去葉節，把下半盤成一個弓形，插向水桶裏讓它自己湧滴，每根藤子每晝夜可接出六個盞清水，並且可以連續接滴十個晝夜，水味香甜無比。這真是天不絕人，到處逢春，可說是我們中國民族在艱苦奮鬥中復興的一個傑作。

自去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起被圍，敵人屢次猛攻，都衝進第一消鹿塔，受到極大的打擊之後，又退回去了。後來敵人指揮河岸的砲兵對我陣地猛攻，但因我陣地都是一個個疏散開的據點，敵人化了六發砲彈，還不容易擊中。縱或被打毀一個工事，我們的傷亡也是很小的，而且一夜工米又把它修理好了。李營長很運用他的機智，常常派出機警而老練的士兵編成襲擊組和伏擊組，繞到敵人後方，或藏在敵人通路旁邊，發見有利的目標時，用衝鋒槍亂掃一頓，打他一個措手不及。等到敵人還擊時，組員們已經安全地回到陣地來了。森林裏這種小部隊的襲擊或伏擊，是較安穩最有效的方法，這樣打死的敵人，也不在少數。有一次李營長命令部下聽到衝鋒槍響時，大家在

戰壕裏喊殺，但不要出去，也不準放槍。在一個黃昏時分，森林裏的陽光漸漸收去了，夜神降臨大地，協助我們作戰。李營長先命四挺輕機槍向陣地外的四週掃射一個彈夾，然後命號兵吹奏極雄壯的衝鋒號，於是殺聲震天，嚇得敵人手忙腳亂，拿輕重機槍和步槍，輕彈筒，槍榴彈等，盲目的亂打一頓，我們的士兵却坐在掩蔽部裏哈哈大笑，等到敵人的槍聲稀疏一點，又照樣來一次，這樣害得他瞎打了一夜。第二次又改用牛角作衝鋒號音，也使敵人打了一個通宵。敵人因此而消耗的彈藥，實在可觀。敵人再也不敢來攻了，就祇加強兵力，深溝高壘，層層地包圍着我們。

一場惡戰

十二月中旬，師長親臨前線，帶來大批援軍。被圍的弟兄知道了，勇氣倍增。精明善戰韓統蒙哥馬利的李鴻團長，他決心要把這一部敵人包圍活捉。從二十三日起，開始攻擊，攻破敵第一線陣地，敵即退守第二線陣地。攻破第二線陣地，敵又退守第三線陣地。我們是節節逼進，敵人是負隅頑抗。這些日本鬼，是經過很良好的森林戰爭訓練的，輕機槍都抬到樹上打。然而我們的士氣尤有出人意外的旺盛，前仆後繼，排山倒海，勢不可當。有一個輕機槍兵，同一個樹上的敵人輕機槍對打，們的機槍兵負傷了，班長見他血流如注，要他下兵。他一面繼續射擊，一面悻悻的咬着牙根說：「可惡的鬼子，我非把他打下來不可！」話剛說完，那樹上的敵人連人帶槍，像倒栽蓮花似的掉落地面。這時候他才肯把槍交給第二兵，自己雙手扶着腿上的傷口下來。

攻到敵人最後的陣地時，許炳新建長陣亡了。彭克立營長身先士卒，一鼓衝入敵陣，各官兵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一五

在極高度的情緒之下，大家都喊：「捉活的」。結果被我們活捉的僅僅三名，其餘敵人大部殲滅。李克已營長當解圍的部隊開始攻擊時，他在幾分鐘內決定了一個腹案。把所有的陣地伏快都算作戰鬥員，還不過一百人左右的部隊。但儘重新部署，如何伴攻以牽制正面敵人的兵力，如何出擊以擾亂敵人的側背，如何截斷敵人的補給線，如何阻止敵人增援，如何堵擊敵人的退路等等，都配置得非常妥善。攻擊的第三天，右翼森林的那一個伏擊組打死了幾個敵人，奪獲以七匹大象驅運的榴彈。正面的敵人始終不敢活動，背面的敵人在節節敗退時也沒膽量再向他們陣地後面移動。惟有對岸的敵人在從左翼的捷徑很快的增加上來，在由上游渡河；但將要到岸時，被我岸上的機槍搶一個彈夾就打回去了。

敵人的準備，自動火器特別多，每一班有兩挺輕機槍，一挺重機槍，加上擲彈筒，槍榴彈等，火力確實相當猛烈。這時敵我隔岸的陣地，相隔只有三十碼。李團長見部下過於勇敢，傷亡頗大，而敵人又不容易捕捉，索性把他們殲滅，這比較來得省事，於是指揮砲兵對準敵人僅有的陣地猛轟。據說砲兵在原則上的規定，必須敵步兵線的距離在兩百公尺以上才能射擊，但這裏敵我距離只有二十五公尺左右，又加森林叢密，觀測不易，如果稍為延遲射擊，就將傷及我們自己被圍的部隊。在這種困難之下，他們打出去的每顆榴彈，却都不偏不倚，不遠不近，恰恰落在敵人的陣地以內，所以美國盟友極力稱讚我們的砲兵射擊良好，這完全是根據事實，而非偶然的。

敵人的陣地，幾乎全部被摧毀了。兇惡而囂張的鬼子，到底是肉做的，看見他們的伙伴大半都受了砲灰，剩下來都跳出戰壕，想向後面森林裏逃去，却被李克己營長預先埋伏好了的機關槍夾着掃射，全數結果了。最近河岸背水陣裏的敵人，已經開始搖動。汪茂堂連長帶着他一連弟兄，抓住這個機會，攻取那最堅固的橋頭堡陣地，第一排犧牲了，第二排又傷亡殆盡，最後他自己帶着第三排一鼓衝入，奪得陣地，只是汪茂堂連長在成功之際，中了敵人的地雷而成仁了！這時候全線的敵人，整個潰退，紛紛強渡逃命，被我們的追擊部隊用猛烈的火力，都打死在河裏。屍浮水面，滿江爲赤。這一場惡戰，遂于十二月二十八日的那天告一結束。

捷報

此次重獲的戰利品，真是不可勝計，陣地的遺屍，除了埋在被砲火轟毀的戰壕裏同打死在河裏的無法清查以外，單是堆積在地面的即有一千二百餘具之多。上法師團五十五聯隊長（即團長）藤井小五郎大佐和大隊長（即營長）菅尾少佐，都是在敵的鬼魂之一。此外發見他們的中隊長（即連長）分隊長（即排長）的屍體，一共有二十一具。這裏還要特別聲明的，敵人這個十八師團，沒有一個騙甸人也沒有一個偽軍，全都是純粹的日本鬼子。

我們再檢査重獲的文件，知道敵人這第十八師團，就是以前的大留米師團。六年前淞滬之役，曾經同我們在周家橋劉家宅一帶碰過。二十九年冬季，施坦恩顧問從上海歸來，對我們說：「敵人在上海損失最大的要算周家橋劉家宅之戰，他們爲了不忘記那一次的教訓，會刻下一塊紀念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碑，豈在薩州河邊。」到今天可說是仇人再見，分外眼紅，我們決不肯把牠輕易放過。不過他們這一師團，是日軍中最精銳的一個師團，有悠久歷史，有不勝枚舉的戰功，作惡最多，造孽最廣，實是上帝不赦的罪徒，這一仗慘敗，我相信他們在娘胎裏作夢也想不到會有今日。

後來有許多人去參觀李克已營長被圍的陣地，有的說真遠勝過馬其諾的銅牆鐵壁，無怪乎二十倍於他兵力的敵人，圍了一個月零六天，終於一籌莫展。假使當時這地方失守的話，敵人直達林家，再度佔領新平洋，那麼全面戰局將不知陷於如何的境地。所以一般參觀這陣地的人，在深深的讚嘆之餘，都不約而同的把這個地方名之曰李家寨。（三十三年二月十六日寄自印緬邊）

臨濱殲敵記

煦東

臨濱在大龍河上游，離于邦十三英里，也是一個靠近河岸的村鎮，一面臨水，三面森林，原來是敵人的一個前進陣地。所有老百姓的房子都被敵人燒光了。自從劉益福連長帶一連人在去年十一月六日把敵人驅逐而佔領之後，即扼守着上通及老家，下通東陽于邦的兩條要路，向大龍河對岸施行警戒。陣地的選擇，爲了要控制一個飛機投給場，便不得不捨棄森林的遮蔽，而築在這橫寬五百碼，縱深四百碼的一塊半橢圓形的開闊平地上。陣地正面沿河岸的工事，除了散兵壕，輕機槍掩體向外，又利用宮中的突出部分構築了一個側防機關，以封鎖上下游的渡口。最巧的是

左右兩翼，因靠近林緣處各有兩棵大樹，是四座天然的堡壘；但它的缺點是特出獨立，目標太大。陣地後面又有兩個射界非常秘密的機槍陣地。四圍的火網，可謂構成得特別周密了。陣地的外圍，更設有一道相當鋒利的阻擊鹿砦。連恩的位置，就在正中稍後方的追擊砲陣地裏。因為地形過於暴露，工事便得儘量增強，交通壕也不得不特別加深，而求其四通八達，地面上必須掩護得簡直不容易偵察出一個人的形跡。

十一月十日，左翼森林裏發現敵人，劉連長帶一排人想用威力搜索的方式把他驅逐，結果引起真正的戰鬥。第十八師團的敵兵，大多數都能說幾句單的中國話，在作戰時他們故意用中國話來淆亂聽聞，動搖我們指揮官的決心。果然有一位弟兄被他「班長！班長！」的喊叫聲迷倒了，急忙報告連長道：「打錯了，這是我們自己的人哩。」當機立斷的劉連長毫不猶豫的答覆說：「不啻，你打吧！就是我們自己的人，事前不通知我就闖進我的防區，打錯了也怪不得我。」以年少多智而勇敢著稱的上士排附谷斌，當追擊砲停止轟擊敵人的時候，首先衝入敵陣，負傷倒地。見義勇為的擔架班長劉雪青冒着彈雨，上前搶救，不幸中彈，壯烈犧牲。二等擔架兵羅增有限衝上去，想繼續完成這一任務，結果又同樣的忠勇殉職。等到奪獲陣地之時，谷排附內流血過多，也跟那二位捨己救人的烈士一樣與世長辭了。

經過這一次攻擊之後，知道自己的陣地愈寬，兵力愈薄，而後方無援，同時也知道敵人至少有一個大隊以上，這種寡寡懸殊的情形，劉連長是很清楚的。他經過幾分鐘的考慮，決心把最近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攻佔六八八（地點的標高）高地的兵力撤回來，固守原來的陣地。當這一排人奉令撤回的時候，二等兵吳行山，易明清，唐海，施宏明等四人正打得非常起勁，那裏還注意到挨次傳來的命令。一直打到第二天下午，看到幾個敵人抱着挺輕機槍，正用最低的姿勢向我們的陣地前進時，四個人立刻約定同時扣火，每一個人瞄準一個。「都打中了！」施宏明一聲叫喊，縱身躍出戰壕，想去檢回那枝可愛的裝有刺刀的日式輕機關槍，却被唐海一把拉住並建議道：「慢點！待我先報告班長，要自己樹上的輕機關槍火力掩護我們，比較安全。」到這時候他們才發覺隊伍已撤回，不知從什麼時候起，他們四個人在開始獨立戰鬥着了。而劉連長呢，昨天下午派出一個傳令兵去找他們，因沒有消息，正在焦急着，而四位英雄突然回來了。

在敵人的判斷，以爲我左翼的兵力比較雄厚，便進攻我的弱點，派一部分敵兵繞至我陣地後方的森林裏，想來一個反面的中央突破，結果不但沒有成功，反損失了一個中隊。第二天，敵人機差成怒，用河對岸的山砲小鋼砲向我陣地轟擊，我們那裏河岸突出部的側防機關槍打毀了。劉連長利用當天黑夜，從岸上向河溝裏開一條隧道，並在河溝裏又重新構築了一個側防機關。同時得到一個經驗：即要使敵人不會發見我的陣地，第一是不要亂放槍，第二是在同一方面的自動火器不能同時射擊，並且要隨時分別變換位置。劉連長馬上下令，嚴禁弟兄們隨便打槍。有一次派出兩個搜索兵，他又鄭重地囑咐道：「非發見五十個以上的敵人，不准開槍。」這兩位弟兄從森林裏慢慢的摸到敵人後方，發見有一批敵人毫不介意的在向另一個地方移動。一個說：「好機會

「打吧！」另一個說：「慢些！待我數數看。」等數完了他又說：「連長的命令要我們兩個敵人步
隊開槍，這裏只有四十七個，還差三個，不能打。」那一位却等得發急了，他一面打開兩個錄式
口的「保險」，一面對他的同伴說：「不管，打死他一個少一個，連長若說我不服從命令，請他
將功贖罪吧。」結果打死不剩敵人。劉連長既服從命令而又勇敢果斷的部下劉連長也只好報以
讚譽的微笑。

敵人不辨我們的陣勢，十一月二十七日又向左翼採取攻勢，開始是風水方，接着是搖旗吶
喊，鐮鏢喊殺。我們的弟兄都扣着鎗一發沒發，眼準到那跑着連的距離，不響不響的等到敵人真
的實至臨着附近，同時猛烈射擊，但靠近最左邊樹上的輕機槍還是毫無聲息。敵人在衝鋒傾挫之
後，藉着左邊森林的掩蔽，想退向右邊的窪地，這時左邊樹上的輕機槍才開始發得掃射，
敵人跑脫的沒有幾個，其大隊長田中勝少佐也送了命。

十一月二十一日敵大卒最後一次的攻擊，先用砲火集中猛轟我右翼陣地，然後在左翼伴攻。劉連
長知道是敵人的詭計，他對兩翼一視重視。敵人觀察我們右翼陣地已經全被轟毀，設想一個最重
要的輕機槍巢的大棚，遠遠地可以望見已被打去一半。快要接近這陣地的敵人在陣地內久無
聲息，叫任何入來判斷，一定都認為可以進去了的。那知道藏在樹上的輕機槍兵葉貴同余茂
等兩人早已下了定決心，非這棵樹整個毀滅至完全不能利用了，他們絕不稍動。不到一分鐘，從
遠處響起連連的響聲，隱約的看見很多敵人衝上鹿砦。兩人用最精確的瞄準，一陣掃射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當兩的敵人全都完了。另一支敵兵從河邊的蘆葦裏蜂擁而上，被勇敢的封義祥拚命以大批手榴彈，也一個個擊落。屍體裏，屍體特齊爾和重慶岸畔的屍體裏，其中有一「皇軍」的中隊長源良大尉和吉五中尉。從陣以後，剩下來的人，再也不敢蠢動了，一直等到于邦告捷之後，才完全退去。由河對岸跑過來的老百姓對我們說：「十一月二十三那天，日本一個聯隊長在對河向這邊跑，被他們的兩顆砲彈打在他的旁邊，受了重傷，我們替他抬了去，還沒送到醫院就死了。」同時據美防轉來英方總司令王人員的傳報，也有這一「臨陣之役，華軍擊斃日軍聯隊長一員」的消息，證實不是假的。另有大做弟兄說：「敵人被逐的那天，我還在左邊河溝裏打死一個穿黃靴的敵人。」推測起來，那號碼又是一個「五」字號以上的。這樣看來，敵人的損失，和我們的收穫確實相當可觀。

從上述的戰利品中，知道這方面的敵人，也是敵第十八師團的第十六聯隊。他們在不久以前，曾於慈江西岸襲擊我們的X X X師。今天到此地送命送禍，清償了那筆血債。

敵軍潰退了。我們過河追擊的部隊在於邦對岸發見路旁邊有一塊木牌，那上邊寫着：「這次你們勝利了，我佩服你們的厲害。孟關再見吧。」在虛溜對岸，也被見同樣的東西。對中國的弟兄們，不要追了。吧。我們回頭讓步了。吧。做這種卑劣的乞饒，如同打劫殺家裏面的教師爺，硬的不行來軟的，其用意不外乎引起我們的鬆懈；然而我們是為爭世界的正義和平，同全人類的手腕，非打到日寇無條件投降，是決不放下我們的武器的。日六二十二軍二月十六日奇自印編過。

關自新同鄉過去，我陸軍部時向大軍團，血戰了一大場。一滿腔的熱血，我手裏

孟關之捷

黃仁宇

二月二十日 二月十六日 二月十六日 二月十六日 二月十六日 二月十六日 二月十六日 二月十六日 二月十六日 二月十六日

二月二十日

二月十六日午夜，胡康河谷的叢林上罩着一重薄霧，布郎希郎河北岸的健兒已經涉入冷澈筋

的河水，進行着一處局部的包圍。太極家東南，砲聲震響不已。這時候月落星稀，夜涼如浸。

XX部隊的指揮所自部隊長以至幕僚，正圍在煤油燈四週，不時用紅籃鉛筆在軍用地圖上畫着：

大家的注意集中在李文輝譯官，這位二十五歲的青年，正在一手按着敵件，一手在彈藥箱上

執筆疾書，一轉瞬間，已經寫下了一大摺。

了陣圍以機敵于孟關附近之目的，決斷主方轉至孟關以南。

部隊長默然無語，四個月來疲勞已使他消瘦了很多，加以最近立誓不入孟關不剃鬚，弄得滿

臉于思于思，但是今夜滿眶紅絲的眼瞼裏特別閃躍着一種說不出的喜悅。王邦，臨着，太極家，

孟養河，多少次的攻堅守險，多少鮮血熱汗，這些努力終了沒有白費，明天天明之後就是我們收

中日公路是在怎樣打通的？

三五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種的時候了。……
他們一直工作到午夜二時，地圖上已經佈滿了隊標隊號。部隊長只說了一句：「叫他們追擊！」
……
部隊長回到吊牀上去休息片刻。……
文，又要由中文翻成英文，以便明天早獻。……
……
在講話，部隊長在吊牀上接到了第一線團電話。

二月二十日

二月二十日午後，天氣燥熱，氣壓很低，一片片烏雲在枝葉空際裏飛過去，大奈河通棕邦家的公路上，特別有一種陰鬱沉悶之感。久經沙場的戰士知道這是慘烈戰鬥的徵兆。但雖然如此，戰士們的心情依舊是輕鬆的。公路左側的蘆葦一動，可以聽到上等兵李明和的乾咳聲。

「他媽的，又是他媽的乾咳聲……」
周自成回過頭去，看到李明和的左腳上血紅了一大塊，一條肥珠珠的乾螞蟻，肚子裏脹飽

了血。李明和是用手亂抓，螞蝗把兩尾的吸盤釘得愈緊，血仍舊不停的放出去。

「不要抓嗎，越抓越緊……」周自成把李明和的手拿開，右手抽空對着螞蝗上猛力一打，螞蝗的頭尾突然一鬆，就掉在地上。

血仍舊在流，李明和也不管，翻開地上的亂草找住螞蝗用皮鞋一陣亂踩，螞蝗看呆了，草反倒了一堆。

「你把他燒成灰，擺在瓦上露一晚，隔天鉅草一看他又活了。」周自成

面說着，一面把鋼盔取下來擺在膝蓋上，就舉槍把話匣子打開，說着：「那天我在那頭頭打死那個日本軍官，那螞蝗才死，看見火權都擺了，動又不敢動……」

「你這講，你爲甚麼要把他打死呢？要是我還要活捉的……。」

「哪樣不啊！我走到他後頭，把刺刀對準他，用東洋話喊『口散司洛』，他就摸手槍，我想一槍打到他肩膀上，沒打得好，把胸牌打穿了，才嚇個樣子死了嗎……」

李明和看他敘述得令人發笑，學着他的川話問：

「你文槍個樣子曉得曉得他有幾劫命令呢？」

「我也不曉得啥子幾劫命令，我一摸，他身上還有兩張東洋票子，三張紙，我把屍身到樹林裏一拖，拿着他的手槍，東洋帽和那幾張紙就夠回來。後來連長說別的邊不要緊，那三張紙是敵人的退却命令，說我有功，要報到上頭替我請一個牌牌，幾張東洋票子倒要兩個美國人要去了。」

南川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中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三六

我也不管……。」

李明和這着他問：「銅牌有甚麼用，打仗的時候又不能掛。還是該連長幫你請五十個盧比，倒可以買個手錶……。」

問自成沒有回答，並且慌手慌腳的把槍蓋戴了起身。

李明和回頭一看，後面草裏面排長來了，馬上把頭低下。

排長把手裏的小樹枝在問自成的銅盔上輕輕的敲着，一面說：「真是了亞無，敵人把你們抬去了。你們還不知道。」

周和李都把頭垂低下去了，但是排長並沒有繼續責備。

「現在告訴你們，敵人馬上就要回孟關退却，我們在這一路埋伏，就是要斷絕敵人的交通，儘量的不讓他們回去，也不讓他拾掇上來。你們現在再不准談話，留心看着第三班在大樹上拉的那根藤。如果發現藤左右移動，就是發現了敵人，各人做預備放的姿勢。但是還不要開槍，看對面的信號槍打綠色照明彈大家就開始射擊。你們不要隨便跑出去，或者姿勢太高，恐怕妨礙樹上的射手。」

排長向第一班那邊去了。

不知道甚麼時候，烏雲上面開出一個洞，洞口照出來一線陽光。樹枝上飄過來一陣輕風，帶着樹葉清香，林子裏面只有鳥啼，人都屏息着呼吸。

一分鐘一分鐘的過去了。

公路北端發現馬蹄的聲音，又好像沒有，又有了，好像是去的聲音，結果還是向這邊走過來的。李明和回頭一看，青藤已經開始動了，他趕快打開衝鋒槍上的保險機，周自成已經拉出駝射預備的姿勢，而且閉上了左眼。

時間仍舊是一分一分的過去。

敵人果然來了，前面兩個敵兵笨頭笨腦的經過設伏的位置，樹葉裏面看到白亮亮的刺刀，逼着眼睛，叫人暈迷。青藤又左右動了兩次，但是並沒有信號彈，只好讓他們走過去。

馬蹄更響近了，不僅馬蹄聲，還有駝馬不耐煩的呼氣，和駝鞍上木箱碰在鐵網上以及皮鞋踏在公路上的聲音。

兩百公尺以外，李明和看到一個日本軍官騎在領頭的馬上，沒有戴鋼盔，瘦孟形的軍便帽上有一個紅晃晃的圓圈，後面一隊隊士兵，驅策着駝馬一步一拐。李明和一點也沒有看錯，駝馬上駝的重機關槍。

敵人的行軍縱隊已經到了第一班的正前，還是沒有看到排長的信號槍。李明和的衝鋒槍由敵人的指揮官身上又瞄到第一匹駝機關槍的駝馬上，看着這匹駝馬又走過去了，還是沒有看到排長的信號槍。這批敵兵都是矮小呆笨的樣子，步槍背在背上，鋼盔掛在手臂上，頭上都冒熱氣。連藥彈箱上漆的白色都看到清清楚楚。李明和感覺得自己心跳得特別厲害，額角上有些潤濕……。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三九

「冬日的下午，一條綠色的信號旗突然從公路左邊樹頂上飄下來。」

李明和對着一匹馱馬趕緊射擊，但最後面樹頂上的輕機關槍無開了火，已經把這匹馱馬連着棚房的敵兵推倒在塵土三公分的公路上，灰土已經染了一灘鮮血。

公路旁邊的大樹都怒吼起來，敵人滾滾地在灰土上。近處的塵埃也跟着怒吼起來，敵人籠罩在烟雲裏。

李明和撫着那邊烟灰未散的地方還有剛空翻敵人站着，又對他們射擊了一個彈夾。三月五日，日軍在印度軍的進攻下，終於攻佔了中印公路。

三月五日早上，寒氣未散，視界朦朧，但是梅梢頂上透過來的曙光，可以斷定又是一個大晴天。

盤關本英埋內外都是平原，平原上面層層小叢林，林內片片林空，林空上面生着叢草。「機械化的祖宗」在叢草裏訓話，這位「祖宗」還不到三十歲，因為他是上海戰役攻虬江碼頭元老，所以有這樣的綽號。

敵軍第十八師團企圖退却，但是正面友軍把他們膠住了，左翼友軍已經深入敵後，現在只要我們從當中殺開一條血路，使敵人迅速崩潰。關於敵情，聯絡，以及作戰種種規定，昨天晚上已經和你們排長以上說過，並且要你們排長告訴你們，想必大家都知道。我現在告訴大家

的，就是大家要知道，司令部首先進入孟關的光榮讓給我們，我們大家都要爭氣。並且還是部隊成立以來的第一仗，第一砲打得不好大家都丟臉……」

「機械北部隊作戰很有旁的，就是要膽大心細。……敬祝各位勝利！」

五點差十分，幾百匹馬力怒吼。五點，××噸重的傢伙跟着開山機到攻擊準備位置去了。五點五十分，他們就離開山機，一個個排成戰鬥隊形，大家嗚嗚叫着翻山倒海的向南而去。

穿山甲很輕巧的掉落在排前，我渴望饒幸着前方排長車上的紅色三角形，心裏奇怪，怎麼還沒有遇到敵人的平射砲和地雷……第二參謀說的，敵人每個中隊有十個精酸手榴彈，專門對付戰車，可不知道是什麼樣子。……他希冀今天打一次熱鬧的仗。

車上駛上一座小山坡，衝斷一根二十公分粗的樹桿，繼續下坡。他把左操縱桿輕輕後推，使車身向左，保持和排長的間隔。

引擎上發出的熱量和聲音令人窒息，穿山甲把額上的汗揩了一揩，不知如何觸動了靈機。……這種大演習差不多。……但是話沒有說完，一顆敵彈的爆烟在車子前面開了花，接連又有幾顆彈花在附近開放。被彈面似乎有點遊移，但是經驗豐富的車長將傳聲器轉到車內人員的聽話器上，像女戲的說：「加油，對直前進：敵人的好像是一種出射兵器，現在我們快要脫離危險區域了。」他們仍舊怒吼着前進，始終就沒有遇到敵人的平射砲。途中惟一的阻礙是三號車子碰到山頂一顆觸發地雷，履帶炸破了，車身翻倒在樹叢裏。三號車長利用車內無線電話報告：「就是履帶

中甲小隊是怎樣打通的？

壞了，車身和引擎都好，沒有人受傷。」第四號車子加速趕上去逼補了隊形的空豁。

外面太陽漸漸爬高，車內三分七分的大嘴在狂喊，副駕駛手的機關槍也在喋喋不休。穿山甲越覺得襯褲已經濕透了，全身的血管都膨脹着，皮膚上每個汗孔成了一條噴泉，口內乾硬着。

就是這樣衝進了敵人的陣地，敵兵以機關槍對清澄望鏡和無線電桿作徒勞的射擊。穿山甲頂上的「三七」向敵人機關槍巢大叫一聲，這幾個可憐的傢伙已經連人帶槍在塵土起處靜默。

還有一堆散兵躲在工事裏面，這裏是槍砲的死角，穿山甲一時興起，決心「蹂躪」他們一下。車子突駛在敵兵壕的胸牆前面，將駕駛桿拉到底，車子作了一個三百六十度的大轉彎，履帶下的土塊崩下去，把這十幾匹攔路活埋起來。

車長又把傳聲器轉過來，叫着「好啦，給你頂够了，後面跟隨來的步兵會收拾他們的……快趕上去。」

穿山甲把油門使勁壓着，車子飛過敵人的工事，連立掃連車上的三員隊，小隊齊奔，太陽爬得更高，戰鬥隊形已經超過孟棚了。

三月九日

三月九日午前十時，××指揮所已經離線接近到□□村附近。通信兵剛把電話架設好，這一片葉綠叢中馬上活躍了起來。

戰局順利，這些幕僚們各忙自己的業務去了。青蔥切下，日文翻譯官和福爾來的饅頭義與長時來的谷本正直對坐。翻譯消給了每個俘虜一枝香烟，饅頭和谷本謙卑的變了饅頭，口裏喃喃說着「阿利阿達囉可薩依馬利……」

作戰參謀在指揮軍的引擎蓋上張開了一張軍用地圖，上面有紅的圈圈和藍的箭頭，這些村鎮上面都用阿爾伯字畫標記。時間和實生進入村鎮隊。孟開上寫的是三分之二，升板上寫的是三分之六，這都屬於穿山甲他們的一縱隊。孟開東南七里的瓦拉本寫着三分之九，這屬於李明和他們的一營，更南的古木驛和丁高沙坎附近也都寫的三分之九，這是另一支隊。

- 另一位參謀在拍紙簿上計算着戰利品，在破舊報告表上登記着：
 - 裝甲汽車（完好）二輛
 - 四七平射砲
 - 三七細射砲
 - 三七平射砲
 - 黑機槍

部隊長並沒有抽空刺鬚，已經坐着指揮車到前線觀察去了。幕僚長看着參謀們的工作，一時而問：「從追擊開始，我們打死多少敵人？」

「已有的數字是二千七百三十一人，但是報告並沒有完全。」

「不必等待數字完全，我們先就現有的數字報告上去。」幕僚長走了。

中印公路 怎樣打通的？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情報參謀和作戰參謀談了幾句。

作戰參謀回去追上幕僚長：「報告參謀長，現在俘虜說，敵軍殘部因為東南公路被我們截斷，開始從森林裏運動，想由二二七七高地附近渡河，沿上山的駁線路向西南退却，這和我們的判斷符合。我們要不要下一個命令，叫XX隊再遣一支隊去封鎖這條駁線路呢？」因為部隊長自己已經到這方面去了。」

幕僚長敏捷的回答：「我們還是下一個命令。」

作戰參謀回到指揮車上，抽出鋼筆將命令寫好。

森林裏彷彿有蜜蜂嗡嗡的聲音。

友軍的「海鯨」已從指揮所上空飛過去。無線電台和電話總機像前線機關槍一樣的工作着。

（三十三年三月十三日自緬北前線）

戰車部隊衝克瓦拉本

呂德潤

孟開為叢林中的一片平地，深長，蘆葦拱圍着這個地方。

我們軍隊在孟開外圍會和日寇激戰過。日軍在大樹下深長的野草中掘了許多狹長方形的陣地，有的口機槍架在樹上；但是這一切都已過去了，在樹上口機槍隨着它的主人摔在野草裏，那長

方形的陣地正好是一口棺材，鬼子兵雖替自己掘好墳墓，但缺少了蓋子，於是我們擲槍大砲，下來的樹葉便給他們解決了這個問題。當我們的弟兄把孟關周圍的日寇收拾完了後，便深入野草中搜索。當我們走到河邊一個小白塔下面，有到日本鬼子爬在機槍陣地下面「無言凱旋」的姿態，和在數十間被砲火毀掉的土房時，我某某部隊便獲得了奪關的首功了。現在孟關還殘餘有兩所洋房，主人也陸續的回來了。我們除掉一切戰事設備外，還設了一個郵局和三個消費合作社。

上月日本第十八師團長現十五軍團長平田口廉也中將還在孟關南邊新班（Sinhua）敵師團司令部同着一批送死鬼講演，大賣什麼「日本軍所到之地必勝」的膏藥，可是這劑膏藥還沒等黏牢，這批「必勝」的鬼子便死了。

在孟關作戰的時候，我們的戰車部隊獲得另外一件戰功。日本鬼子被我戰車部隊迂迴到Zigzag河口的瓦拉本。三月四五日從孟關撤退的時候，我們盟邦美國弟兄會一度到過瓦拉本。現在我們戰車部隊來了，日本鬼子還想死守一下，這正如生物實驗室解剖台上的烏龜，雖然拼命縮藏脖子，但是難免撤去甲殼，而我們的戰車部隊便是來掀龜蓋的。

當我們戰車部隊出現的時候，這些短腿的日本兵硬驚慌起來，兩條小短的腿拖不動他們罪孽深重的身子，一些來不及叫喊便「無言凱旋」了，一些逃出車輪的便四散開來，以機槍和小砲向我攻擊，我戰車也集中火力還擊，於是這原始的地帶便交響着二十世紀最悲壯的音樂。我們面前幾十米處敵人在樹上架的架機槍叫鬧的最厲害，我們也就先把它消滅。一百米處深草裏有一架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四四

機槍也正響，我們一個小弟兄加足馬力開過去，那邊就連人帶槍倒在下風。跟在車後的搜索兵連揚開荒蕪的工夫都沒有，跟着車子射擊。安徽炸賊的弟兄一眼看到兩個日兵，便用着車子趕上去，那日本兵一個將背包和槍一齊丟了，一翻身跳入河裏，順流而下，另一個丟了背包，後來也把槍丟了，但是終於被戰車趕上，於是他翻過身來跪在地下，在這「剝麻」剝麻，他也醉感覺他們的武士道與該國除特車死。

四日晚到滿Na-maw Ga，我們的戰車休息下來，可是我們繼續方的砲兵陣地太近，砲火都發我們的頂上穿過，但是我們生氣的時候一陣火力，敵方便退去一會，一停，他們便又咳嗽起來。這想我們戰車弟兄起了火，便把車子在野草中轉來轉去，晚上看不清人，只聽見鬼哭狼嗥。有一天清晨我們才發現我們的宿營地的鄰居便是敵後隊部。那晚他們正餉發戰報，可是餉雖發了，尚未作戰，便被戰車碾死了，有幾個嘴裏還含着飯，這才是真實的「最後晚餐」呢！

五日到滿戰車部隊到Kungso Ga，這批車子更壞，引擎才燒熱，鍋上正冒氣，百多個鬼子尚未開槍，便在車下死了。

六日到Ugaga，敵人一聽見戰車聲，便避風而逃。

七日到滿Nambanu河口。五車長急功好勝，還沒等到命令，便想從小橋上衝過去，但是小橋怎能吃得消這重傢伙呢？於是美籍指揮官布朋士校便開山機把小橋修正後，戰車運首先過河，衝衝直撞的壓毀敵防禦砲七八門。一個機關槍陣地落在死角上，我們衝打不到他們，戰車的小兄

弟一聰明，把車子開到附近，一探頭從車中拋出幾個手榴彈，把鬼子打發了。忽的一輛戰車尾上起火了，開車的並未發覺，可把後面的小弟弟急死了。情急智生，他加速馬力把車開到左首，趕快把火弄熄。不幸一個車子的輪帶壞了，鬼子攔了上來，車中的一個弟兄打死了幾個爬車子的鬼子。當鬼子掀開車時，我們那位弟兄以手槍自殺了，車中留下幾個車卒的字：「恨不能活捉鬼子，也不讓鬼子活捉！」。

天色黑了下來，瓦拉本戰場上只有我們戰車活動，步兵尚未大批接應上來，還可急壞了布朗上校。他把我們戰車營的河南老鄉趙上校營長請了來，要他下令撤退，可是趙營長嚴肅的命令並未能馬上生效，孫連長仍想殺個痛快。布朗上校可氣着了，一再解釋武器的損失毫無關係，他一定照樣補足，只要弟兄們撤回來。可是回來的只有孫連長一個人，連附帶幾輛不便行使的戰車放在中間，以好車保衛，織成火網，更派二輛車來往衝殺。布朗上校一面關心弟兄，一方面衷心的讚佩着中國士兵的神勇。這時趙營長把步兵營的歐運長請來，問他敢不敢去夜襲。話並未再多說一句，歐運長帶着弟兄過河了。敵人拿火藥瓶擲上戰車，可是火藥瓶一出手，便被我們弟兄看出了敵人所在，馬上還他一顆手榴彈。敵我也不過相隔三十米，所以敵人的慘痛叫喊聲我們聽得很清楚。鬼子學會了幾句中國話來罵人，我們便大叫鬼子你敢出頭！

這樣支持了一夜。

八日中午，我們一個戰車兵看到有人往樹林深處兩輛裝甲車處跑，他一方面衝過去，一方面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固通知後面的搜索兵。搜索兵跟上去，看見一個穿馬靴，黃呢制服的已躺在車下面，看樣子像是一個軍官，一刀斫下去，只斫了半個脖子，扯不下來，一條膀子幾乎跟車輾斷，於是順手一扯，便扯得了一條膀子，肩上的背包也滑下來。這時敵人的砲火集中保護這屍體，他來不及細看，便把膀子和背包拖回來。第二天一檢查，便得到是敵第十八師團司令部的臨防。我們即上本作戰以來，獲得敵軍臨防還是第一次，我們的戰車部隊處女作的確不凡。事後我們清查，得知瓦拉本為敵第十八師團新設的司令部，戰利品中獲了重要文件甚多，軍需品無算。除上次通訊報告了幾個敵大佐中佐的圖章外，現又發現有「田中」二字的圖章，恐怕敵第十八師團司令田中新一也沒有漏網。（上圖即敵獲之敵第十八師團之關防）

這次戰役，史迪威將軍大為滿意。戰事才一平靜，史將軍便把我們連營長，孫連長，步兵營周營長，歐連長拉在一塊，照了一張相，寄往美國。一遇到記者訪問，史將軍即往趙營長處送。



布朗上校也大爲高興。訪問的記者也交口稱讚趙營長。

現在我戰車部已配備完整的向前推進。許多弟兄都紛紛登記，希望到戰車營來。日本開來了新兵，而且到處貼着對戰車營的弟兄將剝皮的標語，可是皮却沒有剝到。自己的官頭都粉碎了。

二十一日敵人新增援部隊來了，說來更氣。又趕上我們的×××團，一氣衝了六英里，輾死二百多個新來的鬼子。同日，傑布山隘的排長安平正驅車前進，不幸車帶被擊壞，鬼子兵羣來攔車。安排長從車上拖了十架機關槍跳出，爬在車下掙扎起來。他一人打死了九個日兵，破壞了二座防禦砲，一直戰到後面戰車衝上來的時候。

我在前線會問一個美國弟兄離火線有幾里，他搖頭說：「我不知，因爲陣地太小，都有變動。」眼着他走了：「我們每小時都向前推進。」

（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寄自軍郵五〇一局）

五
蘇
答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來的？

中印公路是怎样打通的？

四八

孟拱河谷

拉班追擊戰

擊破敵人的抵抗線

三月下旬，我駐印軍爭奪橫布山以南的隘路，與敵十八師團殘部發生激戰。三月二十一日開始平撲撈河北的陣地攻擊，持續達一週。敵我常常在幾碼，甚至一株大樹之下膠着。叢林中，隘路內，敵人堅強工事之前，既不能展開多量兵力，也無從施行細密的搜索，我X X部隊奮勇以衝鋒槍手榴彈——尋求敵人步兵與之接戰。X X部隊過去在腰邦半，曾經以一敵六，創造以劣勢兵力獲得輝煌神勇的奇蹟，這一場戰鬥，更使X X部隊的軍旗生色。雙方的火線由五、六碼而得碼，推至五碼，甚至接觸，重疊，交錯。而這樣一條犬牙交錯的戰線，隨着敵我的接近，因為敵手榴彈時精神的旺盛，以致處處開放着投擲兵器的彈花。戰鬥最慘酷的兩日，步兵勇上連續以手榴彈投入敵人密體的火口內，但是被敵人在未爆發的瞬間拾着投擲回來。在某一場工事之前，相持

黃仁宇

幾十分鐘，其無名勇士一時奮起，自願與敵人同歸于盡，以五指緊握槍已經發煙的手榴彈伸進敵人的掩體內聽候爆炸，終于將藏匿在內的四個敵人一一炸斃。攻取北岸一處碉堡時，張長友上士翻身東轉手榴彈衝入敵陣。這種高度的犧牲的精神，不僅使敵官兵感受震懾，即那人也亦為之驚駭。三月二十六日，我軍攻擊敵加強中隊陣地一處，敵官兵九十七員名頑強抵抗，戰鬥結束，我軍發現敵屍九十四具，殘存三人狼狽逃遁，某軍長拔出利刀作飛鏢，中其甲斃一人。二十七日，X部隊繼續攻擊高樂場附近的陣地，X部隊長是一位勇敢好沉思主張出敵意表的將才。他的攻擊準備射擊，耗用了近兩千發的砲彈，然後找到敵人陣地的弱點，施行中央突破及分段摧殘。二十日敵人不支潰退十天之內，我軍為敵掩埋三百具屍體，（計算敵軍傷亡當在一千以上）。敵機砲四門，輕重機槍十二挺。

同日X部隊迂迴至敵後的一支隊，以史密斯爾將軍統率的部隊相繼到達敵後交通線上。雖然敵軍在以西的叢林內另闢了一條交通道，但是主要抵抗線既被擊破，側翼又受威脅，不得不望南逃命。二十九日之後，我軍開始敵隊阻擊，在十日清晨，超過交通要點紛紛落，一平難展擊十哩。步長在戰件戰中有此阻擊，意在令人敵仰時以我三十日午間，我們以指揮車追隨敵口口部隊後面，以不見第一線營的輪影，為之深感驚訝。車上戰事，隨時隨地，隨時發生。

找到了寶營長

那天，我們到第一線營去。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起的？

張天

我們在前十一號拂曉××指揮所出發，一路經行山腹，路幅寬窄無定，路面又未鋪砂石，車行非常不便。沙杜渣以北，輜重隊的部隊馬不絕于途，車行速率不能超過五碼。這條路上還沒有經過軍裝搜索，半點鐘以前，一匹駿馬正邁着個發地雷，左前蹄炸掉了，屍骸委曲的躺在路側，地上一攤鮮血。駕駛兵換上低連排擋，眼睛不停的注視在路面上，左右擺動着方向盤，處處吸動着軍士人員的神經，使我們感覺着若斷若續的緊張。

沙杜渣是孟拱河北渡口的一片林空，原有的幾十家民房，只剩下幾根的屋柱，與附近彈痕的寂寞對照。但是這些戰場景象與叢林內的屍堆相比，則感覺得太普通，太平常了。

二十號車子沿着渡口彈坑轉了幾轉，我們進入了孟拱河谷。

這一帶樹林仍舊很密，路左是孟拱河的西岸，確巧在一堆蘆葦空隙處，可以望見西陽山（Shiyang Bum）上的晴空。

路上幾百碼的地方沒有一個行人，我們好容易遇到一個通信兵，但是他也不知道第一線營的所在。才剛才還在前面一哩的地方，現在恐怕又推進了。

道路筆直，好像森林裏面開好的一條寂寞小巷，踏而發軟，車輪在上面懶洋洋的走，叢林外面谷朝飛禽與昆蟲很活躍。

在孟拱河第一道河曲處，我們終於遇到了一羣祖國的戰士，但是他們並不屬於第一線營，他們是××部隊派出的後援支隊。他們在兩個星期之內，爬經三千呎的叢山，迂迴三十哩，經過人類

從未通過的密林，自己闖進前進。在河東岸，他們以機關槍奇襲敵人的行軍縱隊。在河西岸，他們直擊了敵人一部汽車，擊斃了敵人幾十名，前面一百碼的地方，還有敵人遺棄的屍骸。他們正擬北進沙杜渣，不期在公路土與口口部隊會師。他們的任務已經完成，正待接受新命令，但是，她們已經快三天沒有吃飯了。

這群弟兄們精神體格非常之好，他們正在打開罐頭，填塞着空了三天的肚子，有的已經坐在道旁，燃着一支香烟。這裏隔第一線營不到三百碼，已經聽到前面的機關槍聲，我們跳下了汽車，果然在這左樹林下面，臥着兩具敵屍，蒼蠅飛在死人的面上，醜態着一種奇臭。

我們到了第一線營，戰士們散開在公路兩旁，右面森林內，相去不到五十碼，第X連正在向西搜索，不時有幾聲步槍，有時有三四發衝鋒槍的快放，敵人三八式步槍刺耳的聲響，夾雜在裏面。

「屋務」

敵軍彈頭波正在衝開空氣前進，可是道路上往來的通信兵傳令長和輸送兵都是伸直腰很神氣的走着，我們也舉着挺直着腰。

一顆小樹下，我們見到一個名已久的人，他是第一連中部的余敵後，首先以恭敬的姿態將我，同行的鄭參謀替我們介紹。

營長告訴我們：發現正前而敵軍一處掩護陣地有兩挺機關槍，第X連正在與敵人保持接觸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我身旁聽着，腕伸過來，對我說：「黃，請你把航空照像給我。」我從圖囊上把航空照像遞給他，依樣葫蘆。

「喂！你是大號吧，喂，你前面應該有一片林空，大概三十碼長，五十碼寬，有沒有？通過前衛第二個林空就是拉班了；還有房子沒有？河左邊還有一道沙洲，有沒有？看得到嗎？」

你們隔拉班只有兩百碼了。XX還在我們後面一千碼的樣子，今晚上你們要防備敵人夜襲……

「我下句話機，我說：『黃，你在這裏等一等，我到第一線去看看。』」

「我已經跟你看過，不會妨礙你吧。」

「我已經跟你看過，沒有……我已經跟你看過，更後面，還有寶的附帶傳令兵。」

我們彼此保持幾步距離，沿公路前進了二百七十碼，到達第X連的位置。這裏有一座茅蓬，右邊有一處林空，和航空照像完全吻合。前面有十碼還有一處茅蓬，敵人的機關鎗就在線角射擊。右前方突然一聲「三八式」，彈頭波震動着附近的枝葉，我們的步槍和機關鎗馬上向鎗聲起處還擊，枝葉狂飛，看不見敵人。

「指示……幾句，我們依舊退回營指揮所。」

夕陽照着河東來兵的運糧槓，這使正在樹蔭下休息的德空投擲器整副槍聲較稀，快快滿勤

「是怎打他的？」

「是怎打他的？」

中印公路怎樣打通的？

着送了飯菜，美軍聯絡官也來了。

我們在小樹棧下打飯盆，裏面有鹹肉與豆菜，聯絡官帶來了啤酒，他出小刀把啤酒罐弄破，啤酒泡沫溢在罐外。

就在這時候，前面很清騰的一響，實的傳令兵叫着：「敵人砲彈來了！」我們臥倒，儘量的使體和地面平貼。

「屋務五號——」彌道波很尖銳，然後「空統」！砲彈在我們後面一兩百碼的地方爆炸，爆炸的聲音既清脆又沉悶，叢林裏面有迴響，還聽得幾幾幾枝幹的斷折聲。

第二砲比第一砲落得更近，敵人在修正彈力。

砲彈一羣一羣的來了，敵人的砲彈在進行效力射，空中充滿了彈波，一百碼以外，落下的炸聲轟轟轟轟，我彷彿看到去拱河的河水在震盪，但是河東的給養飛機依舊在盤旋。

我貼在地上和部隊在說話，我回頭看去，我們的豆菜和酒，在我們繁忙臥倒的時候都打發在地上了，我拾起一個啤酒罐，罐內的液體已經只剩三分之一。聽敵人的火身口的聲音，還是四個一個的砲彈。

入隊以後，糧食較稀，我們嚼着冷飯與剩餘的鹹肉，費一兩吃飯，一兩和美國聯絡官講話。

「X上尉，你要小心校了。」

「我一點也不知道。」

……

「他們都說，你下個月就要被校。」

「或者——或者可能。」

「爲甚麼要說或者呢？」火都笑。

這小鐵彈的貨車，爲了貪圖便宜容易，一直開到敵兵出沒的林木裏去了，副營長和傳令兵張大着嗓子叫他回來：「你們上去送死呀！」但是駕駛兵居然在林木裏將車子倒了一個轉，很敏捷的開回來，防備鍊像打在地上鏗鏘的響。

暮色更濃，森林雖然經過一天榴彈砲片的轟轟，還是表現着一種幽靜陰沉的美。

我和寶睡在一個掩蔽部內，剛上手上都塗了一層防蚊油，一個螞蟻鑽進我的衣領，我想去抓牠，身體難地着不能翻轉之感，得很苦惱。現在槍聲砲聲同時來了，我們的前面，右面，和後面都有榴彈砲在射擊。

今晚敵人果然來夜襲，我們豈不是佔領着一道背水陣。

敵人砲彈雖然都落在我們後面，我又記起營長的一句話，「如果敵人砲彈多的話，或者會沿着公路來一個排次射。」

背水陣，梯次射，這些念頭不住在我腦內打轉，我又記起今天是三月三十日，明天三十一，

後天就四月一日了，掩蔽部外面電話兵勞勞叨叨的在砲火下利用此話空閒和同伴談着不相干的事，五種無外翻步哨叫着「排一個？」我感覺煩悶，潮濕空氣令人窒息，聽着響一會電話，一會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翻過身又睡着了。……

那一晚沒有夜襲，也沒有背水陣和梯次射，我那陣煩悶的情緒不知在甚麼時候漸漸平穩下去，我的呼吸漸漸均勻，也就一睡到天亮。

第二天早上

第二天早上，是三月最後的一日。

拂曉攻擊沒有實施，敵人孤後退了；但是我們搜索兵前進了不到一百碼，又和敵人接觸，擲彈筒「三八式」，從樹叢裏飛過來，我們也回敬以衝鋒鎗。半小時內，前面射擊得非常熱鬧。

電話鈴又響了，第一線運糧者：「正面敵人後退了一百碼，右側沒有敵蹤。我們兵隊向西搜索，半哩，沒有發現敵兵，也沒有發現××友軍出來。……」

「正面敵軍非常頑強，我們前進，他們射擊得一塌糊塗，我們一停止，他們藏起來一個也看不到。」

「正敵軍非常頑強，我們前進，他們射擊得一塌糊塗，我們一停止，他們藏起來一個也看不到。」

「正敵軍非常頑強，我們前進，他們射擊得一塌糊塗，我們一停止，他們藏起來一個也看不到。」

「正敵軍非常頑強，我們前進，他們射擊得一塌糊塗，我們一停止，他們藏起來一個也看不到。」

裏只有幾隻牙齦，看樣還是最近修築的。

機關槍和小砲射擊手對着公路上和林緣的出口，小迫擊砲彈藥兵正在打開一個個彈藥筒，他們表現得那麼安閒和鎮靜。

邱連長引導我們分枝拂葉的到了第一線排。弟兄們臥倒在大樹下面；有的把橡皮布藏在樹皮上，還有人吸着香烟，樹幹上兩公尺以內都是槍砲括穿發透的彈痕，偶然還有「三八式」刺耳的「卡」——「彭！」我真羨慕這些祖國兒們安之若素。態度，這時候說不定可以飛來一顆鎗榴榴和擲榴彈，說不定會掉下來一串機關槍的彈雨。恐怕這幾個月來的陣地生活，已經使他們不知道甚麼叫做緊張了。

「這前面二十碼的茅蓬裏面隱藏着敵人，——」邱連長指向前面。

我蹲下去只看到叢林裏面一團青黑，或者最黑的地方就是所指的茅蓬，但是看不到敵人。我看到營長給連長當面指示，說話的時候兩個都站着，去敵人只有二十碼。

「我想敵人正面雖然寬，當面敵人沒有幾個人了，我們得馬上攻上去，無論如何得把道路交叉點先拿下來。第x連配屬一排給你指揮，警戒右側翼。——你小迫擊砲彈藥不夠，……」

「你儘管射擊，我叫他們再送幾百發到營指揮所，——要是右翼李大砲他們早一點上來更好。迫擊砲我親自指揮，山砲連的前進觀測所就在你們這邊吧？你叫他們延伸射程。」

「請給我一個救急包！」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五八

攻擊開始之後我跑到砲兵觀測所，那邊孟拱河很近，左右都很開闊，是觀戰的理想地點。我看到他們一個個前進停止，看到他們射擊，同時敵彈的彈頭波也在我們頭上成羣的飛過去，我們選擇的地形非常之好，對直射兵器毫無顧慮。

敵人知道我們步兵脫離了工事，開始向我們砲擊。

「屋務五務——噓——空統！」第一砲在我們後面兩百碼處爆炸。
「屋務五務——噓——空統！」第二砲在我們前面一百碼處爆炸。

這兩發試射的砲彈既然這樣接近，顯示着敵人已經選擇這一片林空為近微目標。一羣砲彈落在營指揮所的右側，一羣砲彈落在前面樹林裏，一羣砲彈落在正前面空曠地，帶給了我們家裏的烟硝味，一羣砲彈落在後孟拱河裏，激起了幾十碼高的水柱。

我們衝動而忍耐的蜷伏着，但是砲兵觀測員和砲兵連長正在聽着敵火聲音，他們對着射表討論，然後：

「三三〇各一發——三三四各一發——二九八各一發！」指示我們自己的砲兵陣地。

我們的聽官確實應接不暇，敵人的砲彈有山砲，軍砲和迫擊砲，現在我們的砲彈頭也充塞在空間了。

衝動着，忍耐着，蜷伏着，四十分鐘之後，敵彈才離我們遠去。我瞧着一位受傷的弟兄，頭上纏着救急包，口內不停的叫着哎喲，三步兩步的經過我們的位置。另一顆大樹之下，一位弟兄

傷了背脊，他靜靜的俯臥着，戰友們替他撕開背上的衣服。還有一位弟兄腿上沾滿鮮血，身體靠在歪斜的樹幹上，他的一身都不能動，但是痛得將頭部前後擺，眼淚滴在面上，我看旁邊的士兵替他包紮，我問他：

「你們救急包够不够？」

正在幫他包紮的士兵抬起頭來：「有嗎，請你再給我一個救急包，我的兩個都給他們用掉了。」

我分了一個救急包給他，這時候擔架隊已經扛着沾滿了新痕舊印血跡斑斑的擔架跳着跑上來。

這一次攻擊，我們前進了兩百碼，追擊砲連一位班長殉職。剛才還是一位勇敢負責的幹部，半點鐘內已經埋葬在陣地的一端。第X連也陣亡了一位弟兄。

不知道甚麼時候下了雨，一點一滴，落得非常愁慘，我冒雨跑到那位班長的新墳上去。林緣附近，士兵們正在砍着樹木，增強新佔領的陣地。剛才用作迫砲陣地的地方，現在只剩得縱橫散放的彈藥筒和刺鼻的煙硝味。前面很沉寂，只有幾門小迫擊砲和小砲，爲了妨礙敵人加強工事，半分鐘一次的盲目射擊着。

陣亡者的武器，已經給戰友們拿去了，墳邊只剩着個乾糧袋，裏面還剩着半瓶防蚊油：「雨落得更大了，一點一滴掉在陣亡者的新墳上……」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那一晚

那一晚我並沒有回去，森林裏面聽到了右翼XX部隊的機關槍和手榴彈越響越近，快要和我們並頭，部隊長因為了雨聲可使行動秘密，又加派了XX另闢新路到敵後去。這都是很好的消息，我想再待一夜。黃昏之前我打電話給鄭參謀，叫他不用派車來接我。

相處兩日，我和營長以下樹立了很好的感情。我才知道我們的軍官都是面紅紅的像剛從中學校出來的男孩，但是事實上他們比敵人留辮半撇小鬍鬚好像都是兵學權威的傢伙不知要高明多少倍。我看到這些幹部早上擠出牙膏幽閒的刷着牙齒，或者從背囊裏拔出保安刀修面，我才知道，他們並沒有把戰鬥當作了不得的工作，僅僅只是生活的另一面。

起先，我總奇怪，這些弟兄們作戰這麼久，怎麼一身這麼潔淨？後來我才知道，他們任務稍爲清閒或者調作預備隊的時候，就抽出時間洗衣，一路晾在樹枝上，隨着攻擊前進，至晒乾爲止。有時候看到他們吃過早飯就將漱口盃緊緊的塞一盃飯準備不時充饑。有些弟兄皮鞋短了一隻，一脚穿上皮鞋，一脚穿上膠鞋，令人觸發無限的幽默感，也令人深寄無限的同情。部隊裏的工兵和通信兵，技術上要求他們緊弛的時候鬆弛，鬆弛的時候緊張，而他們也就能够做到那麼合乎要求。

一位弟兄分給我一包餅乾，我知道他們自己的餅乾都不够，但是他們一定要塞在我的手裏：「這是上面發下來，你應該分到這一包！」

另一位弟兄幫我培好掩蔽部的積土，然後笑着說：「保險得很！」

那一晚我有我「自己」的掩蔽部，營的兩個傳令兵找了很多迫擊砲彈筒，替我墊在地面，筒上有一層桐油，我再不感到潮濕，我把背囊裏的橡皮布和軍毯，單着他們一擡，好像在鋼絲牀上慢慢的鋪得很平，再想不到背水陣和梯次射，很安穩的在槍砲聲裏睡着了。

橋底下的大尉

早上，我爬出掩蔽部，在朝氣裏深深呼吸，抬頭看到四月份的陽光。

營和他們的士兵忙碌得不得了，我們的重砲，山砲，重迫擊砲，輕迫擊砲一齊向敵人射擊。

XXX開路威脅敵人已經成功，XXX又和我們並肩了，我們準備奮力一戰。

昨天砲彈落得最多的地方，今天是我們迫擊砲陣地，我看到射擊手將魚雷形的重彈一個個向砲口內直塞，然後這些怪物以五十多度的發射角直衝而去。敵人砲彈也不斷向我們飛來，五碼以內，響的傳令兵拾起來一塊兩吋長的破片，生鐵的濺熱燙手。但是這時候每個人只想著如何和揚我們的火力，每個人都竭心盡力於本身的工作，大家都感覺得敵彈的威脅輕微不足道了。

射擊手依然將砲彈一個個塞進去，砲口很頑強的一個個吐出來。這時候只少了班長；班長長眠在砲架右面三十碼的地方，已經經過十六小時了。

步兵勇士們好容易耐過砲戰完畢，現在是他們活躍的機會到了。他們長驅直上，前進了五十碼，一百碼，一百五十碼，我們越過那幾座茅蓬。昨天，我們還僅僅看到河上草洲的一個角，現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在我們已經在草洲的右前面。第一線連連不斷的平推進，機關槍和手榴彈震動着森林內的枝葉與孟拱河水。

右邊森林裏發現一具敵人的屍體，我和費的一個傳令兵去搜索，我們彼此掩護着前進，恐怕遭敵人的暗算。進林十碼處我們看到兩頂日本鋼盔，和一頂軍便帽，草堆上躺着一具敵屍。頸上腮旁都長着一些鬍鬚，綠色軍便服上灑結着血塊，機關槍子彈穿過他的喉頭和左胸部，地上一堆米飯，一羣螞蟻……

我拾起那軍便帽，裏面寫着：「熊本正——四十七部隊」

傳令兵把他的屍體翻轉過來，在他的身上找到兩張通信紙，上面寫着：「第九〇二部隊第二中隊」，此外在一個小皮包內找到長崎萬壽寺的護身符和一塊乾硬的牛肝，那牛肝是甚麼意思，我至今還不懂。

傳令兵很憤慨，沒有他所要的日本盧比和千人錢。

我們回到公路上。一顆大樹，被砲彈削去了一半，地上躺着一個士兵的屍首，破片打開他的腦。傳令兵打碎他的背囊，背囊裏還有一箱重機關槍子彈，看樣子是彈藥隊躍進的時候被砲彈擊中的。翻開糧糈袋，乾糧袋裏有一包白錫包香烟，和一包餅乾。

傳令兵拆開餅乾，一面說着：「昨天發的餅乾都還捨不得吃，現在又打死了。黃口口，你吃不吃？」

我默默的搖了搖頭。

我們繼續前進，沿途看到被擊隊拉下來幾位負傷同志，我們又穿過兩個林空，循着公路向右轉，跨過一座橋，橋底下至倒着一個敵人的屍體，頭浸在水內。

好容易追上了第一線連，全身裝具弄得我汗流浹背。

邱連長給我看他新俘獲的一枝手槍：

「你看見橋底下的屍體沒有？」

「看見的，頭還浸在水內。」

「這是敵人的一个大尉，手槍就是他送我的。」

樹枝上晾着水濕的地圖和日文字典，這也是橋下大尉的遺產。

我得了一個大尉領章和一張十盾的日本盧比。

前面還在推進，機關槍還在怒吼。

敬祝你們攻擊順利

細北四月的氣候是這樣的毫無定算，午前還是大晴天，午後就下傾盆大雨。我沒有找到汽車，只好包齊橡皮布回去，路已經被雨水沖為泥坑了。

我在雨中蹣跚着回去，離前線漸漸遠了，雨聲裏，還聽到敵人向我們步兵陣地不斷砲擊。

寶營長，邱連長，□□部隊，××部隊，△△部隊，一步一步離你們遠了，但願你們攻擊順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利，早達孟拱！

(三十三年四月十日寄自緬北)

六四

隨車出擊記

黃仁宇

在緬北的戰鬥裏，我戰車羣建立了很大的功勳。

自輝煌的三月開始，他們每日整輛車輛，特機出擊，衝破敵軍陣線，蹂躪敵高級司令部。道班「淘氣的孩子們」成天頭塵土，飢渴，烟硝爲伍。二十四小時之內，他們所看到的盡是血和肉：輾平在履帶下的血肉，被榴彈推倒在地上的血肉，下車戰時伏在公路上的血肉，和被敵軍四七破甲彈突貫，在駕駛座位上成仁的血肉……

但是這班珠江，柳江，湘江和嘉陵江上的孩子們，平均年齡不過十九歲，戰鬥與淘氣是他們的第二天性，經過一串的疲憊而血汗交流，他們共同的結論是：「好耍，好耍得很，」四月二十三日他們決定在南高江東岸五七一高地以南的叢草地內使用戰車，我坐他們X部指揮組的戰車，隨同他們出擊。

早上，晨曦剛透入孟拱河谷，我們已經進入西陽山下的待機陣地裏了。

這些十X噸的傢伙縱橫疏散在林緣內外，戰車兵坐在草地上，步兵團長，X指揮官，趙副指揮官和戰車營的總營長圍着一張航空照像，他們決定攻擊開始的時間，攻擊到達線，火力指向的

地區，和特別的聯絡方法。

無線電車上的美國士兵嚼着口香糖，一位四歲孩子正在向××通話，他們的符號編成暗語，每句話又重複的說着，聽來很可笑的：

「一二少爺，二少爺，把你的拖鞋，把你的拖鞋，拿過來，拿過來！」

「豆腐店老闆，豆腐店老闆，我的小孩，我的小孩，不吃奶了，不吃奶了！」一大堆人圍着笑，美國士兵也跟着笑，但是他不知道爲甚麼笑，只好：「No Faking Good，頂不好！」

空中掩護戰車音響的，已經在飛來飛去，重炮正同當面敵人怒吼，開山機已經回來，向營長報告，進入路開設好了。

連長再告訴每個車長，我們先要向東前進一千碼，然後才向山，那邊蘆葦很深，不要過早下去，否則會陷在污泥裏。

指示完畢，登車，出發。

我高踞在第九號戰車車長的位置上，在我左邊的是搜索排的王排長。

我們通過一處小河，工兵隊正拆去河上的輕便橋，預備架一座永久橋。戰車羣在橋左的河牀內通過，履帶一片片掉在水裏，像農家的水車一樣。上了河岸，換擋，加油，戰車很輕快的上坡，砲塔上的戰車兵抖擻旒的到了坡頂，坡頂有一根樹枝凌空橫擡着，每一個頭盔經過這裏時便都敲在砲塔裏去了。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路上步兵們看着戰車驚奇而喜悅的傻笑着。一輛指揮車看到戰車來了，儘量的避開道路，躲

在路旁草叢裏，車上人員也聚精會神的欣賞着戰車。

道路至此完了，戰車羣突入開闊地。前面的戰車排成楔形，我們在楔形的內面。車行加快了，履帶碾斷的枝葉落在我們面上，前面車輛所捲起的泥灰像一層烟幕，灰土充塞着我們的眼耳鼻，我們也看到前面我們的砲彈飛着。

太陽在我們左面，我發覺到我們的隊形已經向南直進了，我看到了我們的步兵，也看到他們在樹上所佈置的信號板。我們出了步兵線，向着敵兵盤踞的林緣直撲。

「空統！、咖咖咖咖！」

楔形的尖端已經發現了敵人，開始射擊，視界復開闊，連長車上的無線電指揮着戰鬥隊形。

「拍拍拍拍拍……」

敵人的機關槍也向戰車還擊了，我們趕緊縮進砲塔，放下掩蓋。

從潛望鏡裏看過去，右面有一片一哩寬的叢草地，正前方有一條小河，左邊也有一條小河，兩河直交，河岸都有小樹和蘆葦，敵人就潛伏在這一帶。

槍砲響得更密，可以感覺到敵彈在裝甲上跳躍。但是我們一切都居上風，還沒有遇到敵人的平射砲。我們楔形的左半部已經到左面河邊樹林裏去了。我們可以看到「三七」的砲彈在林內爆炸，枝葉在轟擊瓦解。

我們在變換隊形，楔形的右半部掩護左半部渡河，然後兩半變為兩個縱隊，隔河直下。河左岸的敵人站起來向後逃，戰車追上去。兩個縱隊一面射擊，一面直到前面河緣，斬斷小樹，壓倒叢草，互相向內轉，將車輛駛了一道弧形路線，擊斷敵人的陣地，然後很輕巧的回來，但是砲塔仍然轉動不捨的回過去繼續向敵人清算。每當車子和火身同時震動的時候，一種壓力緊迫肺部，射擊手打開砲門，黑暗而動盪的車身像在隧道裏行駛的火車廂，代價機車上放散出來的煤烟的是刺鼻的烟硝味……

離敵人漸漸遠了，各車的砲塔轉正，我們打開掩蓋，抬頭看見一碧晴空真安然無恙的南高江，P-40已經飛到兩哩外去了。我們的步兵正在前進，我們攻擊只耗費了二十分鐘，現在前哨樹林裏有步兵勇士的衝鋒槍聲了。

我們退回待機陣地。經過樹林的時候，車子減速，砲塔上的射擊手將三十彈殼一堆堆的拋下來。大家叫聲成一片：

「你射擊多少發？」

「今天只打了五十多發。」

我幾乎笑了出來，二十分鐘射擊了五十多發，平均每分鐘只射擊了兩發半，還不給你「要」够了嗎？

放下了頭盔與無線電發聲帶，一個個跳下車來。煙，灰，汗，三位一體，每個人都是這樣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進的？

第四卷

二幅面孔，鼻子左右兩端聚灰特別多，像平劇裏的臉譜。

「首腦部」的幾位馬上圍着地圖與航空照像去討論去了。今天奇襲成功，人車都沒有損失，根本就沒有遇到敵人的平射砲，因為地形閉關，戰車肉搏班根本不敢接近。但是，第十一號車陷在河左岸的爛泥裏，現在還沒有拖出來，有一排步兵保護着。

第二參謀和第三參謀更忙，他們到每一輛車子下面去詢問戰鬥經過。綜括起來：河右岸的車子沒有直接看到敵人，但是火力都已指向步兵所要求的地區。河左岸的車子突入了敵步兵陣地，消滅了兩挺重機關槍。

一張黑面孔眉飛色舞的說：「我壓了敵人的二挺機關槍是我壓的！」

另一張黑面孔也眉飛色舞的說：「十一號車子就是要去壓機關槍，才陷了下去嗎！」

我對這樣熱鬧的場合感覺得很興奮，彷彿我也沾上了一点光榮。駕駛士指着車上的小白點給我看，這都是敵人的機關槍子彈碰擦上的。

一共才叫嚷吵鬧的休息了四十分鐘，首腦部根據各方報告認為這樣的攻擊很有利。為了徹底消滅敵人的機關槍巢，決心再攻擊一次。但是這一次用不着××輛的大編隊，只派遣了七輛：游×連的五輛為第一線，王排長的兩輛為預備隊，預備隊裏第一線車輛發生故障與空際的時候才許上去，或者突然發現敵人側射機關槍的時候才許射擊。

我坐在王排長車上副駕駛手的位置，引擎發動以後，趙營長特別又跑過來叮囑我們：「你們

絕對不要爲了好玩隨便射擊，不是剛才所說的情況，就是發現了敵人，也不要加入戰鬥。……不是玩的。」於是，我們又循着右路前進了。

副駕駛手的位置比較更便於展望。左邊有一挺氣冷式的重機關槍，發開射釘，方向和仰度都很能運動自如。空際望到駕駛手手脚一致的換擋，眼睛不斷的注視前面。這時候無線電耳機機吵鬧，玉排長和他的射擊手爭論一個小問題：

「剛才我們走這邊來的。」

「哪裏——這裏是敵人前晚截路的地方，要到那顆樹下才是……」

但是耳機裏還是傳來一陣沙沙的聲音：「靠右一點——好了，照着前面獨立樹走。」左右操縱桿前後運動，車子走着波狀路線。我心裏正想，敵人剛剛喘息未定，看着這些怪物又成羣結隊的來了，不知如何狼狽？砲塔上玉排長在叫「快關掩蓋！」我把掩蓋放下來，駕駛手離開操縱桿去放掩蓋，車子還是朝前走着。

我們旋動着潛望鏡，看到五百碼以內重疊的彈着，這是我們陣地裏打來的烟幕彈，在替我們指示目標。

車子再前進了三百碼，前面五輛，成爲一列橫隊，我們後面二輛保持着三十碼的距離。

這一次攻擊比較富於危險性——敵人已經把平射砲彈上來了。一發平射砲彈正打在五號車子前面，我們看着五號車子滾進溝裏，而且輪着不動了，我們正匆忙加速前進想去補上間隙，但是

中間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五號車子突然又爬出水溝，並且奮勇向敵人衝擊，所有的槍砲一齊向敵人加速狂射。

我們前進到河邊林緣，所有的車輛向敵停止，對海攻擊目標吐盡槍彈砲彈與胸中悶氣。在森林地帶作戰，我們不能親眼看到我們的戰果，但是就讓這些小砲彈在敵人陰森的工事之內爆炸，以倒塌的掩蓋特遣班不知死活的傢伙造一座義塚吧！敵人的平射砲又射擊了，彈着在五號車子的左邊，可以看到濃烟。這時候每一秒鐘都充滿着驚險。我們的車子不放棄當面射擊目標，但是將車子前進後退，左左擺動，使敵人瞄準困難。駕駛手不停的換擋，不停的搖擺着兩根駕駛桿，腳板在離合器與油門上打轉，好像一個狂人在跳舞。這種動作要求過人的智力與勇氣，這是決死的兵種在機械上的驚人表演！但是，駕駛手已經滿頭是汗了！

半點鐘後，攻擊完畢，我們照着營長的指示，由楔形變成縱隊。我們仍舊是全師而還。只是預備隊沒有遇到戰鬥的機會，看着砲彈箱匣子彈帶完好如故，不免有些悵惘。

今天的任務已經達成。跳下戰車，遇到了趙副指揮官，他正要向軍指揮所報告戰鬥經過。我們坐在他的指揮車上，一路我們談着敵人的平射砲，恐怕是慌忙進入陣地，連工事都沒有做好，所以射擊得這樣漫無目標的。我們談着五號車子假裝被碾碎中的機智。

到午後一時，我知道我們十一號車子拖出來了，我知道我們的步兵已經佔領了小河的北岸。一部已經渡河了。

（三十三年五月二日寄自緬北）

強渡怒江

咆哮的怒江

蔣遜

滂沱大雨冲刷着山坡上紅得發亮的泥土，在瘡痍滿目的地面上出現了受傷的孟康河，從深遠的峽谷迸出帶血的激流。向前去不遠，另一條從陸截着的山谷中穿出來的深黃色的河流，繞着黑石怒吼，不平靜的表面起了漩渦。它是亞洲的怒江——中國怒吼的激流，圍集起雨季的山洪與西藏山間的溶雪，憂鬱而陰森地經過十四個牛角灣而流入喇叭形的谷路，河兩邊聳立着峭壁和雜樹叢生的山頭，搖展的浮雲與如練如帶的霧籠在這萬尺的高峯上滾動。

兩個月以前，宋希濂將軍七萬人的部隊，在夜幕籠罩下渡過發怒了兩年的怒江。使日本陷入末路。中國軍隊裏的弟兄們都打着布綁腿，穿着布袋樣的大褲子；他們循着突進的尖頭在正面的一百七十里寬廣的十六個據點上搶渡。在平茅（譯音）地形複雜的峽谷中，中國游擊隊成羣地參加戰鬥。怒江的戰事開始了，七年來，兵燹毀壞了中國的樂園，現在中國軍隊開始反攻啦。

配有美國裝備的中國軍隊不顧任何損失猛烈地攻擊高峯山敵人死守的陣地；把他們逐出村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莊，並展開激烈的爭奪戰。但我却站在廣闊的怒江岸上山谷的蔭影下，還裏看不見戰爭的痕跡。戰爭移向多冰雹和多雨的高山上去了。在這溫暖的江邊，農夫們重新出現在懸崖下那片可耕的平地上，安閒地跟在呆笨的水牛後面耕着地。戰爭已遠離了被砲火燬壞的村莊，稻子長得欣欣向榮，水中佈滿着綠意。

我是新聞記者，到過很多戰地，而山谷交錯的滇西是地形不利的戰場。二十個月以來，無論天氣或地理上的困苦都算達於極點。也許只有新幾內亞的歐文斯坦，與班那海灘以及那些血迹斑斑的沼澤地還差可比擬吧。唔，恐怕也不能相比。因為這裏氣候的變化是從熱帶的燠暖直到寒帶的陰冷。新募美國裝備的中國遠征軍，在喬立煊將軍指揮下，攻擊着日軍防線。這個防線就包括了許多潮濕陰冷的峽谷，那些延綿不絕的山峯山坳裏蜿蜒的羊腸小徑，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最艱苦最高的戰場上唯一的交通線。

要想走到那裏，你得忍耐幾天腰酸背疼的苦楚，坐着「吉普」車去。如果想看任何一線的全景，那麼只好爬上一架小型聯絡機，和一位面帶笑容肩上掛一枝手槍的飛機師一道去。從飛機上面跳下來，你看見的不是戰鬥，而是一幅患精神病的地理學家所繪製的「噩夢圖」。竹筏和船板在運過了大批的軍隊以後，都縱橫地停在孟谷渡的支流裏和怒江峽口的極北端一帶，更南到大黑與山村。在船門附近，滇緬路的黃色腰帶跨過江流處，華軍和日軍的砲火隔着深谷在互送大量的高度爆炸彈。飛機師停了馬達，我們就看見砲彈開花的星火，和綠色竹樹上飄出的一朵朵銀白色

的確。在空中游蕩成團的烟雲，無時地無地飄蕩着。只有往視那沿着山邊的小路，和那路上才發現了那血肉模糊的屍體，纔使你明白空間的距離給山河裝點起了迷惑的顏色。而當你欣賞那悠逸的烟雲。在相持不下的景况中，我們不知道江那面敵人受到多大的打擊。可是那官員的砲兵却一不放鬆地轟擊着敵人的砲台。日軍封鎖兵陣地，他們那砲我代七五山砲，克魯伯大砲，法國，英國，美國製造的砲，把成批的六英寸口徑砲彈送到敵防線。它們中間有些是前次戰時的式樣，保存了七年後，算第一次主動的用來攻擊敵人，功效如何。它們公都銀行呢。

飛機沿河面低飛，機翼的支柱子都藏滿了如佛的怒江濤濤噴起來。水花。飛機再向上飛去，就尖銳過谷頂的松枝穿出江秋，又折了回來，時時可以看見成羣的人與駱馬像繩子樣懸掛在雨水沖蝕的崖上。我們再低頭看，那裏有成隊的擔架兵在山坡上痛苦的爬着。炸毀了的山村與口軍的戰壕，從三百呎高處看來就像昆蟲與土獸的要隘。在兩個恐怖的地方，二十五萬日軍的人，不單是相互瘋狂的爭殺，還得和山崩，疫病，飢餓，烈日，困頓，寒暑風露，糾纏的表裏鬥爭。七年來中國軍隊只在局部的戰場上得勝利，在日軍進攻時成了應酬的任務，即作戰線上人的撤退。七年來這才是第一次的進攻敵人，爭取主動，在將領員長指揮下，以掃清滇西敵軍，重開運糧路，與史迪威將軍麾下的盟軍會師，而打通滇公路。滇北緬甸戰事目的。一個軍事行動除開目前的全圖而外，還有更重大的意義。因為自從十八世紀乾隆皇帝那一段開疆拓土的進攻時代以後。

中印公路是怎樣訂造的？

後，這是進取精神的第二次復活。多少人都相信太平洋之戰的最後結論，日本人將失去亞洲強國的地位。那裏這一戰關係實在太大了。歐洲戰場，接連三驚心動魄的總攻擊，還不能把世人的注意力完全從這邊的森林叢林戰轉移開去。第一次嘗試性的會戰，就有幾萬華軍參加。他們受了新的訓練，有了新的武器，用新的戰術在作戰，這戰場的激烈與艱險是很難想像的。

雖然多少人都這裏作最荒誕怪異的戰場，其實倒還是叫它作「龍峯戰」，來得恰當些。因為這龍峯是在喜馬拉雅山尾脈的高峯，正當東南亞的屋脊，飛機師最怕的難關上。有些山頭海高過一萬九千呎，白雲常常封裹住它們的峯頂。大部份地方因為沒法住人，所以就找不着一個人；有些地方僅有的少數居民就是保鏢，土著的小部落和極少數的漢人。小徑險峻得連獸腳都不容易通行，大概只有徒步，甚至手足並用的爬才行吧。

高黎貢山的平均高度是一萬二千呎，聳立在怒江西岸，造成那幾千英里的峽谷。中國軍隊的第一個任務就是要在這道無情的山石中打開一條通路。本來有三條路可翻過這山去，最低的穿平莽（九千尺高），另一條走馬面，另一條走孟太或華興（都超一萬尺高）。更南去高黎貢山的尾脈，滇緬路切開了一個七千五百尺的隘口。第一個顯而易見的目的就是敵人的據點龍陵。那些這些山頭的通道當然是必爭之地。其次易位於龍陵以北的騰衝。日軍的司令部所在，這區裏最大的城市。本路駐了俄國軍隊，在那些山峽中和低窪的山谷裏，熱騰的熱帶森林和在那那島及那那島。

上面看見的，發寒。可是抬起頭來，那邊山嶺上正在飛雪花，夾雜着冰磚瓦子的冷雨和砭人肌膚的寒風。戰術在大太陽下進行着，衝入一陣陣山地的陰濕濃霧裏去。這裏許多身上裹着單軍裝，肚子裏只裝了兩碗粗米飯的士兵在熬煎着連日連夜的侵人冷雨。最近某軍用飛機墜下個皮雨衣給他們，也許好多了，從前就連一紙油紙傘或一個竹笠都是難得的東西。可是公團離開以來，他們從沒有氣餒過，他們高興得很，因為他們終於打退了日本軍隊。某軍的衝鋒隊，跟着那些只有少數居民走過的小路，那些路上平常最多也不過有幾隻走私的鴉片，嚇唬隊的土匪追過而已。現在呢？中國的砲兵在馬耳他岸的後臺，細細來拉地山砲從拳而滑的山巖外奔至去。下面，是手舉的深谷，於年為濃霧所掩蓋。他們在雨雲交加的壞天氣裏，替死着在冷雨無情的岩石上爬，在那高山上霧層幾千呎的頂上與那千重萬疊的蒼岩裏，用機關槍偷襲敵人。據來出甚麼字句來描寫這個戰場，有的，那就是：令人難信，一逼得八喘不過氣來，和口施羅神奇的美麗。在刺骨嚴封的草場小道上，有人從因縛，用刺刀扎，甚至用徒手地發射力的咽喉，口營營聲生的對面谷中，未斷回響着機關槍的喀喀和迫擊砲的隆隆。步兵與力隊在巖石間爬上爬下，手裏指燈着血。在他們頭上幾千呎高的地方，七折八折地向對面山嶺，那邊是日軍的陣地，五個八手就從嚴嚴怒屏中，轟擊着他們的陣地，幾聲響震來陣地的轟炸，穿過山谷向馬達那灣去。對面山嶺，土匪聚，對面只是一個個鬼愁人怕的地獄的主宰。甲四航隊隊沙魚式戰機，B四子五變屬轟炸機，和不得像玩弄你的飛機，象暴風的掠奪機，象飛船，象神，穿梭樣地來去，陣地四面重圍。加景

中軍的公路是怎樣封鎖的？

二七五

日軍明明知道必領州(湖南)命來換一個中國兵，還嫌不顧一切的反撲，想奪回中國軍隊佔領的陣地。戰事開始一個月後，多少重要據點，交通孔道都從敵人身上支離了下來。第一個月末屠殺案着。蘇將軍用一個出敵不意的奇襲攻下了龍陵。可是日軍的增援衆多，經過幾天的猛撲，於又陷敵手。連日連夜十幾個短小的戰線上，戰事此起彼落地進行着，東起經江，西迄瑞麗江，從北方的平

茅南下到昆明。

中國軍隊似乎很輕鬆地在拚給他們的勝利，每次退却都很沉着帶着「不行，再試一次」的決心。我確信沒有任何西方人能忍受他們所遭遇的禱神，肉體，各方面的苦難，當然更不用說還能帶副笑臉再趨再厲地往前衝啦。這些中國老練們却老是嬉皮笑臉地衝上去。他們的衣服也許破爛得不成樣子，可是別忘了陳定策將軍說的：「只有火線後方纔有服裝整潔的士兵。」他們可以說從來沒有吃飽過，兩肩被其軍如山的裝備壓塌了。身上只是枯黃的皮膚，粗硬堅實的肌肉與骨骼。他們多半是農夫，鄉儂，可是他們是光榮的。雖然在怒江一線，那樣的鬼地方，也沒有忘記輕鬆的談笑和親愛的諷諭。他們沒有別的，只有一股榨不乾的輕鬆勁和一批用不完也不怕犧牲的肝腸心腸。這兩種東西把他們造成了世界上人類的奇花異果。

在怒江那面作戰的幾軍中，集中了中國各省開來的隊伍。中間有許多十三歲的孩子，他們和那些在他們出生以前已開始吃糧當兵上火線的老兵並肩作戰，得到了許多輝煌的戰果。其中最小的一個是羅炳金，三十九師的一個小兵，他幾歲？七歲？不抗不拒的和他許多的同志一樣當着

中國公路上怎樣打進的？

經驗平生第一次山火線的刺激。當然這些隊伍中大多數的士兵都是轉戰千里，饑寒八九年的。

他倒。他領過了一百鐵軍參加了這次主動性的戰鬥。這批鐵軍從前在華北作戰最久，以靈活戰

戰著名。民國廿六年以前他們打過北洋軍附，剿過匪，殺過日本人，然後從東北進關。這一調，

七年的日子，輾轉移防，或真或假的走了六千英哩的路程。可是這萬里長征一點沒在消磨他們的

雄心壯志。他們戰士的英姿依舊，他們豪邁的山東腔沒有改過絲毫，他們塞外騎兵的風度還在。

在一個亂草作蓋泥作橋的矮房子裏，我找到一個斷腿的華北兵，在眼巴巴的盼望有人來攙他。

到後方去。他比一般的中國人高大，我敢說他一定也有所謂「北方人」的靈勁。他是總總靈氣

差不多快到西伯利亞的邊地來的，他在那裏已經待了三天了，但命令還要叫他等幾天。我們這

着，一位滿腰繫纏着被污血浸透了的綳帶的傷兵走了進來，那個士兵帶着一種奇特的驕傲說：「這

這是我上士。」
這是我認識了這位上士辛里方。在軍隊中，特別是在正規軍中，這樣的人很多的——傳統所

造成的標準的低級幹部。他有一把山羊鬍子，態度沉穩而嚴肅。我們談了姓一會，當他告訴我他

才三十歲的時候，我簡直詫異得不得了：「十五歲從軍起，他現在已經打了十五年仗了！」

「我走了四百多里路，」他沉着地說下去，「像老鴉一樣我現在識家一萬多里了……」

「可是我不是老鴉呵！」他敞開喉嚨大笑起來。他是從察哈爾來的，十五年間，他就在大線上滾，一直滾

蘇美中國軍隊一直由一些訓練中心所派盟國駐臨場，計算並要點與此。前庭今天，中國各

八 Out

是蘇美的軍隊擁有各種不同的武器，戰術和訓練方式亦隨它們的出處而異——這是俄式，德式，法

式英美或蘇聯的武器。俄式對中國軍隊訓練其對付不。蘇工計劃小也不容。蘇聯如馬五

五師 從極北與怒江戰場的勝利可以看出中美切實合作的好現象。一處完全是中國軍隊的戰鬥力而由

美軍的士存有輛方面，山面是打進一條去印度的路，使戰時的物資能大量的輸入中國。另一

點是蘇聯助中國攻勢強大的軍隊，中國建立穩能也奏一角來開這條路。經過了七年的長期抗戰，

中國軍隊有許多將士是受修了訓練，能修進擊敵人。史迪威將軍領導下的第一步工作是建立三

立物部隊，每個營對任何國家都太小，想起來實在是九牛一毛。中國目前要求三百個師完全分

配到戰線上去。總數是五百萬。此外增加上二千五百萬的預備隊和正在訓練的士兵，八十萬游

擊隊。尤於十萬敵在敵方後方的正規軍，五千萬隨時可以入伍的適齡壯丁。中國軍隊不單學習怎樣使用新武器，也同時在學習怎樣操縱無線電，各種複雜的通訊網，獸醫和醫藥，軍隊衛生，工兵，機械技術，戰車術等等。他們還在改良中國的給養組織，使它近於美國那地方便實用的系統。高級軍官和長官部的人員都加入訓練班中受訓。部隊訓練也由軍發展到師而團，而營，而及於每個士兵。中國軍隊的支柱。好些個師的軍隊飛越世界，到印度受訓。一些就去雲南學習。先前在緬甸加入過戰鬥的中國三十八師和二十二師，他們經過了好的訓練，得到了好的食糧。

無論如何，怒江那面的中國遠征軍和其他任何戰場比較起來，實在也有不少光輝的戰績。美國不僅是供給美軍以軍需品，同時也給他們很大的精神上的鼓勵，最後還帶給美軍以進攻的銳氣，這個戰役的目的就是在「開路」。開路兩個字對中國目前情況的需要與警惕性是遠於那些算盤珠上撥出來的物資統計也就夠動聽的了：去年飛越「世界屋脊」的物資亦有萬噸，現在增到一個相當的數字——我們不能佈告，但大家可以估計，因為已經改用月為單位來計算了。軍事家相信打通印度的路後第一年陸空兩路運來的物資，每月可達八萬噸，那就提每年一百萬噸，到那時昆明美軍總部以及其他類似的美方組織的功用才真正的表現出來。這年裏美軍發動了攻勢，不但在緬北進攻敵人，還在怒江那面單獨擊潰敵人。這兩個戰場上的成績就是美軍的訓練與補給造成的。我們正在演繹間一條綿長的線上創造驚人的戰果。有一天這條線上的敵人整個的崩潰了，於是那三千六百英里聯繫中國與外界的軍事要路將會重開。中國要更有更強大的力量，中印這條道路的關係實在太大。

不久前在怒江河谷中的一個地方，我和史迪威將軍談到亞洲的將來。他說：日本是亞洲的強國，他本身的勢力還待摧毀。我們真正和他們交手時，無疑地我們要遇見相當毒辣的手段，因為他們還控制着完整的聯絡交通路，海、陸、空，與其他的便利，加上他們的自己的重工業，還有他們自己穩固的內線作後盾，那麼這戰事，大部分要靠我們能造成中國軍隊的強度和運輸多少軍

需要來以對付敵人。一換句話說，中國必須支持怒江一線，這線及是重要的人。怒江線在將來的重要性，在目前中國戰役中的重要性還要大。命令限制美方人員過江去是極嚴格的。因為過了江的

就在今天，山地戰一切都緊要補給。命令限制美方人員過江去是極嚴格的。因為過了江的
美國軍官常常祇能吃一小碗飯和四分之一罐的黃豆燜肉。饒恩將軍說：「我們到任何在作和要作的戰，補給的困難常常是左右一切的。我們經過多少補給上的困難，像汽車，砲兵裝備，燃料與馬，我們一切的克服了。將來就要在此地一天，我們還得繼續的克服下去。也許我們萬不得已的什麼都要利用臥的，驢馬，牛畜，一切可能定動的東西。我們必要時得過馬都過不去的山路，那些地方，我們就要靠力快兩手兩脚地爬了。」

戰地上每天嚴格的行軍困難無奇不有，操典和教練再也沒法救盡，甚至西方的會運軍事官連想也想不到，祇有中國偉大的力快們是見慣不驚的。我想就是中國軍隊裏苦戰多年的指揮官也會咋舌。我們看到成千成萬的力快們在怒江沿岸的泥滑的山標上爬下，緊扶着崖壁在蠕動，那些纏綿的顏色，使你會想到怪異的編蝠。你可以看見他們背上沉重的負擔差不多要在腳下壓斷了。可是比山管還能走，比驢馬還骨得重，而且無論什麼時候，你看見他們總是用個笑或是個

大臉一轉來回答你的。
差不多沒有任何一條小路旁邊沒有他們的屍骨——一件破爛不堪的衣服包裹着消瘦的軀體和

蠕動的餘骨。你得知道，他們走着走着，直到不能再走的剎那間，不聲不響的自己走到敵軍圍下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中印公路是否將打通的？

難而西趨。科林正說，胡謂：未幾，曹便下道，其前途未可樂觀。

死了。正如他們活著的時候那樣的平凡，那裏的寂寞，不帶一點俗氣的繁文縟節，只有

大類七定的價值必須整個推翻，而重新加以估計。有一次，一批方快帶着馬，騎着馬，面面相覷，

一灘雲沙雨下來了，大得使人睜不開眼睛，在泥濘蜿蜒的小徑上，濕濡漆黑的混亂中，一百多匹

騾馬和一百九十幾個力伏死在創壁下，無底的深淵中去了。對於這批騾馬的損失，到這地步，

會，因為馬匹是不容易找到的，就沒有人切切實實地提出那批力伏的事。這不是一項嚴重的損失，

在那種情況下，兩種生命的比較價值不同而已。在中國，會有什麼東西比人命更貴？

死，連屍骨都記着：這些就是那隻手。這些無情的人，在他們的骨頭裏，他們會像伊娃·

石三用石把石頭敲碎了，再用手把屍體拋。這些屍體，是背負着中國所有的工廠、機器、

什麼就是那兩萬二千五百名男女老幼。這些人，是美國轟炸機建築一條跑道的人們。中國不可計算的

馬力，是犧牲在這些苦力的身上。他生來替美國打仗，他的身體上，裝着幾百磅的炸藥，

兩輛機關車的鐵皮裏面，卸有無數的炸藥。他生來替美國打仗，他的身體上，裝着幾百磅的炸藥，

差一點點，動機的精神和中國軍隊的決心與勇氣，加上美軍的幫助，使他們在戰場上，

爭場可主動的地位來反攻敵人。美軍的幫助，使他們在戰場上，

的，有些是滑稽可笑的，甚至有些滑稽是荒誕怪異的，對戰場空氣一點也不調和。有些

上火線的隊伍裏弟兄們，還帶着油傘，外加一把茶壺。政工隊裏還有許多漂亮的姑娘，

裏跳起來。

我走了兩天，我們和敵人會面了。據情報，前方共有敵人兩百八十個。士兵們不等官長開口，就衝上山去。經過三天的激戰，我們消滅了兩百五十個敵人，剩下的狼狽而逃。不幸又遭到山頭兵的伏擊，又留下兩個敵兵回家報喪去了。我們旗開得勝，每個士兵的臉上都掛着勝利的笑容。他們說打鬼同打狗一樣，真是說得不錯。從這次小小的勝利中，我更感覺到我國的士兵自得到美國貨的配備以後，已是很強勁的軍隊了。只是我們應當再作進一步的努力，用我國自己工業來強化全國所有忠勇的將士。

次晨，我們將榮譽的負傷士兵和倒臺的敵方俘虜送上運輸機，運往後方去。又繼續前進，再過兩天，就到了離伊洛瓦底江只有九哩的地方。這裏有五百個敵人把守，奉命要以切復的精神，不讓我們在雨季前到達密芝那。我們明智的指揮官只派少數敵人佯攻，而率領大部隊從另一條路繞道南下，在五天之內以輕快的步伐，一直到密芝那時方被敵人發覺；而一星期後，佯攻部隊亦帶着殲滅敵人二百餘的消息來到了。

在進抵密芝那的北郊以後，險惡的山林已在身後隱滅，廣闊無邊的平原在眼前展開。我在濃霧籠罩下的軍營裏，忽然置身於這樣廣闊的大陸底下，心頭的愉快，何異在大海翱翔的鳳鳥！先頭部隊於到達密芝那的下午佔領飛機着，運輸機立刻漏夜運來援軍和彈藥，我們就接着揭開了密芝那攻城戰的序幕。

中印公路是這樣打通的。

二十日（星期日）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三十三年五月二十日寄自密城附近）

八九〇

密芝那像個罐頭

黃仁宇

五月十六日消息：××部隊與美軍混成的左側支隊到密芝那近郊。

「怎麼這樣快？」消息傳來的時候，大家都還有點將信將疑的様子。這時候××部隊與司令部不能通報，我們看軍長的態度，也沒有一點喜形於色的樣子。但是縱令如何機密，透漏出來的消息已經瞞不住了。一天天的，車站已經佔領了，我們的飛機已經在密芝那着陸了，喜訊相繼而至。十七號早上，同帳棚的潘參謀在悄悄的清理行李，他已經擔負了秘密的任務。甚麼任務？我們終於命令，又不便去問他，但是大家心裏明白：他是隨空運增援部隊到敵後去的。他和我們匆匆的握了手，「再見！」留下幾封轉寄國內親友的信，就無聲無影的走了。

連續幾天，各方的報告還是錯綜而矛盾。二十一日消息，口口部隊降落已經成功，攻城戰正在進行中；△△部隊已接到命令，正在某某空軍基地集結，特命起飛；並且我們從私人口中得到的消息，這一次軍長還要在司令部派一個軍官陪同出發。我和第一課的陳參謀過去曾在△△部隊

服務過一年，自信很適合擔任這種工作，因此我們兩個便毛遂自薦的去見軍長。

軍長並不否認，也沒有責備我們毫無根據的就直接報告，他正在整理着一堆戰地寫真，他一面看着那一堆照片，一面微笑着說：

「要去也只能一個人去，你們那一個去呢？」

我望望陳，陳也望望我，我們都要去。

我們出去找李隊長，請他主持公道。「這還不簡單嗎？」他取去了兩張紙條，一張寫上「去」，一張寫上「不去」，叫我們拈圖。我的手抖着，打開拈出的紙團，裏面正是「去」！我高興得跳起來！

當日我草草的將行李塞在一個橡皮布袋裏，另外預備了一個乾糧袋和一枝步槍，由××部隊的要參謀長給我一紙手令，就出發了。我高興得心臟都要從肋骨裏跳出來，催着駕駛兵將車速開到四十碼，直駛某某飛機場。

這樣，我就有密芝那之行。

二

五月二十三日午前十一時，一架DC4將我們帶到密芝那上空。

當機身左傾，引擎轉速減低的時候，我們並不十分開心。因為平常人家說得如花似錦的伊洛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瓦底江，在機窗裏看出來僅僅是一道較寬的濁流，兩岸的樹木幾乎淹進水裏。而飛機場也僅僅是小樹林裏面的一片砂土地，我們看不到密芝那的街市。

飛機嘆了一口氣，就在這砂土地上降落了，因為當天早上下過大雨，輪胎與地面接觸的時候還弄得水花四濺。

我就起了我的發及行囊。我的步槍因為與部隊用的子彈口徑不合，在某飛機場起飛前就叫人空回去了，這是我的不幸，以後因為缺乏自衛武器，使我不知道多受了多少罪。但是當日下午飛機的時候，一身的負擔較輕，自以為是很得意的。

我們一行縱隊橫跨飛機場而過，經過跑道的時候，一架聯絡機正要着陸，弄得後面的人四散逃避。這塊黃色的砂地，事實上倒是很具規模的。停機場上還有兩三架運輸機，周邊這裏一堆砲彈，那邊一堆給養。很多人在跑來跑去，還有些人在站立着，徘徊着，凝望。總而言之，情形和我們後方根據地的飛機場差不多，只是秩序比較亂一點。

我們到了飛機場附近的小丘陵上，太陽漸漸升高，令人感覺得發熱。我們把行李扔在地上，開始設計我們的住處。我們在地上捲起來一個綠色的降落傘，雖然是濕的，但是今夜能作薄薄的一層布，過二夜還行了。傘頂已經找了一根樹枝撐起來了，傘角的繩子也掛在旁邊的樹枝上了。我們揮着斧，工作三分鐘又休息五分鐘。幾個士兵在傘的兩邊架一條排水溝，其兩邊排水溝沒有甚麼用。昨天睡在裏的士兵正在樹枝上躲他們的軍毯，每件裝具好像都會丟在河底下浸了一點鐘又

撈起來的一樣！今晚如果下雨，我們會有一個可怕的晚上。

丘陵下面就是飛機場，東北和西北面，都是一脈高山。我們的混合支隊就是從那西北的山地東邊過來的。因為我們有很多姓的嚮導，這些嚮導們帶着部隊繞過敵人的每一個哨。我們的騾馬，我們的田砲，都沿山沿谷而來，敵人的神經中樞却始終麻木着。一直到了谷地，我們的部隊還大休息了兩天，士兵們竟脫掉衣服在河裏洗澡，讓敵人的小火車鬼叫似的「臥！臥臥」地來了又去。

密芝那附近的灌木林又正好給部隊們捉迷藏。據說我們的搜索兵走到飛機場的時候，向後面報告：前面發現一塊很大的「林空」。排長說：「讓我上來看看吧！」後來他們對飛機場發射了五發砲彈，大家衝上去，只有三四十個敵人，馬上都給燻滅了。我們就是這樣的佔領了飛機場。

這時候太陽照得眼睛發暈，丘陵的圓葉樹上一顆顆未乾的雨水還向下滴。正東面，隔我們兩哩的地方就是密芝那，我們又能看到二兩座白色鉛皮屋頂，十三架美國飛機正對那邊俯衝轟炸。

飛機三架四架一聲，飛成一字隊形，在目標上面盤旋盤旋……突然第一架機頭向下，機腹挺起來，機翼管發出一道黑煙，在空中產生一種「屋簷」的響聲，兩顆黑色的的小點掉下來了，機頭再向上鑽的時候，地面開了一朵黃黑色的煙花，煙花籠罩過那白色鉛皮房子以後，我們才聽得到「過了晴」的響聲。

甲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九四

第二架飛機第三架飛機如法炮製，連挖排水溝的士兵都停止了工作，張着口看得呆了。

轟炸之後，飛機再來一次掃射，他們依舊一架一架的螺旋，按次序俯衝下去。

「轟轟轟轟……」那幾挺重機關槍打得特別響亮。

現在砲空攻擊的目標正在城緣邊際——密芝那沒有城垣，也沒有稠密的街市；但是它有很多修直寬闊的馬路，縱橫直交，它有很多白鉛皮的洋房，在圓頭樹底下疏散的排列着，它是一座現代化的村落。火車站正在心臟地帶，一切我們可以在航空照像上看得清清楚楚。而那座火車站，在我們沒有來之前，我們××部隊進去過兩次。

住處稍微弄妥貼之後，我到處去找紅布。密芝那近郊的部隊，無論中國兵，美國兵，和少數的印度兵，都在左肩上掛着一塊紅布，像開甚麼慶祝會一樣，沒有這種標幟就有被人當作敵兵開槍誤殺的危險。我依着兩個士兵的指示，在一處降落傘下找到我所要的那麼一塊，以後我也被認為是攻城部隊的一員了。

五

整整一天，除了清晨我在周營長處喝過一杯牛乳之外，沒有再吃過一點東西。現在已經到午後四時，沒有一個人提起吃飯。但是我太餓了，我像一隻餓瘦了的狗，忍不住到飛機上去徘徊，以便相機獵取食品。

還派來了凡公師長和他的三位幕僚，項參謀，李參謀和宋秘書。除了李參謀之外，都是我們上次在南高江觀戰的夥伴，現在他們每個人都掛了美國式的衝鋒刀，而且項參謀手下正挾着兩包美國乾糧。我正要找他佈施，他已經猜透了我的來意，當時就塞給了我一包。

「我艱然的接着，並問他們要向甚麼地方去。」

「你們到那裏去？」

「到山口部隊去指揮，你要去吧？」

「師長，我很想和你們去，——」

「好，車上還坐得下，快去拿你的行李來。」

△△部隊目下還沒有戰鬥，我想先到山口部隊去並不壞。而且，那邊發無線電報比較方便。

我去報告△△部隊長，部隊長很同意。我跑進剛才掉開的降落傘下取了那個橡皮包衝出來時，正

好，他們的車子已經開了。

車子駛過我們剛來的跑道，轉一個灣，再轉一個灣，穿進灌木林，只有那麼短短的一點行程

，又在另一處丘陵的邊緣上停下來。右邊有一架打壞了的日本轟炸機，機窗已經破掉了，現在已

經成了幾個士兵的「行營」。我看著士兵們拿着一個險盆彎腰跑進機腹裏面去。

山口指揮所設立在丘陵的脊上，排水比較良好，我們去的時候，部隊長正在打電話。這位部

隊長從十七日擔任指揮作戰以來，已經一個星期。他的臉色黃得可怕，經常很少吃東西，只喝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喇嘛！將石加喇嘛的嘴一張一口的塞下去。沒事的時候就睡在牀上，但是沒有看見他閉過眼睛。這樣拘禁喇嘛能維持多久呢？任何人看到部隊長一定會他擔憂。但是，隨後當他親自督戰的時候，他的眼睛裏突然放出奇光，提督驟升指揮三軍，我才知道他的堅韌性有這麼偉大，我想他就是「假丹不休息」也能夠支持得住的。」

指揮所裏我們克開了一塊油布，並且把我們的鐵皮布張開替我們做了幾個吊牀。一擡櫃檯着凡公師長的衛士，我和李參謀。項參謀豎臥在我們的枕頭的一邊。

項參謀輕輕的說：「我們現在還沒有二十五師他們好。」

「我們怎樣能和二十五師比呢，我們只有兩千多磅雜糧，幾兩千磅碼是我們的第九師繳獲備隊位置，司令部在後方機關，我們的補給線還在遙遠的天上！我們大家都是這樣匆忙而來，以致我們的東西都帶得這麼少。但是運動的時候，我們又覺得帶的東西太多了。」

「我們後頭還有幾門山砲，他們不時漲飽肚子一吼，使大家大吃一驚！」

「飛機去後，地面上的戰鬥趨於緊張，機關槍像一座風扇在狂轉，聽聲音好像在我們前面只一千碼的樣子。」

四

「晚上九點，我和項參謀剛從無線電台回來。我們從來沒有在這樣黑暗無光的晚上，在生疏的

，我們的機關槍「拍拍拍拍拍……」敵人的機關槍「頭頭頭頭頭……」敵人一點也不示弱，並且愈來愈近。

「卡通」——「噠！」左後方又飛了一顆流彈。四面包圍，只有南面靠通信隊的槍聲比較稀一點，我們得趕快向那方面運動。我槍了一牀毛毯，右邊李參謀還在。我這時手無寸鐵，李參謀手上還有一挺衝鋒槍，我自信我使用衝鋒槍的把握比他還好一點，我要他把槍給我，他就給我了，我們兩個人臥倒組成了一字長蛇陣，開始離開我們那塊油布，向南面運動。

我們爬行了二十分鐘，還只走了三十碼，偏偏我們走的路線，正在聯絡官的帳棚後面，滿地盡是空罐頭，碰着那些罐頭，突然作響，不由得令人更心慌。我總埋怨李參謀絆了我的毯子，其實我的毯子因為捲在小樹枝上才拖不動的。這時候槍彈太密，我恐怕手部足部受傷，儘量使身體和地面平貼，因此手腕足膝都被刮傷擦傷，我的頭部正淋着雨水。

「噠噠！」現在南面又有槍彈飛來，我的脚部更感覺得酸軟，不知如何的，我已經掉進了一個散兵坑裏去了。

散兵坑裏已經有了一個人，我們彼此都嚇了一跳，但是馬上我就知道他是口口部隊的翻譯官，翻譯官在發抖。

「卡瑟！」卡瑟！」

「卡瑟！」卡瑟！」

槍聲四面合圍，曳光彈的彈道織着一方嚴密的網，我知道不能再前進了。我叫李參謀在附近找一個地形臥倒下來，但是這時候他不知道因何一定堅持着要前進，他從我手裏取了衝鋒槍，依舊向南廝行，他這一去，沒有幾分鐘就負了傷。

我和一個翻譯在一起，我們手無寸鐵，我着急，我着急得要死，敵人衝上來我連自盡的機會都沒有！我只好和翻譯官約定，無論如何，就算敵人衝上來，我們也不要動，我們只得待機而動，如果情況變得好一點，我們得向飛機場那面爬。

「轟！」一個迫擊砲彈在後面斜面上爆炸，我們的耳朵震得嗡嗡作響，泥土一塊塊的狠命打在我們身上，幸而沒有破片飛進工事，我們檢視身體，都還沒有受傷。

「轟！」又一個砲彈在左近爆炸。

五十分鐘之後，混戰才結束，我們聽到單獨的「卡瑟」，被我們驅逐得遠去了，我聽到凡公師長和口口部隊長都已經回到指揮所，我們心裏多麼痛快，我們像服了一帖清涼劑。

但是指揮所裏，李連長陣亡，部隊長的傳令兵陣亡，還傷了很多人。我們油布下面，四個牀空了一個，李參謀的右手給迫擊砲彈破片擊中了，傷了骨頭，現在已被送到裏傷所去。

我有些遺憾，我想：假使我當初慷慨一點，把工事位置讓給李，我自己還可以另找到一個。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那時候他有了掩蔽，或者不會因著風狂前進，就不會受傷。非自口說可以見其說一即。

但是我把這些情緒一壓抑，「現在不是談話的時候。」我決已對安陸進河去。

五

第二天早晨，我們趁李德謀到時戰勝而去。……

「野戰醫院在加佩德敵營內，也就是幾塊帆布撐着的一個棚間子，但是他們有相當的醫藥設備，他們有手術台。……」

大雨仍舊是劈頭劈腦的淋來，我們想鑽進那油桶細柔裏樹密雨銀地上都是睡在擔架上的傷員，我們無處插足。……

細北密芝那一帶就是這樣的氣候，每晚大雨，一直判第二天早晨雨更狂，然後會突然雲消霧散，太陽露出臉來，曬得你肌肉發痛。……

而這時候正是雲濃雨密，負傷將士衣襟濕透，肩上的濕處映着鮮紅血迹。擔架在源源不斷而來，有些擔架沒有地方擺，就放在濼棚外的爛泥上。這些爛泥上還有三與浪湧草，但是多數的地方已經成爲一層水潭。這裏丟一個水罐，只存磁頭還露在外面，那邊水裏有一株美國草，綠色寬大的制服磁磁貼在皮膚上，而且變成黑色了。但是他們依舊英雄氣概的站在那裏，一動也

不動。有些傷兵在呼叫，有些傷兵雖不呼叫，而他們失血胸膈却是那樣憔悴。戰爭是殘酷的，但這是一幅多麼生動的畫面！我在想：假使戰後讓我做一個電影導演，我會知道如何佈置這種場面，用不着一點誇張。

手槍片上有一個傷兵在開刀，幾位繃甸小姐在茶館去，她們有些穿着美國制服，腳上拖着長統馬靴，有些還是頭上綁着，下面繫着綢緞裙。這兩位小姐長得特別美麗，看她們真可愛。一團團的主翻譯官說：這幾位繃甸小姐真不壞。她們是來這裏的。

「我們總是在最危險的方向工作。」王翻譯官說。人員曾與匪徒對面去。王翻譯官不高興。王翻譯官漸漸決定送李參謀回後方休養，他自己也復願回去，因為他暫時已不能寫字，不能放槍，不能衝到和刺刺前進，唯在這裏徒然增加顧慮，到後方去，可以好好醫治，傷愈再回到前方來工作。我們和他握別的時候，一串冰雹流進我散開的衣領，弄得我背裏冷得發骨。上來。王翻譯官。

現在只剩着我和王翻譯官同去，我們趁着有軍子，再去找我帶參謀。王翻譯官駛車很高明，但是開得很快，通過一潭積水的時候，弄得水花飛濺進我的眼睛，幸虧我們這幾天過慣了「雨棲類」的生涯，他地無所懼。王翻譯官去坐車時，王翻譯官。

不陣已經過道，道上的砲彈陣地又在場砲，前面機關砲也在轟轟了。王翻譯官大類如狂的時候，前方將士連一片廢鐵上作砲三碼泥濘地，這就與戰場無異。這就與戰場無異。王翻譯官。王翻譯官刺了潘參謀，他正在無聊的坐在一塊油布下面，赤着脚，地上鋪了兩牀毯子；所謂毯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我沒有方法答覆他的問題，兩外面的王在催着走，我只好走了。

午後又是照例的天晴，空軍又來轟炸，我們又站在高處觀戰。自從我們肅清飛機場正面的敵人之後，我們就和敵人膠着了。敵人抱着必死的決心，我們也有必死的決心。（因為我們只能前進！）因此雙方的傷亡非常大。

我們知道晚上睡覺是萬萬做不到的，我趁着天色還早就把電報發出去。希望在日沒之前能一會，但是睡不着，因為不習慣，並且我喝了美國純精麥的啡咖。

六

一到晚上，敵人又來夜襲。

一切似乎如有公式。起先是正前方「卡蓬卡蓬」的愈響愈近，然後後面或者側方的「卡蓬」響應着。曳光彈從指揮所的上空飛過去，還有幾顆子彈打穿附近的樹枝。槍聲加密，曳光彈飛來愈多，然後機關槍排山倒海的怒吼起來。

五月十四日那夜，敵人夜襲我們四次。

起先，我和項參謀約定：如果附近發現槍聲，先要凡公師長的衛士到師長牀邊去侍衛，我們大家警醒着看以後的情況再處置。我剛剛合眼，項參謀忽然在我枕邊推了正下，這時候外面雨聲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油布棚，忽然有兩顆槍彈在他極近的地方飛過去。他當然跑進我們的棚子裏。但是他那高大的身材正碰着棚頂油布的凹處，一灘積水花花的瀉下來，他這時候已經臥倒在我們牀頭地面上，那些積水正淋在他的頭上，他不由大怒喊道：

「喂！你們誰在小便！」

天哪，你幾乎拆掉了我們賴以安身的棚子了，還怪我們小便！

第二次夜襲在午夜一時，附近落彈很多，並且有幾顆砲彈打了下來，我和賈參謀爲安全計，決定到師長的掩蔽部裏去暫避。

因爲他對於附近地形比較熟悉，由他在前面領路，我在後面跟着。我們的姿勢都很低，就是用手掌足膝爬着。經過一片蘆葦地的時候，他忽然蹲在那邊不動了，過了兩分鐘，他還沒有動，我不由得奇怪起來。

「老項，走呀！蹲在那邊幹什麼？」

他回過頭來，我才猛醒這不是項，項剛從他身邊走過去，我的視線中，他已經不見了。他是一個衛士，項已經走得很遠了。

我大聲呼喚着項，但是沒有蹤影。爬着，爬着，附近的景物都不對了，突然看見右前方的楊樹，白天我有來過這裏一次，我知道我完全走錯了，趕緊站起來跑了幾步，這時候視界清明朗，但是也只能模模糊糊看到三五碼外方面停了一部指揮車！我豈不是走出步哨線了嗎？附近一個

中印公路是怎樣了頂的？

人都沒有，我不由得汗流浹背……右前方槍聲還像糞粥一樣。

我也不知道如何又走回去了，我感覺得我爬在一堆泥濘的糞土上，我知道這是工事的上，果然我爬在一個黑影的前面，黑影也爬來了，黑影是○○運的一個士兵，黑影帶着一枝步槍，槍口指向着我。

我故作鎮靜：「你是○○運的弟兄嗎？○○○○，你快帶我到師長的掩蔽部去！」

這位弟兄眼睛發光，他的食指按在步槍的扳機上，又向前爬了兩步，我們面對面了，他的槍就挺在我們的胸前，他懷疑：「你到底是誰？」

「○○○○，我是黃××！」

他的瞳孔還是露着懷疑的光，我知道他食指的第一節正在扳機上，我的危險還沒有過去。

「我是黃××，不是敵人，你不要那樣怕我！快帶我到師長的掩蔽部去！」

「哦！」他忽然把槍收回去了，就帶我到掩蔽部，只轉了幾轉，原來就在這裏！

掩蔽部裏水汽和汗汽塞滿了，凡公師長正在一角抽着香烟。我聽着他說：「我們得先決定攻擊方法，然後按部就班的碎……我們得吃魚肝油，等下把我帶來的魚肝油送一瓶給阿王……」

這幾次攻擊，敵人一點也沒有佔到便宜，因為我們很巧妙的控制了各方火力。第二天早上我們檢獲了很多敵屍，並且捕獲了俘虜。

七

……

第三天，我們真面目的攻擊開始了。我們隨着凡公師長到一個飛機掩體裏去督戰。

我們的炮兵軍在旅行效力射，天候很惡劣，差不多提早了兩個鐘頭就要消雨，而且大雨傾盆，但是旁的地方可不一樣，某某空軍基地就不能起落飛機，沒有空軍出動助戰。

太陽到我們直射，降落傘棚子，油布棚子還在掉水，地上的鐵草含着晶瑩的冰珠。「通，通，通，通！」我們的砲彈直飛而去，隔了一段時間，又一頓，頓，頓，頓！」如數的掉到敵人的陣地裏。口口部隊長正和第一線通話：「喂，喂！砲彈落得怎樣呀？……還太近了，喂，我通知他們延伸射程！」然後放下耳機，大聲叫着：

「翻譯官，他通知砲兵指揮官，第一線別進了，砲彈妨礙他們，要他們延伸射程！」翻譯官帶着消息回來：「現在砲兵集中火力於第五第七兩號目標，他們先射擊兩發煙幕彈，請你看彈着如何？」

飛機掩體的積土像一座城樓，泥濘得很，不容易爬上去。我記着那兩天凡公師長總是在叫：「黃××，拿我的望遠鏡到城樓上去，看到有甚麼情況就回來報告，等一下項參謀宋秘書你們三個人輪流換班！」

這時候「城樓上」視界非常寬闊，前面一片曠草，再前面有一間柏油洋房，洋房後面有一排樹林。就供備我們不到兩千碼的線，機關槍的聲音清晰得如篩碎米。

我們談判新得那裏是我們的第二線，現在週蘇彈在白洋房的後面放汽，部隊長放下望遠鏡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過？

無線電話耳機裏呼呼的響，也掛不上。但是傳過來的槍聲如放爆竹。

師長一會指揮我擬一個電稿，一會叫項參謀把航空圖上的透明圖快畫好，一會兒說：「你們替我認認，派一個人到城樓上去眺望，我來休息五分鐘。」就跑到降落傘下的鉛皮板上躺着了。

我看項參謀用蘸筆在透明紙上畫着隊標隊號，我們的各隊前進了五十碼，一百碼，都還黏在城的緣邊上。只有二隊的一翼向前突出，但是敵人還是向那面反攻，彼此的傷亡都很大。

一點鐘之後，師長先生的電話通了，師長叫起來，他好不快活。剛才敵人鑽隙進來二十個人，由一個大尉領着，現在完全給我們「楊先生」打死了。「楊先生」說：他繳了一挺輕機關槍，十七枝步槍，很多槍榴彈。敵人沒有一個回去，敵人的屍體也沒有一具被拖回去。

傍晚，他們把這些槍都送來，還繳來一邊三個是大尉領章。後面跟着美國士兵，他們要求我給他們一枝三八式步槍給他們玩。我向他們說，幽獲的武器都要繳上去登記的。其實，我挺怕他們這些冒失鬼拿着三八式射擊，在這種環境之下，很能引起誤會與不幸。他們拿了兩個日本槍榴彈走了。

雨又開始下起來了，這時候史迪威總指揮到了，凡公師長到他的油布棚底下去會商去了。口部隊長率領了一連兵親自去督戰，只剩下我和我三個人守在電話機。

師長回來以後，口口部隊長相繼回來，雨慢慢下得大了，師長向附近部隊要了一間油布棚子，一時我們棚子裏面緊張起來。

師長打電話叫「楊先生」來開會，但是「楊先生」指揮所到我們這裏一路有敵人的好幾組戰鬥斥候，今夜不能夠來，因此這次會議的出席人就寥寥無幾了。

我們不能點燈，只能把手電筒塗上有色布照在航空圖上商議。前面的機關槍一連串打過去，又一連串打回來，而我們在工作着。

美國聯絡官在圖上壓了一道指痕，這是美國部隊的狀態，項參謀把那份態勢圖也拿上去了。凡公師長很興奮的說：「第一，我要求明天日落之前我們部隊統統與越邊這一線。第二，我們得改變××，我們不××××了，我們要××××。黃××，你寫得快一點，你把我的意思擬成作戰命令，我馬上畫行，無線電班準備用密碼發給「楊先生」。」

「明天×點鐘開始攻擊，縱火，陸空聯絡的細節，你們想好寫好給我看看……」

「明天的補給由項參謀告訴余××，並且和××上校商量，攜帶糧秣，萬不可缺……」
「項參謀冒雨跑出去，並且又匆忙的跑回來：「報告師長：余××已經領到乾糧××包，今晚×時可以將第一線部隊分配完畢，彈藥都够了，各部隊×時之前可以完成一切準備。」

「那很好。」

我將項參謀的右手一把抓住，在帳棚一角我們斟酌命令全文的結構，決定了細部事項，有時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候他喘着，我別寫了下來，我們把作戰命令寫好，交給了公路長文田誠，夾了話語，音調

，右第一線沒有問題，左第一線可不得了，筆記命令送不上去，口頭命令無法傳達，有線無線

電話恐怕敵人聽聽，只能將命令譯成密碼口頭傳授出去，通信兵的動作太慢，剛講好，敵人

又到了「楊先生」的附近，有線電話不通了，無線電話沒有回聲。這件命令已經交給我們，城

的責任都在項和我的身上，旁的單位都照着命令的決心動作了，而這時候「楊先生」還完全不知

道，或者他們這軍獨陷於苦戰。命令規定明天早上八點鐘就開始動作，現在快要到午夜十二時

了，我們與「楊先生」的聯絡還一點把握都沒有，口部隊長睡在鉛板上睡得那麼安

穩，我們怎麼辦呢！

這幾天我已經開始染上了很嚴重的傷風，天打雷鳴和打噴嚏，喉嚨癢是癢癢癢的，總

，但是咳嗽一天，還沒有效驗。遇到這樣焦燥的晚上，我咳嗽得愈厲害，而喉嚨裏面愈癢，

的小手已經被鼻涕濕透了。這時候無線電話通了兩分鐘，剛一開始講話又被切斷了，我咳嗽着

找着那幾個通信兵。

「你別慌，」我對那些通信兵說，「你們去叫口部隊長出來，叫他到這裏來。」

這時我們沒有同情，也沒有忍耐了。又下了一陣驟雨，前面機路槍還是一連串的打過去。大雨，雨是向胡正南到要了一間

雨淋淋的。

把重要的話摘上幾句，明天早上再補一份筆記命令。」

重要的字句講好，由項參謀親自讀給「楊先生」，半點鐘後，「楊先生」回電給我們，回電很簡單，只有「聽命二字」。

我看到宋副團長始終縮在那邊沒有動，第二天早上我問他：

「我們被命令說不出的時候你睡着了沒有？」

「沒有，他輕輕的笑着說：『人心都是一樣的，那怎麼睡得着？』」

九 五月二十一日

這天是五月二十一日，我一生永遠不會忘記這一天。

午前十點鐘從九公師長到右第一線去視察，在公路右側我們看到二口部隊長，這時候二口部隊左翼突出部分已經擊退了敵人的逆襲，而且站住陣地，右翼各部隊超過了首路交叉處向東後退，各路逆襲都很順利，沿途僅僅有少數殘敵沒有肅清。當我們站在叢林邊緣的時候，偶爾還有幾個狙擊兵向我們射擊，但是大體上無所謂。今天對射不難擊中，對射在路口白洋房內的機關槍巢，決定使用平射砲。平射砲已經人力挽曳上去了。左第一線槍聲零亂。我去看了我們的重機槍隊，工事構築得很穩固，射界良好，回頭我把一切所見報告凡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公長。

於是我們退回「城樓」下期待好音，只要左翼固守，右翼待機進攻，今天的收穫不難達到我們的期望。

午後一時，槍聲突起於正前方及右前方。有線電呼喚小靈，凡公師長很想知道各隊進展的情形，並且要準備營戰隊及對付敵人夜襲的準備，他寫了一張轉記命令給口口，要我送上去。同時將第一天線情形視察後報告。

我在〇〇隊抽選了一個中士和一個列兵去，因為他們剛從口口部隊回來，知道如何避免敵人的火力封鎖，知道如何選擇路線。我們就出發了。

「我們走上公路的時候，有一部指揮車滿載着空的鐵架直駛上去。〇〇隊的中士強迫他們停車，駕駛兵不高興，但是他仍舊把車子刹住，讓我們上去。」

「快點上去吧！我們有緊急公事。」

「我們還不是有緊急公事！」

「等下我可不能再送你們下來喇！」

「誰還要你送，我們不會走呢。」

車子直駛到道路交叉點不遠，白洋房在望，我們下車，中士在前面領路。我們經過很多蘆葦地，以前部隊停頓的地方，現在都已經寂無人。我們在蘆葦裏金金曲曲的穿了幾轉，又過了一

條小河，水深過膝，流水冷徹骨髓。我想，這對於我的傷風不是一件好事，但是也忍耐着，連皮靴帶綁腿的兩脚就徒涉過去了。

我看到預備隊就在這裏構築臨時工事，我知道我們快到了，但是中士說，剛才部隊長就在這裏，現在已經到前面去了，再上前去的路他也沒有走過。

我簡捷的和他們說：「照電線走吧！」

我們又走過了兩百碼，電線也找不到了。但是前面是一個林空，過了林空，又是蘆葦，再過一個林空，然後有一座村莊，裏面都是我們的戰士。我們通過那兩處的時候，都是低姿勢突擊跑過去臥倒，因此我們都安然的到達村莊內。在一所茅屋下面我們看到部隊長，我把筆記命令交給

他。

這座村莊已經是密芝那的一部分。裏面有印度式的水井，有許多木柵欄，很多印度人，缅甸人，和許多我叫不出名字的人種，都已經集中在一間小屋子的裏面，很多小孩在啼哭。我們弟兄們正在圍着村子構築工事，他們正在拆掉那遺木柵，因為恐怕敵人縱火。

我才知道我們右翼已經向左旋展開，剛才我們上來的道路正和火線平行。口口部隊長將每一個步槍隊和重兵器隊的位置，敵人的配備，以及他們將來的計劃告訴我，我把他「」筆記在透明紙上，我把師長沒有寫在筆記命令上的意旨口授給他，他再在筆記命令上簽字將原件退還給我，我們便回去了。這一次，○○連的劉連長和我們一起回去。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二六五

非爾對回去。盤一次。○○敵的……味……

「距離放太，姿勢低一點，快跑過去。」這時我們差不多走成一個金鋼鑽一隊形。我的前面是那位姓杜的，左邊有兩個列兵，後面跟着劉連長，我在右翼。當我快跑完第一個空的時候，五五、五五，拍！

好像誰在我們後面放爆竹，我已經被推倒在地上，三、八式的步槍彈擊中我右邊大腿。我爬

到一撮蘆葦下面，椰子上的血突湧出來。當時的印殼是很清楚的，一點也不痛，但是越痛得傷，有道灼熱，而且漸漸麻木。我知道我的左腿沒有受傷。右腿雖然貫穿了，但是似乎沒有傷到筋骨，因為我還能移動幾步。我鬆開了褲帶，撕破了襯褲，把急救包取出。一個士兵已經跑來幫着我翻緊止血。真想不到昨天在訓練場那副頑笑似的樣子，一個個救包，今天真的都用上去了。假使不是兩個急救包，血會流得比現在多。並且傷口沾了污穢，情形還不如我想。去蓋草，再

這位士兵把我的新鋒槍接了過去，跌跪在我邊草裏跑了兩步，我的腿又麻木了，於是再度縮下膝。敵人在我們左側方最多不過一、二十碼，並且他能夠看到我們，我們看不到他，我們滾相當的危險，幸虧敵人沒有再向我們射擊。

我發覺我把褲帶和衝鋒刀都掉在裏傷的地方，我問扶我的士兵：「你可不可以把我那刀拿回

來？」他笑着說：「放心，你放心，我都替你拾起來了。」他指着他的乾糧袋說。劉連長上來了，他扶着我的右臂，另一位弟兄扶着我的左臂，讓我右腳不着地，很迅速的過

那天看到的緬甸小姐替我注射防癆針，也是笑嘻嘻的說：「You Are Very Lucky!」

第二天，飛機飛往U字形的雲南邊境去。美制軍用飛機五架，押着飛機隊。[You Are Very Lucky!]

二十七日午前，打十字飛機送我們到後方醫院。

躺在飛機上，我開始感覺得傷口刺痛。但是起飛之後，我忍痛看着機窗下的密芝那。

密芝那正在右邊，白粉色的房子隱約可見，但是飛機沒有經過市區上空，只在伊洛瓦底江上打了一個轉。

伊洛瓦底江水色混黃，上面的白沫在打圈……

我匆匆而來，又匆匆而去，一切如在夢中。那底下是我們立誓要奪取的城市，我也在那裏流了幾滴血。我不甘心密芝那之行就是這樣喜劇式的結束，我一定要捲土重來。

下次來我要在密芝那街上駛指揮車。

午後一時，我已經躺在XX後方醫院的病床上，我的長官與同事開執而來，他們帶給我莫大的安慰，牛奶，水果，和飲料堆滿，小桌兒，我的勤務兵也來了。

陳參謀勳功因為抽籤失敗，曾經生氣病了幾天，這時候他也不理怨我，看着我說：「你這鬼才！」

我問他們鐵道，一次負傷經過，他們又急切的問：

「密芝那怎麼樣了？部隊都進去了沒有？」

「我看機動務兵正在打開一個水菓罐頭，刀口正沿着罐頭的邊，還有圓周的一小部沒有割開。」

「密芝那好像這個罐頭，割開的刀口正像我們的到達點。」

「密芝那好像這個罐頭，割開的刀口正像我們的到達點。」

「密芝那好像這個罐頭，割開的刀口正像我們的到達點。」

「密芝那好像這個罐頭，割開的刀口正像我們的到達點。」

「密芝那好像這個罐頭，割開的刀口正像我們的到達點。」

「密芝那好像這個罐頭，割開的刀口正像我們的到達點。」

「密芝那好像這個罐頭，割開的刀口正像我們的到達點。」

「密芝那好像這個罐頭，割開的刀口正像我們的到達點。」

轉源節去國

轉源節去國

轉源節去國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中神和公繁是怎樣而隨的？

加邁孟拱之攻佔

強渡南高江

神秘的迂迴

已經是午夜十二時了，陳國突然接到孫立人將軍的緊急電話：「全國即刻出發，向加邁敵後迂迴，限四日內切斷加邁至孟拱公路，行動須絕對秘密，迂迴行動中，務與敵人發生接觸。偷渡南高江。」

「只准攜帶四天給養，不到加邁以南公路不補給。」

嚴厲而急備的命令，使金剛立刻緊張起來。一小時後，蛟姆的隊伍即在黑暗中攪弄前進。雨是那樣的，路是那樣的滑，山又是那樣的高，前面連槍帶人看着要滾下來，被後面的人一把拖住。臨時的工兵在前面砍斷刺人生痛的葛藤，身上攢滿了又肥又大的螞蝗。

這樣隊伍是打當的疲倦了，中午本來都是睡著，雨在濛濛的庫芒山中與敵人苦戰。昨晚黃昏時分才消滅三百五十個敵人的抵抗，佔領瓦爾和夜裏又攪弄這樣艱難的個個向一小片雲霧中。

「報告團長，一百五十三號和一百七十八號馬跌死了。」
「嘿！」

「報告團長，第一號乘馬又跌到山溝裏去了。」

「王團附，就運轉運地馬匹一起帶回九龍，輕裝爬山。」

「幾日來的大雨，把南高江的江面由一百碼加寬到三百碼，團長想渡江的辦法。」

「時間一點沒有延誤，第四天下午十一點三十分全隊到達加邊以南南高江的東岸。沿途經過」

「七幾處可能遇到敵人的隘口，但終於順利的通過了。」

「偵探渡河點以及渡河的準備在兩小時內就完成了，渡河的渡河工具石塊竹排木筏，更不是一」

「陣，而是敵人隨身裝備的帆布，銅盔，水壺，乾糧袋。這種新穎的渡河方法和熟練的動作，據陳」

「團長說，已經訓練在二十七次以上了。」

「這次神祕的迂迴行動，竟使加邊之敵毫無知覺的陷入我軍包圍圈中，而該團在渡河後一」

「的兩次攻擊中，造成斃敵五百餘，奪獲卡車七十五輛，大砲四門，戰馬一百餘匹的輝煌戰果，並」

「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動，佔領滿地可帶的庫喇九所，使敵人疑為神兵天降。這種神奇的渡河方」

「法，敵人一直到趙團第二次強渡南高江才明白。」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掃蕩庫老山

...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陳國在西通胡蜀邊境事竣後，孫師就決定了肅清庫芒山賊寇的掃蕩計畫。

庫芒山有人把它譯作苦盤山，十分恰當。這帶山勢起伏，地形包括高山，密林，荊棘，河川，積大阻礙交通。當時潮濕，急加適時，毫無陣。敵人散布在這一帶山脈中的據點，大小有一百一十多處。要攻加邊，必先肅清盤山中的所有敵人。

五月二十八日，孫軍親率兩個支隊的兵力，對庫芒山各據點之敵，開始用雷震閃擊的勢力，全面猛攻。出人意料的是，敵人的收獲，只是極短促的十天之中，擊潰了敵軍第二師團和九十三師團兩個聯隊的抵抗，完全攻克所有庫芒山脈中的據點。這種秋風掃落葉的成就，證明了敵人新增師團的戰鬥力，比已被擊潰的第十八師團相差得太遠了。

盤山之戰，是庫芒山中最激烈的一次圍攻。敵人用一個聯隊的兵力，猛撲我守軍一營，並擊中各連不斷的砲火猛烈轟擊兩天一夜。雖然我軍在要陣地一度被敵攻破，但六小時連續的肉搏衝鋒，不但陣地得安，而且將敵人的兩個大隊和一個機關槍中隊消滅在我軍的皮包圍陣內。這一役，敵隊排長口林自負了輕傷，官兵，以一死換得六十五個敵人生命的代價，可歌可泣。在敵人潰敗的時候，王德山兵所攜帶的彈藥，都只剩下十分之一，使營長拍了一把大汗。

一、強渡南高山

庫芒山脈敵寇的肅清，決定了加強敵守軍的命運。六月四日，在恩平中有蒙哥馬利統帥的李

團長的薩摩，佔領了加邁至柔佛東側的重鎮丹那，威爾遜的敵艦引會船仁安港光榮繼續的趨
圍于九日攻佔加邁對河最大據點支羅。正面膠師已從馬拉開南下，加邁成了四面包圍的形勢。

雨在繼續的下，南高江的水權橫止，河面加寬到四百五十公尺。趙團和連的軍只是一
水之隔，一舉一動，彼此都能看得清楚，對岸機關槍和迫擊砲的陣地隱約可見，然而在敵前強渡
這樣波濤洶湧江廣河寬的大水，是一件極端冒險的事。五月二十日雷自臨北。

橡皮船老是不見到來，大家就覺得不耐煩，最後補彈官決定不難機應付了，依舊用膠船裝
水雷等隨身裝備作成簡單的渡河工具，把重機槍架起，利用水流速度向對岸強急過去。敵人的迫
擊砲和機關槍在瘋狂的轟擊，槍彈在暴雨中只能看出無數的黑白線，雖然着意無驚的發射太大，使
頭兩次的強渡沒有成功。一百一十號。北特利其田中前，今出直路三十一，五洲大國六門

十本早晨，大雨還是傾盆的狂下，滿地雨高，東岸河邊排列的鐵橋與鐵五趙軍營長坐
在最先的一隻小船上。

九點鐘了，在掩護渡河的迫擊砲和機關槍的轟擊下，河中的小輪艇隨強之衝刺，兩高江兩岸
急擊，敵人的機關槍還是那樣的密，殘廢江水，混合了中華兒芬芳的赤血向下流，伙伴們洒下了幾
點英雄之淚。所著，五洲早則或區東南的雷，憤慨與一戰高雷了四號。五洲早則或區東南

半小時後，船上的人紛紛爬上了對岸，手榴彈迸出了復仇的火花。三百多奉命死守河岸的敵
軍，統統作了無辜的犧牲。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攻入加邁

部隊渡河後，迅速佔領加邁東南的高地，對加邁成了一個居高臨下的形勢，殘敵憑藉砲彈穴，作了一度無效的抵抗。

下午一時，趙團肅清了加邁附近區域所有的敵入，三時許在加邁之西，與廖團前下部隊會合。

十從哪輛輝仁山莊領得喇叭到政佔加邁二十天的當中，我軍的戰績是：推進五十餘哩，斃敵二千四百餘人，攻克據點一百一十餘處，生俘敵兵田中信一，今田寬敏等三十一名，重砲六砲六門，十車七十五輛，沙槍五百餘枝，神重機槍四十餘挺，戰馬五百餘匹，奪獲糧食藥品之倉庫二千五百餘所。

加邁已是一塊彈痕疊疊的平地，並不像人們所想像的那樣高聳銅鑼，遺留下的只是屍體腐爛的臭氣。

閃擊孟拱

孟拱是緬甸西部的重鎮，在緬甸地圖上十來個重要城市中，它昂然屹在卡薩至裡芝

孟拱，現後已為國人熟知的地名。

那的鐵路中心，附近村鎮棋佈，人烟稠密，是北緬甸的重鎮，中緬甸的鎖鑰。

國軍援復緬甸，必須佔領孟拱，才算取得出口。因此敵人極力拮据五十三師團，十六師團，第二師團，連同殘破的十八師團直屬部隊，共計三個師團以上的兵力，來扼守這個緬北與緬中的交通咽喉。

從加邁據來俘虜的口供，和兩個不同番號的中隊長及小隊長死屍搜得的文件上，我們得知孟拱障軍有如上的兵力及其部署。在攻城戰中，要戰勝三倍於我的強敵，必須出奇制勝。幕僚長貢獻作戰意見之後，孫立人將軍決定採用閃擊戰術，對孟拱之敵施行三面包圍，只放開孟拱之敵的那條死路，並伏奇兵於巴梭杜東南，準備將向東逃竄之敵一鼓殲滅。

攻擊計畫決定之後，攻佔孟拱的趨圍還沒有得到喘息的機會，又立即奉到交防廖師，移師渡江，南下攻擊孟拱的命令。攻克丹邦卡的李團，也同時奉到孫立人將軍限於當晚攻下巴梭杜的電話。巴梭杜在孟拱東北七英里，是孟拱通密芝那公路的中心。陳團的任務是扼守西通，殲滅由加邁南下的敵軍，嚴防敵人由南高江偷渡逃竄，並對公路南北發動廣泛的攻擊。

這種閃電的攻勢，完全出乎敵人意料之外。李團如限於六月十六日下午六時擊潰五十三師團第十二聯隊的抵抗，佔領巴梭杜，並乘勝攻占凱羅第，塞巴第，直追孟拱，超出預期的戰果。

十七到二十二日，一連幾天大雨，我們的聯隊也正和狂風暴雨一樣的驟猛和普通。扼守孟拱城外圍敵五十三師團及第二師團的兵力，就在這三六之中完全被擊潰，殘敵望風披靡，束縛西歸。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我們的運輸兵通信兵傳令兵伙伙都有殺敵的紀錄，甚至還有空手擒敵的奇蹟發生。

國曆八月二十日，在緬北的雨季中是一個絕無僅有的好晴天，雖然驟陽刺在背上使人生痛，但弟兄們寧願受烈日的蒸炙，不願受冷雨的浸襲。的確，雨給予戰士們的痛苦太大了，身上透濕還不受緊，而雨腳整天浸在泥水裏，却是一種嚴酷的刑罰，許多弟兄從膝蓋以下連腿帶腳都在發腫，並嚴重發爛。

軍士們給子戰士以莫大的鼓勵。孟拱城內的寶塔已在明眼的視線之內。

「烏爾啞啞盞盞盞盞披城裏洋房子！」這對一個多日來匍匐在泥水中打滾的戰士們，是一種無上平安和慰藉的號令。

敵人環城防禦，十分週密，堅固的工事，還有鐵絲網。

五並成一，六〇，各種不同口徑砲火，猛烈向城內和城邊吐出毒人心弦的火舌。對方也猛烈還擊，小小的連環砲雨，前面倒下去，後面的照樣來，中華勇士在異國的原野上，寫下了壯烈的史詩。

砲隊由四百碼推進至三百碼，一百碼，五十碼。

「衝進城去！」

時間是下午三點正。

城內的敵軍，大概還不知道外面的情況，依舊是城險作困獸鬥，斷壁頽垣都成了敵軍有利的

的山，又加上那長青的原始山林，更顯得雨的厲害，每個雨季的平年雨量在八十五英寸以上。曼德勒一帶佔了秦山的便宜，每年雨量在四十英寸以下，其他地方在四十英寸至八十英寸之間。橫斷山脈阻止了它們的深入，這便是雨世界的範圍。

七月正是雨季最兇的時候，而我們作戰的野人山一帶又是雨世界中的繁華都市，除了每日的溫度在華氏八十度到九十度開的天氣不熱的好處外，其餘的全是傷腦筋的事。在叢密的林中作戰已是够苦的了，而今在這陸地行舟的極方，更是苦不堪言。

在雨季初來的時候，我尚能以閒情逸致的心情，欣賞世界著名的偉大場面。清亮的天空中，忽的會從林浪中轉出一塊大雲壁，從上面傾瀉起來，風呼嘯着將它們拉長扯大，於是天空中散開一張無邊無際的黑幕。風聲來愈近愈響，飛禽們被閃電嚇得亂鑽，野獸們雜着雷聲亂叫，長長的樹葉子們彼此衝撞，在這紊亂的時候，小河的激流裏激起白泡，雨來了，真是傾盆大雨，烟雨中數步以外看不到什麼東西。雨一停，太陽便急的從雲中湧出，風消雲散，又是一個乾乾脆脆的晴天。於是猴子跳，小鳥飛，青蛙叫。在這一霎那間，你可以看到主生主死的元素，給人們一個啓示：創造，毀滅，創造！

我在重慶住了六年，那不晴不雨，或淋瀝不消的陰雨，和悶人的炎熱，真令人發了，所以這初期雨季風光，還能使我重溫北方原野的豪邁。可是在雨季中過了一個多月，我的一雅一契變成了一掃與。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只裝在中風一響，雲林內外對峙則戰雲天的開戰，如雷歡

現在天空中每天總是鋪着雨雲，只要林中風一響，雲林的相接處便湧起漫天的烟霧，眼看着它們一步步的逼上來。雨的脚步聲愈走愈近，雨到了你的跟前時，雲也沈沈的壓在你的頭上。不大亮的閃電已經烟雲遮住了，不大響的雷聲已被風雨壓下去了。假如你能看見一道火光，那必是一個可嚇人一大跳的雷。今天如此，明天如此……我真想向人們叫一聲苦，可是我一見到那些戰鬥員們，我便起了對他們無上的敬佩，自己內心中却感到慚愧。

地上集起齊胸腰的泥水，遇有窪地更深。我們的士兵和馬匹常常陷死在泥裏。前天一天，只三十八師又有三個弟兄陷在泥裏了。幾匹馬陷在泥裏拔不出來，眼看着他們伸着頸子窒息而死。水中的毒蛇毒蟲會偷偷的咬你一個致命傷；螞蟻會順着雨滴鑽進你的身體；大蚊子和小黑蚊子跟你爭避雨的地方，把瘡疾留給你；小蜘蛛吐着纖薄的網，那是傳染傷寒的媒介。孟找河谷更是全世界著名的瘟疫大營。行軍的時候，大樹會突然倒下來把你壓死，有時從樹上落下足球來大的椰子打昏你的頭。暴風雨中你聽不清那是我們的槍砲聲，那是敵人的槍砲聲……小河中飄浮了力，夜裏你須小心把你運送那漏水的帳篷沖走。乘小船的時候，須提防上流漂下來的大木頭，它常常把我們的船撞碎。敵人利用拙笨的聰明，常常企圖伏在順流而下的木頭上逃走，而我軍却以無上的神勇強渡夾擊。加邁與孟找之捷，便是我們有兩團人全副武裝強渡了南高山，繞至敵後而造成了輝煌戰果。洪流更常常把我們的公路橋梁沖壞，有時更把我們飛機誤投在河中的給養很快沖走，那常常害得我們吃幾天苦蕉根。在戰場的人們已經失了大半人性，這麼一來，連人形也

模糊了。殺，殺，殺！平時你還可以看到敵人的血，自己的血，現在連血紅也給泥漿遮蓋了。人們的身上很難穿上一件乾衣服，宿營地很難找到一個不漏雨的帳篷。

在雨季四個月中，大晴的日子十分稀少，要找一個從早晨到夜晚的整天晴天簡直不可能。有時雨停了，天上透出一小塊青天，或者是一小片白雲，就能惹人目不轉睛的凝視很久，恨不得坐飛機停留在那裏。太陽也有時在高空顯一顯，空中薄薄的雲片便令這原始的林變成一個陰陽的畫面，一片是深海似的鬱藍，一片是新嫩奪人的葱綠。前些日黃昏，我們幸運的在東方看到兩條長虹，清澄鮮豔的三色兩條極大的圓門停留了十分鐘。在前方的後方的我們便想到利用這難得機會演一次戲，誰知才開鑼，大雨又來了，幾千個弟兄在雨中淋着不散，有誠則靈，雨變小了。平劇開場時，我們的頭上發現了一顆停留了三分鐘的星，跟着又是大雨備着我們收場。晚上小河的水又上了岸，第二晨，水已爬在我們帳篷上面。我們的帳篷都是支在竹架上，雖然水還沒淹到床上，我們已不能出門。

鐵在水裏泡着還生鏽，何況人身上生的肉呢！但是我們火線上的戰士便以割肉身子在泥水中匍匐衝殺，加馮，孟拱，便是這樣克復的！人們裹着滿身印軍的物質享受，人們吹着駐印軍的戰績，我也請人們閉目想想我們的環境。

（三十三年七月七日夜於緬北）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三三三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密芝那之捷

國軍攻克密芝那經過

鄧錫生

密芝那城頭正飄揚着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經過兩個半月的戰鬥後，更覺得國旗可愛。現在我可能把密芝那戰鬥經過向國人報導了。

攻密芝那是在五月十七日開始的，事前的計劃與準備，除極少數的高級將領知道外，就是直接負責指揮作戰的部隊長都不知道。

高級指揮部決定奪取密芝那後，就派出了兩營左右的搜索兵，翻越庫芒山脈，依照美方所計劃的路線前進，所經過的地區，完全是人跡罕到的原始森林，戰士們在虎狼的脚印上，加上了他們的足跡，轟着虎嘯猿啼來劃破森林的寂靜，有時遇着深而且急的澗溝，有時遇着深可沒人的沼澤。他們不但要披荆斬棘，還要「逢山開路，過水搭橋」。螞蝗和毒蚊相當使戰士們困惱，每個人腿上都裹上兩三層呢絨腿，以抵抗螞蝗的侵襲，可是說不一定手上，脚上或任何部份，突然有血流出來，甚至於有時螞蝗鑽進去，衣服都被血浸透了這沒有發覺。烟灰，鹽巴，防蚊油都是抵

類它們的武器。沼澤地的瘴蚊真令人生長，弟兄們都戴着防蚊面罩前進。在夜間執行警戒勤務時，要防敵人的襲擊，要防野獸的侵噬，還要防瘴蚊的吮吸。糧食給養全靠飛機接濟，有時聯絡中斷了，大家就嚼着樹皮，嚼芭蕉根。最令戰士頭痛的，倒是飲水問題，在叢林裏小溪很多，但是大要斷定能不能飲，就頗為麻煩了。

就在這樣艱苦的情況下前進着。指揮官根據命令所規定的路線，帶着弟兄們前進，迷了路，安森指揮官的指示來矯正。二十幾天弟兄們不知要到什麼地方，指揮官也不知道，誰知他們正肩負着龐大的糧食的任務呢。這真是苦悶。一連走了幾個月空軍飛機。並且，飛機飛了幾次，飛機也回來了。有一天，飛機去搜索的班長突然發現前面有一大塊空地，馬上報告班長到前哨一看，不僅是空地，還有西式建築物，他們困惑了。在無線電中，指揮官得着指示：密芝那飛機場在望，準備攻擊。戰士們的猶豫是不能形容的。接着飛機大編隊飛臨，密芝那的警報在嗚咽，機關槍聲以為是砲聲通通發射都縮頭藏尾的隱蔽了。這一天隊擔任前鋒的弟兄們瘋狂地向機場衝鋒，敵人紛紛抵抗微弱，因為他們手中也沒有想帶這枝槍兵。門的武裝和進駐了城人的武裝火隊。很快，飛機炸機操作，戰鬥準備而掃射，情形迥異於普通空襲。我地面部隊隨處是機場轟擊，連續幾在機場旋繞，飛機超低，開始射擊了。敵人的高射砲火悲鳴着，不久敵人已寂然無聲，敵人的飛機也已經被炸在樹林旁變了。一連幾個月空軍飛機出。

會合而獲之勝利，我為繼續前進而奮鬥至遲延。到前線的戰士們，拿着衝鋒槍，自謀生存。

中印以爲是云無標標的時？

，會合地團先鋒部隊，潮湧地衝鋒着，機場敵軍一個一個的倒下了。在陸空協同攻擊下，密芝那飛機場爲我佔領，密城戰鬥的序幕揭開，一幕幕的戰鬥故事也就隨之演出。

我軍攻佔機場後，以戰勝餘威，一鼓作氣向火車站，城區衝鋒。我們有一營的兵力衝進了市區，控制了密城最大的據點——火車站。密城淪陷了兩年多，敵人已經把它構成了一个極堅強的堡壘，它的工事之堅強，決非其他各地所可比擬，我們的先鋒隊就遭過了敵人的密集火網，所以衝進了城的弟兄們又退出了城區，這樣就開始了以後兩個多月的「逐碼爭奪戰」。

敵人體守的兵力約一個聯隊，有三千人在左，他們所存儲的糧食彈藥也相當充足。同時密城的居民都沒有退出，這又無形增加敵人不少的人力。譬如說：很多工事，就是敵人威逼着千百的民工構築的，棉茂的密城的居民成了我們攻擊的極大障礙，爲了要減少平民的傷害，我們就不願用重武器進攻，也曾因爲這個原因，一度停頓了我們空軍活動。這些，都構成了敵人頑抗據守的條件。

幾天內戰鬥後，我們的弟兄們獲得了不少的經驗。在戰鬥初期，我們的傷亡比較重，可是在六個月的戰鬥裏，我們的補償僅僅只以數人計，到了七月，我們可以不折不扣一兵不損一卒的換得敵人幾個性命。密城在我們緊緊圍困中，敵人不可能獲得大量的增援。我們在八莫與密城之間，俘獲了很多敵人，他們都是兩個一隊一營的。密城進城，敵人的規模增援已經絕了。我們的目標已動搖，敵人的防禦，以邊澤佔領此孤城，所以這劇是比較慢，但是地走都有進展。

弟兄們的士氣太旺盛了，使並有作戰的美軍隊伍舌蹇。往往爲了要消滅一個敵人的堡壘或第幾號據點，會有人自動的出來當突擊隊，一身掛滿手榴彈，向敵人的堡壘飛行，隨時可能爲敵人的狙擊手射殺。大家屏息靜氣地等待着，尤其是美軍友人們，神經緊張而憂鬱，他們擔心着這幾位戰士的命運。響亮的爆炸聲夾雜着槍聲，一陣陣地傳來，大家不期而然地站起來了，神情更緊張，可是事實的證明，往往是我們勝利。美國朋友一看到滿身泥漿滾着血跡的戰士們回來，都狂熱地擁抱着，有時反而使弟兄們不好意思。弟兄們送他們幾句戰報，如日本軍票，日記，本，幾張照片，他們馬上就送弟兄們幾條美國烟，或者拉了弟兄們去痛飲。像這樣的戰鬥故事，每天都在演出，後來反而覺得平淡了。

因爲敵人的頑強，我們採取了繞道戰術。敵人知道我們在挖地道，可起他們無法阻止，因爲敵人是隱在工事內，不讓我們發現他，假如一露面，千百顆榴彈就飛射來了，弟兄們正以貓捕鼠的姿態注視所有險匿藏着的敵人。隧道戰術成功了，敵人的堅強據點：大綱寺，電影院，車站，水塔都是這樣攻克的。敵人的兵力逐漸消耗了，在四面被圍的情況下，敵人會幾次向守軍頒發命令，要求他們爲天皇盡忠；可憐的敵人，也竟這樣要脅，他們的表現也的確頑強，大規模的增援企圖也會經有過幾次，但沒有一次成功。此月十九日，敵人以由薩拉托醫院中抽出傷愈士兵三百餘名，乘木筏增援密城，在中途被擊沉，並且溺斃生俘兩名。經過這次打擊，敵人增援完全絕望了。

中日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本報對濟南

中印公路

本報對濟南

中印公路

本報對濟南

中印公路

本來敵人的糧食彈藥是很充足的，可是因為美空軍猛炸的結果，有幾處很大的倉庫被毀滅，不得不靠飛機來接濟。在大西洋，敵人的海軍稱為「龍輪艦隊」；在緬北，敵人的空軍可以說是「鼠藏至渾」了。制空權完全操在我們手中。敵人偶爾出動幾架飛機來擾亂，馬上就遭到我們更大的轟擊。七月七日，敵人在我們陣地中投下一磅重的炸彈一百五十枚，可是有一百三十多枚沒有爆炸。還有一次在道尼附近，敵人卡車四十七輛陷入泥濘，我們的飛機就把它當成固定靶來演習射擊。

有了適當的配備，中國軍人為世界上最優秀之軍人。這句話在緬北戰鬥中，得證了充分證明。譬如說：六月二十七日，羅營調至密城以北 Shapuri 單獨作戰。該營以有限之兵力向敵人衝殺，竟超越了命令所要求達到的任務，前進廿餘里，斃敵一百多，後來被敵圍困，敵人的火力極猛烈，該營處境危殆異常，但是經過三晝夜的死戰，終於衝破了包圍圈，安然返防。雙方極高級指揮官對該營作戰之勇猛嘆為奇蹟，親自赴該營防地，與全體官兵一一握手，並贈各官兵以美國校官給袋三包。像這種奇蹟，在國內不知「奇」過多少回，我們國家也正靠這萬千「奇蹟」捍衛。假如我們有充足的武器，所表現的戰績，恐不只限於「奇蹟」吧！

戰鬥發說到七月底，敵人動搖了，飛機的接濟也稀疏得可憐，從前還聽着親自敵人的砲聲，後來砲聲也離總到七月二十九日，軍團發動決定性的攻勢，大獲全勝。史迪威將軍極為嘉許該團戰績。在此役中獲敵人文件，中有一張「賞詞」，是敵師部第八九〇五部隊長丸山房安用鉛筆

嘗寫草紙世頗愛的嘉獎令，用偽造的戰功，來欺騙軍心。此外還有一件極有價值的文件，是敵軍昭和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出版的「軍陣新聞」，登載有兩篇評論，時將譯文錄下，以供參考。半。敵人尤多。當時敵軍的宣傳，其目的在於：(一)使敵軍士氣低落；(二)使敵軍士氣低落；(三)使敵軍士氣低落。

○糧食作戰 以此無窮的軍用之糧食，並如飢渴之渴。其目的在於：(一)使敵軍士氣低落；(二)使敵軍士氣低落；(三)使敵軍士氣低落。

○糧食作戰 以此無窮的軍用之糧食，並如飢渴之渴。其目的在於：(一)使敵軍士氣低落；(二)使敵軍士氣低落；(三)使敵軍士氣低落。

○糧食作戰 以此無窮的軍用之糧食，並如飢渴之渴。其目的在於：(一)使敵軍士氣低落；(二)使敵軍士氣低落；(三)使敵軍士氣低落。

○糧食作戰 以此無窮的軍用之糧食，並如飢渴之渴。其目的在於：(一)使敵軍士氣低落；(二)使敵軍士氣低落；(三)使敵軍士氣低落。

○糧食作戰 以此無窮的軍用之糧食，並如飢渴之渴。其目的在於：(一)使敵軍士氣低落；(二)使敵軍士氣低落；(三)使敵軍士氣低落。

○糧食作戰 以此無窮的軍用之糧食，並如飢渴之渴。其目的在於：(一)使敵軍士氣低落；(二)使敵軍士氣低落；(三)使敵軍士氣低落。

○糧食作戰 以此無窮的軍用之糧食，並如飢渴之渴。其目的在於：(一)使敵軍士氣低落；(二)使敵軍士氣低落；(三)使敵軍士氣低落。

○糧食作戰 以此無窮的軍用之糧食，並如飢渴之渴。其目的在於：(一)使敵軍士氣低落；(二)使敵軍士氣低落；(三)使敵軍士氣低落。

○糧食作戰 以此無窮的軍用之糧食，並如飢渴之渴。其目的在於：(一)使敵軍士氣低落；(二)使敵軍士氣低落；(三)使敵軍士氣低落。

○糧食作戰 以此無窮的軍用之糧食，並如飢渴之渴。其目的在於：(一)使敵軍士氣低落；(二)使敵軍士氣低落；(三)使敵軍士氣低落。

○糧食作戰 以此無窮的軍用之糧食，並如飢渴之渴。其目的在於：(一)使敵軍士氣低落；(二)使敵軍士氣低落；(三)使敵軍士氣低落。

○糧食作戰 以此無窮的軍用之糧食，並如飢渴之渴。其目的在於：(一)使敵軍士氣低落；(二)使敵軍士氣低落；(三)使敵軍士氣低落。

○糧食作戰 以此無窮的軍用之糧食，並如飢渴之渴。其目的在於：(一)使敵軍士氣低落；(二)使敵軍士氣低落；(三)使敵軍士氣低落。

○糧食作戰 以此無窮的軍用之糧食，並如飢渴之渴。其目的在於：(一)使敵軍士氣低落；(二)使敵軍士氣低落；(三)使敵軍士氣低落。

○糧食作戰 以此無窮的軍用之糧食，並如飢渴之渴。其目的在於：(一)使敵軍士氣低落；(二)使敵軍士氣低落；(三)使敵軍士氣低落。

○糧食作戰 以此無窮的軍用之糧食，並如飢渴之渴。其目的在於：(一)使敵軍士氣低落；(二)使敵軍士氣低落；(三)使敵軍士氣低落。

○糧食作戰 以此無窮的軍用之糧食，並如飢渴之渴。其目的在於：(一)使敵軍士氣低落；(二)使敵軍士氣低落；(三)使敵軍士氣低落。

○糧食作戰 以此無窮的軍用之糧食，並如飢渴之渴。其目的在於：(一)使敵軍士氣低落；(二)使敵軍士氣低落；(三)使敵軍士氣低落。

○糧食作戰 以此無窮的軍用之糧食，並如飢渴之渴。其目的在於：(一)使敵軍士氣低落；(二)使敵軍士氣低落；(三)使敵軍士氣低落。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現在檢討世界海軍的力量，恐怕美國要佔第一位了。過去兩年間，按照美國龐大的造艦計畫，逐步實施，各國無出其右者。造艦競爭方面，日本甚為拙劣，徒然誇張造艦之狀態，是毫無用處的。美國每八個月可造出與日本現保有近代艦隊之同等數量。目前，美國海軍方正當日本兩倍半，若於一年之內，將超過三倍四倍都不止矣。美國的現在造艦數，可供聯合國決行充分而不斷的攻擊戰用。所謂能出海戰鬥之船如何的問題，以日本而論，決不能如義大利「只是生產的艦隊」。甲兵作戰最重要之原則，對海上警戒不可不小心，一度失敗之戰，帝國即可淪於崩潰。於此妻絕無比之戰鬥前，日本海軍將不知弱至若何地步呵！

由以上兩文中，我們可以看出敵人憂懼之情，尤其是對美國海軍的恐懼，真是談虎色變。

八月二日，某師選拔了滲透突擊隊一百名，滲透敵後，內外夾擊，在睡夢中而且很疲憊的敵人來不及反抗，也無法反抗，被我們殲滅了一半，其餘的敵人投伊江圖遁，又被我射殺一部，敵軍後堅強據點——火車站也被我攻破。八月三日下午，我各路攻城部隊連城掃蕩殘敵，俘獲敵山橋遺屍以上官兵二十餘名。殲滅於城區的敵人達二百餘，在江中木筏上射殺的又有百餘。殘敵百餘潛遁至宛貌以北地區四英里之Naunatalaw，敵聯隊長也在內。我團團正擔任掃蕩。總計血戰兩日半，敵人先後參加作戰的達四千人，除百餘逃竄正圍殲外，已被殲滅者約為三千八百餘人。在密城的戰鬥中，敵人充分表現狡黠與頑強。敵人狙擊手的射擊技術的確不錯，不妄動，不虛發。在樹上的狙擊手兩腿綁在樹上，假如被我射中，也不致倒下來，還是照樣的立着，邊罵着

出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二四〇

松山堡壘之戰

滾龍坡前觀戰記

黃印文

盤踞怒江西岸地區的敵軍，兩年以來，既不能越過怒江的天塹，又深恐我軍的反攻，只得改攻爲守，以一個聯隊的兵，半年的時間，在陰登山，松山，大壩口，紅木樹，滾龍坡一帶，構築防禦工事，其後又不斷的加強修整，竟使這些蜂窩式的堡壘羣，糾合而成一個大而完整堅強的據點，與龍陵騰衝鼎足而立。這個據點不僅控制了怒江的騰越古渡（惠通橋附近），而且硬將惠通橋到龍陵七十四點五公里長的公路，切下十三公里長的一截，攔在這個據點裏。這個據點循公路東到惠通橋，只有二十二公里，西到龍陵約三十九公里，周圍足有二十公里大。裏面以松山堡壘羣的地勢爲最高，工事也最堅，因之松山成了這個據點羣的總稱。

八月一日晚，記者住在前線某軍指揮所。這晚我目擊着運上前線的砲彈，一顆顆的飛入敵軍陣地，又親耳聽到它們一聲聲的猛烈爆炸。離人傷而的同一兩砲，砲彈跳自我們頭上嗚嗚而過，却落在前山裏，只攔折了幾株小樹。據楊副旅長說：「今晚的砲擊是明日攻擊滾龍坡的前奏曲。」

。又軍長又參謀長早已上火線去了。不打下松山，他們發誓不下來。」閒談間，又師主副師長自前方來電話，說是攻擊佈置業已妥當，明天決計再取下一座堡壘，並且約我到第二線去觀戰。這夜，我軍重砲斷斷續續一直射擊到天明，使敵軍通宵不得好睡。

翌晨（八月二日）我們被一陣密集的砲聲驚醒，清脆的機槍聲也拍拍的自敵軍陣地傳來。美國十四航空隊的偵察機，正在了無纖雲的大際盤旋，他們在觀察我軍重砲的陣地，指示砲兵射擊的目標。我和楊副參謀長，營務處盧處長，匆匆用過早飯，九點多鐘出發，取道橫街，直奔陰登山。總行盧處長特地繪出兩個急救包塞在口袋裏，他笑着說：「今天也許用得着他們」。誰知不幸而言中，後來我們幾乎把這些棉花紗布了。

約莫一個鐘頭，我們置身於陰登山山麓了。山勢作四五十度的傾斜，幸喜這日天晴，軍兵又早開出一條之字形的小徑。我們在森林裏繞來繞去，足足費了一個半小時，才達到山腰。這裏山勢陡峭，作六十度的傾斜，這個斜坡上數百株松樹都已被敵伐去，只剩下公尺高的樹幹，滿牽着帶刺的鐵絲。坡上是敵人在陰登山的第一道工事，機槍陣地密如蜂窩。我跳進一條壕溝，順着走去，發覺這條壕溝四通八達，竟將百十個小小堡壘，連成一氣，令人不寒而慄。敵軍用着苦。當然，更不禁為我克陰登山的將士叫好。翻過這一道工事，又發現一處更堅強的陣地。此地山勢更狹，樹林更密，敵人最後的一處工事，構築在山頂上，整個的一座山頭都給他們打穿。這一個堡壘分作三层，層層相通，你攻擊甲點，他可自乙點丙點還擊，不虞避不顧身的將士。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近它。到了這裏，看到這一片被砲火摧毀得殘敗不堪的森林，看到樹幹上的表皮被槍彈刺得個窟光，怎不對我攻克陰登山的忠勇將士倍增懷念和欽敬，怎不感到廣西寸土尺地都是在艱辛中恢復的。

十二點鐘左右，我們坐在某師的指揮所裏了。這是一所用薄鉛皮和空彈藥箱搭成的小棚子，裏面擺着一張牀，幾隻空油桶，三具電話機，牀頭擺着一枝信號槍，一枝衝鋒槍。王副師長已到更前方去了，只留下一個勤務兵燒開水。這時我砲兵射擊愈發愈猛，砲彈好像在山嶺和樹梢上擦身而過，十秒到二十秒的樣子，又在敵人陣地裏爆炸，我們走出指揮所，通過一處暴露的凹形，在一條一人深的戰壕裏，找到了王副師長。他的左側距松山敵人陣地約一百公尺，在敵人步槍有效射程以內，前距滾龍坡敵陣不過兩千公尺，機槍砲彈也可以打得到。這裏雖是相當危險，但居高臨下，滾龍坡戰場的一切能够一覽無餘。

王副師長坐在一只空彈藥箱上，右手扶住他前面的一架潛望鏡，眼睛緊貼着它，左手握着一個電話筒，身旁擺擺着好幾具電話機，嘴裏在喊着：「第四門砲打得恰好好處，用原角度，再射三發。」站在附近砲兵連長單汝恆立即用電話傳達命令，聽他的口音，像是廣西的。在他們之間，擺着一張詳細地圖，每一敵人的陣地都標上一個號碼，或甲、乙、丙、丁。

「我們步砲配合進攻是十一點鐘開始的，現在我們步兵正在進攻滾龍坡公路第二道拐的陣地，你看某某連已接近第二道拐的左角，第三拐陣地還在敵人手中，第一道拐及第三道拐以內的

堡壘，都是我們的了。」王副師長一面對我說明戰況，一面將潛望鏡調整好，拉我過去，他說鏡中中印公路對準的地方，就是現在步兵進攻的第一個目標，即第二道拐的左角。我正要去身過去，他却未曾挪動身體，反而將望遠鏡抱得更緊。接着他歡喜得高聲叫起來：「我們步兵跳進戰壕了，敵人放棄堡壘跑了，逃得好快！翻譯！翻譯！趕快通知那兩位美國朋友，開機關槍掃射。通訊兵！打電話給參謀長，我要請他下令延遲砲的射程，不然要打倒自己的人了。」

王副師長話猶未完，我看看兩位美國朋友，工兵上尉賀青山同高射機槍連中尉博頓，早將兩挺高射機槍放倒瞄準狼狽潰退的敵人，閉閘的掃射過去。我舉起望遠鏡，看看紅色的曳光彈，夾着一串串的穿甲彈，殺傷彈，飛也似的鑽進敵人身上，逃得命的雖有幾個人，但又不幸碰到一個迫擊砲彈，全部結果了他們。現在我們的步兵，在這個新佔領的陣地前擺了一個X形的白布標，同時放起一層烟幕，這顯然是告訴指揮官，他們確實已佔領陣地了。

公路第二道及第三道拐上的敵人，這時正以猛烈的機關槍朝我步兵新佔領陣地掃來，我軍的機關槍也自四面八方猛擊，拍拍拍清脆的槍聲，和閉閉閉沉重的槍聲正在唱和。我們的砲兵已延停了射程，又開始猛烈的射擊，隆隆之聲不絕於耳，平均每一分鐘有一枚砲彈落在敵人的堡壘裏裏。今日天氣太好，不但沒有雨季的雨，而且滿山滿谷都給陽光晒透了，因此砲彈落在敵陣裏，立即掀起一團十多公尺高的灰塵，使指揮官清楚的看出砲彈的着落點。

十分鐘後，步兵忽從公路第二道拐的左角闖上公路，有的拿着衝鋒槍，有的拖着中正式的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一四四

步槍，直朝敵人的堡壘衝去，白晃晃的刺刀，照在陽光裏格外耀眼。敵人的堡壘雖大，我們的砲兵壓制住了，但仍若斷若續的駐射。我們步兵匍伏在敵陣之前，開始燃放烟幕，白的，綠的，紅的，朵朵簇簇，剎時纏繞在那些矮樹上。幾個傷兵帶着武器從烟幕裏走出來，慢慢的回到我們的陣地。後面的輕重兵和老百姓，正藉着彈藥箱往前面跑，在森林雨霧中，他們好像做不盡不厭。烟幕漸漸的稀薄，敵人的機關槍却漸形稠密，這時我們步兵放了信號槍，只見一個紅箭向敵人陣地的右面滾去。

「砲兵，砲兵，步兵快進入敵陣了，偏右一百公尺射擊，趕快！」王副師長在大聲叫着，軍團長馬上在電話裏命令他的部下，幾分鐘後，砲彈集中左邊了，「通訊兵搖參謀長的電話！」王副師長的嗓子有些啞了，通訊兵搖來搖去，也累得滿頭是汗。

「參謀長！報告！現在無名高地的敵人，還在出動砲彈射擊，妨礙這步兵進攻，請叫重砲壓制他，最好調一排人攻擊一下。」王副師長通電話，「出槍彈似乎自我們的耳際擦過，楊副參謀長立即叫我們取低姿勢，我只得斜倚在戰壕裏，保留着兩隻眼睛和握着望遠鏡的雙手在外，盧慶長的急救包幸而誰也沒有用上，我想。」

砲兵的射程延伸了，無名高地的敵陣也遭到砲彈的光顧。到那間，我們的步兵站了起來，一個個拿起手榴彈朝敵人擲去，敵人的機槍還在拍拍的響，有幾個忠勇的士兵，眼睜着他們慷慨的倒在敵人陣前，但在後面的弟兄，却以前後挺的精神，把敵人的機槍，一連擲了去。

儘管我敵在交通線裏，在機槍掩體裏，在堡壘的一場生死掙扎，一場勝負的狠鬥，我們不能看到，不過公路第二道拐左角的那塊白布標，已移到公路上的陣地內，這也萬分令人滿足。

午後四點二十五分，殺入敵陣的步兵，又施放起九團烟幕，縹緲的白烟，正在一寸一尺的朝前瀰漫，終於籠罩住這個堡壘的一半，無異說這一半已到了我軍手中。這裏我們應向X師全體將士特別是彭營長劉明以次的官兵致賀致敬。

午後二時，我另一支部隊，在X師長指揮下，乘第二道拐公路戰鬥正酣時，突自第四道拐新近佔領的堡壘羣，俯攻第二道拐的敵陣。X參謀長也在附近親自使用戰車防禦砲。他們與敵人的距離多少遠，記者亦陰常山無法看視，但那幾門戰鬥防禦砲射擊的過分準確，可知他們距離敵人不啻百公尺遠。他們的指揮所就利用敵人現成構築的木棚堅強堡壘。我軍砲明往爭，自進攻時，連發用新式的火箭放射器，敵人固然被高溫度的火舌切斷，敵軍士氣，而為我軍聯機滅，工事也燃燒了一天一晚，去不地在野烟。

在我面，他們回頭，扶著十幾輛傷兵奔過拍野，翻越山徑，一直送到一處臨時醫務所。這時暮色籠佈崇峻幽谷，宛宛地噴噴着白烟，殺氣騰騰的戰場，也已歸於沉寂。

再向前來，我們走著松樹的叢林，是場副參謀長背著腰在前頭領着，我跟著他的後邊，我們循着這條路走，直到離敵入五十米處路徑，隨即而回，我們的教兵，現在他們正在挖戰壕，步

中，如何教兵是怎樣教的？

步迫近敵人，有的離敵人只有三午米了。我們將頭伸出壕溝，望一下，馬上又低下來。移動幾步後，再伸頭探一探，松山山頭的樹已被我砲兵打得枯光，留下一堆黃土。可是敵人的堡壘羣，都築得很完好。我們敵圍有十公尺高，即抬不起頭來，敵人也敢走出工事，因此形成對峙狀態。

我們在壕溝裏走了半段路，繞到一個比較掩蔽的地方遇着王副師長。他告訴記者：「今天和我們預定計劃只放下八個連堡壘，誰知竟打下了一個半。」我們一面談笑。一面爬出交通壕，朝指揮所走時，腳在裏面坐定，我們聽到一聲猛烈的爆炸，一團白烟離我們十多米遠，再過來點，大概要傷好些人。」沒有關係，這是松山敵打下的榴榴彈。」王副師長若無其事的說，但是他仍命令門外的勤務兵，「小心點，不要擠在門口。」在陰登山用過晚餐，乘着一山濛濛的月色，穿過

陰森可怕的森林，帶着疲倦和興奮，回到了軍指揮所。（怒江西岸陰登山前線通訊）前門崗哨人

派出崗哨班嚴守。前門崗哨班嚴守。前門崗哨班嚴守。前門崗哨班嚴守。前門崗哨班嚴守。

半對二班，共是一支前哨。前哨班嚴守。前哨班嚴守。前哨班嚴守。前哨班嚴守。前哨班嚴守。

前哨班嚴守。前哨班嚴守。前哨班嚴守。前哨班嚴守。前哨班嚴守。前哨班嚴守。前哨班嚴守。

前哨班嚴守。前哨班嚴守。前哨班嚴守。前哨班嚴守。前哨班嚴守。前哨班嚴守。前哨班嚴守。

前哨班嚴守。前哨班嚴守。前哨班嚴守。前哨班嚴守。前哨班嚴守。前哨班嚴守。前哨班嚴守。

前哨班嚴守。前哨班嚴守。前哨班嚴守。前哨班嚴守。前哨班嚴守。前哨班嚴守。前哨班嚴守。

前哨班嚴守。前哨班嚴守。前哨班嚴守。前哨班嚴守。前哨班嚴守。前哨班嚴守。前哨班嚴守。

前哨班嚴守。前哨班嚴守。前哨班嚴守。前哨班嚴守。前哨班嚴守。前哨班嚴守。前哨班嚴守。

前哨班嚴守。前哨班嚴守。前哨班嚴守。前哨班嚴守。前哨班嚴守。前哨班嚴守。前哨班嚴守。

前哨班嚴守。前哨班嚴守。前哨班嚴守。前哨班嚴守。前哨班嚴守。前哨班嚴守。前哨班嚴守。

前哨班嚴守。前哨班嚴守。前哨班嚴守。前哨班嚴守。前哨班嚴守。前哨班嚴守。前哨班嚴守。

騰衝之戰

彭德懷

指軍了。

勝利是血換來的

彭·德·懷

騰衝敵已被困在水仙岩的山中，這是我連夜軍渡怒江苦戰高黎貢山後擊破倭寇的第三幕。

我們攻到騰衝外圍

提起怒江，一發如吼火牛，勢如奔怒馬，氣如沸釜湯，色如土崩藉。倭寇特為斷難渡的天塹，終歸不過我破釜沉舟的決心，怒江仍然投入祖國的懷抱了，這一幕場面是足够緊張的。高黎貢山花正紅，千岫萬岫烟雲中，險道迢迢鎖眉氣，絕巖突兀摩穹壘。在第二幕中，我軍又艱辛地表演驚人的絕技，使鬼子咋舌喪膽，不得已而放棄這雄偉的山頭。

我軍肅清敵寇，躍立高黎貢山，俯瞰那龍川江一帶平原，弟兄們莫不喜形於色。他們在雲中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霧蠻瘴奇寒蕭雨中，喋血奮戰，完成了不平凡的任务，而今眼見這村寨棋布新拓交通的所在，彷彿世外桃源，豈肯讓敵人再事盤踞，於是乘勝追奔逐北，不過四天，便將騰北龍川江東岸之敵掃蕩一空。想吧江瓦，固東等地劫後的老百姓，寧食盡糧，歡迎國軍的情景，真令人感動得流下淚來。由於軍愛民，民助軍，我們到處勢如破竹，六月底便攻到騰衝外圍，與龍引北曲石村時，正值山洪暴發，橋梁已為敵破壞，而便橋又經不起急流沖激，我們只好利用橡皮氣囊渡橋，不是因此遲滯，則消滅敵敵必更多。

七月初，我軍復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相繼攻克飛鳳山，蜚鳳山，及寶鳳山，於是騰衝東面的藩籬盡失。蜚鳳山克復後，記者曾馳往參觀。山週迴築工事，其外更佈設三道鐵絲網，堡壘羣中交通互相銜接，陣地確是堅強，然而縱令狡兔三窟，畢竟倉皇負創而遁。從五日起，龍距城東北七里的重要據點，乃落入我手。而飛鳳山五二三八高地及大董之克復，距城僅三里，更足控制騰衝。我軍進迫城郊後，復分兵兩下，於七日攻佔上下孟連，切斷騰衝龍陵的交通路，並擊獲敵輜重卡車十餘輛，汽油百餘桶，土武器若干餘件。後路既斷，糧彈無法補給，敵寇的命運就此被註定了。

盟機風馳電掣而來

讀我敘述一個令人最興奮的場面：那是七月十一日，蒼碧空中白雲朵朵，在雨季裏難得的大

好晴天。我們在城西北砲兵訓練所俯視騰衝，覺得「山河風景原無異，城感人民半已非。」街市固然，房屋大都頹毀。騰衝前面是一座死城。一會兒，飛機大編隊風馳電掣而降，在來鳳山及城廂敵陣更番轟炸八次，真痛快！七年來激揚肆虐的血債，也有報復的今天。重返家園的鄉民見我鐵鳥攝威，男女老幼莫不歡欣鼓舞。同時我運輸機在草原上投送彈藥，降落傘冉冉而下，老百姓都到附近悠閒地圍觀，等到完了，大家又爭先簇擁隊邊送，人人都帶着一副笑容。

騰衝城方壘約有一英里，城牆石砌，高二丈九尺，墜一丈八尺，依來鳳山麓而築，於是北門向東北，南門則正對着西南。因來鳳山自西水而至東南，這座城的方向也就隨着偏了。大盈江繞流城西，險風水潭噴擊東北，北郊則是一片水田，而來鳳山屏障於南，形勢上易守難攻。雖然我已夾佔東南兩面的澗金壘，西南的老囉坡，和北面的田快，形成三面包圍，但仍難接近城垣。這軍重險阻，終難揮師圍攻，將士攻城的心，因之在美機轟炸下，十二、十三、十四，飛機又運糧攻了。連着五敵寇憑堅固守，則炮火打向我猛擊，但城西北狹窄的緊強工事，仍大部被摧毀。城裏西兩敵軍庫亦被機命中燒光。東面我已進掘鑄馬水河，前晚我軍則專到來鳳山腰，並佔領懸崖兩座。這成果應歸於我勇往直前強渡大盈江和仰攻來鳳山的健兒。

五 陸空合力攻來鳳山

這座險峻通緝，戰事驟起，我仍積極作城壕備備，望眼欲穿之天，至二十六日居於

中印公路邊城垣內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晴，南風拂面，高原之夏有似江南春大。崑崙山砲擊總司令下令進攻，並親蒞前線指揮。記者隨往觀戰，愉快異常。我將士摩礮以須，只待戰機來助戰，即開始攻擊。晌午通訊機四架翱翔而至，旋又有運輸機多架在陣地後方投送槍彈。約莫半小時，南天層雲中露出幾點黑影，隆隆之聲漸近，飛臨頭上認明是「J」式機十架，向來鳳山及騰城盤旋。我砲兵亦即指示目標，發射白烟，飛機乃俯衝向敵陣投彈，一陣機槍掃射。接着十二時三十分，又九架中型轟炸機水平向城垣予以無情之狂炸，頓時濃烟四起。我砲兵也發揮威力，集中發射。於是步兵緊跟着衝鋒前進，禁師或拐角樓，趙李兩師分攻城東南角及城西南角，砲師則冒死仰攻來鳳山，戰況之劇烈為爭奪大塘子以後所未有。激戰至黃昏，我各路均已兵臨城下，來鳳山亦被我攻佔十之八九。一日內，而有如此偉大成功，實出人意外，設非大無畏精神，曷克臻此。

騰城背枕來鳳，來鳳山不保，則騰城失其倚托。故欲取騰城，必先控制來鳳山。經二十六小時之慘烈戰鬥，來鳳山終為我完全佔領，這真是個奇蹟。美軍聯絡參謀部曾將軍聞訊，當即馳電霍總司令祝捷，因為他預計非一星期不成。這光榮的戰役，是怎麼完成的？一句話：「機轉的決心」。來鳳山自西北而東南四個山頭，第一是象鼻子，其次是文華塔，即五三〇〇高地，再下去是文華坡，俗呼二台坡，還有一個是象鼻子。而每個山頭的堡壘，又都異常堅固，山腰更有三道鐵絲網作障礙，加之山上樹木砍伐淨盡，進攻者目標暴露，南面上山的路也沒有，傳說甚多，連爬也不容易爬，何況臨近山麓便會被發覺，而有遭敵射擊的危險。

噴火器燒死了敵人

但當二十六日午，在我空軍與砲兵協同下，滄縣山腰的步兵仍不願生死，於下午一時開始攻擊，前仆後繼，大敵都要立功，冒彈爭先一破壞敵人陣地障礙。二時竟突入敵陣，實行陣內戰。警察坡會中重磅炸彈，堡壘大部坍塌，故首先於四時被我攻佔。復經白刃血戰，於六時三十分佔領五三〇高地。先是敵頑強抵抗，我將士衝至敵前，以榴彈投入工事，不料在掩體門口即行爆炸，未能奏效，原來門口置有鐵絲網，敵之機槍可射出，我們的手榴彈則塞不進去。然而狡詐之敵，終被我火鎗噴射器一燒得他焦頭爛額。這玩藝兒在中國戰場上還是第一次使用，他燒時發熱在二千度以上，噴射距離可達六千碼。據守的敵人就被這新式武器解決了。同時，敵巢子方面已前進到鐵絲網前。我們知道，非將敵人堡壘摧毀，非將敵人全部消滅，是斷不能佔領陣地的。麥國山之強攻得手，由於不惜犧牲，那種精神，真可驚天地而泣鬼神。計是役獲山砲兩門，九十一式步兵砲一門，機步槍百餘枝，砲彈二千餘顆，及無線電閃光器等戰利品無算。德五三〇陣地即遺有敵屍一百二十四具。敵寇損失慘重，於此可見。

文峯塔乃敵之母陣地，而且還有糧彈倉庫，決不甘心放棄，所以趁夜夜大雨傾盆，增援向我猛烈反撲，二十七日晨四時二十分，被其乘暗突入，我軍反復爭奪，至八時將敵全部擊退，文峯塔失而復得。我弟兄們激發激戰狀態，是奪來迫擊砲三門，重機槍兩挺，步槍三五五枝，而陣地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揭敵，指機不敵指揮砲兵射擊，步兵前進時有如運動場上錦標賽，誰也不甘落後。那緊張的一幕，真的精彩！慷慨的民眾眼福不淺，他們噴噴稱道：「出氣了！出了這口氣！」

城是那麽高，城牆上遍設工事，而城內又儲存了大量的糧彈，以兩千敵人來守，可說有相當的把握。我們不能飛檐走壁，利用雲梯，所以非仰賴飛機炸開缺口，是萬難攻進城去的。且說攻佔東南角我軍擴張陣地，三日已延展到五十公尺，傍晚敵來反撲，被我擊退。四日晨，記者往由荒蕪蕪塗的南門外市區，從翻連破壁中東達城東南角戰線，小心地實地偷上缺口，一身身熱氣中窺探城下之敵，則見鉅形工事，機槍交互架設，敵兵皆上刺刀，怒目奮攻，如果衝下去，只有白白犧牲。我們最好的辦法，是加強工事，以待時機。好在下午三時四十分，我機又在西南角炸毀一缺口，我砲兵當然猛烈射擊，阻敵搶修。我步兵同時勇猛衝入，與敵肉搏，爭奪終宵，我卒佔領堡壘一座。從此東南西南兩角遙相呼應，震動更壯了。

佔領了半個騰衝城

五日南門又炸開一缺口，六日南城鐵廠樓全部炸毀，我攻佔城垣上敵據點三處。七日午後，經數度激戰，我又攻佔堡壘一座。八日至十一日陰雨不止，我城垣部隊復擊退連夜敵人之反撲，並予以重創。十三日放晴，我機砲攻入城西南角三陣地，城中最高建築物文星樓亦被我砲炸毀。十四日晨，我又擊退敵人四次反撲。美第十四航空隊又對城內敵猛施轟炸，我東城外部隊攻擊暫

小印公路是怎樣打進的？

辦帶門，將敵削減一部。上午十時，漫天火霧，我軍由美空軍協助，繼續猛烈攻城。我利用門炸缺口潮聲突入城內，敵向我反攻，先後八次均被擊退，迄晚，我已完成堅強工事。統計一日內斃敵二百三十餘。十六日，敵向我反攻六次，我利用工事，沉着將其擊退。十七日，敵再度反撲，仍無效果，我乘勢擊毀敵堡壘三座，攻佔兩座。十八日，我機投彈命中西門外之美領事館，全部焚燬，西南城郊我軍隨即攻擊頑敵而佔領此一重要據點。十九日，續向西門城樓及西寧寺掃蕩。二十日，我城南部隊於下午四時首先攻佔東岳廟電報局，於是在城中我已獲得立脚點了。

二十一日是一個值得誇耀的日子，從上午九時十分起全面攻城。由西南角攻城部隊一舉攻佔督辦公署元天宮，獲敵被服庫，續向縣黨部武侯祠掃蕩。由南進攻部隊從彈破各缺口一湧而入，於正午佔南門，進據教育局及兩等小學。同時我東南城角部隊趁機突入城內，繼續攻佔豐宮，武廟，並向文星樓東西之線推進。統計長俘獲輕重機槍十五挺，步槍百餘枝，其他軍用品無算。二十五日美機四十餘架自密芝那飛來助戰，我與敵巷戰竟日，斃敵甚夥。二十六日巷戰益烈，敵軍輾敵在破敗市街隔牆搏鬥，敵屍死馬遍地橫陳。三日來的戰果，我已佔領了半個騰衝城。由

敵寇終於全部被殲

二兩軍來，敵在騰衝不斷構築工事，固若金湯，不僅城牆上步步堡壘，而在城根更有堅強的陣地，以防空城，每當我機來炸，敵即趨入躲避。在敵認爲神打的騰衝，判民披我英將將士擊滅了

。敵德重松聯隊長據傳已經炸死。城內尚有敵傷兵約五百人，能作戰的敵兵不過三四百，勢成強弩之末，舍投降外，別無生路。但依過去經驗，頑敵必將作困獸之鬥，因為一則敵防線縮短，兵力集中；再則在城東北，西北兩角敵有堅守可憑，城西北縣政府角落廟的工事，均不易摧毀；而城東北一片窪地，處處堡壘，這開闊地帶，尤不易攻。敵聯隊部原駐該地，可見軍心在東。我們捕獲了一些苦勞，據該城中尚有朝鮮營妓三十餘名，不知死活的殘寇，真是黃連樹下搗琴，苦中作樂。這些敵寇，在我加緊進攻中，遲早終歸會全部殲滅的。

（三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夜於騰衝和順鄉）

我軍在騰衝和順一帶，敵寇已無可守，我軍已佔領該地。我軍在騰衝和順一帶，敵寇已無可守，我軍已佔領該地。我軍在騰衝和順一帶，敵寇已無可守，我軍已佔領該地。

我軍在騰衝和順一帶

張聯榮

真誠國軍首次會戰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動的？

一五五

滇緬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一五六

滇緬國軍首次會師

滇緬邊界國軍會師經過

嚴紹端

滇緬邊界的高良工山口，在地圖上的標高是八千八百五十二英尺，長年籠罩着瀾漫的雲霧。當初中緬畫界，在那裏豎立一塊石頭的界碑時，誰能料想得到在民國三十三年九月六日的清晨，竟會有祖國的駐印軍和遠征軍，從伊洛瓦底江邊，從怒江邊，翻越過艱險的崑山峻嶺，到這裏來舉行會師典禮，彼此在雲霧中緊緊的作着歷史的握手呢？

荒涼的古道

從緬北密芝那東向高良工山口的一條崎嶇山路，不知甚麼時候開始印下人類的足跡。但我們知道，當孟買的鴉片被人們發現之後，滇西騰衝，芒市一帶的冒險家們就趕着成羣的騾子，在這條路上不斷的來往；每當一鞭殘照，空谷裏迴響着叮叮的獸鈴和鏗然的足音。多少年來，滇西和緬北之間的商業交往與民族感情，都賴這條山路聯繫的。五年前滇緬公路的通車，也不會影響

到這條山路的繁榮。但，一九四二年春天，多塔的佛國遭遇了侵略的風暴，傳說在局勢緊張的時候，孟拱有一位華僑巨商曾以馱馬六十匹將他的翡翠和寶石全部運往騰衝，恐怕那便是這條山路上最後一次繁榮商旅的馱鈴了。從此以後，山路上人馬絕跡，兩旁的雜草茁長得高過人頭，路西也像結冰似的鋪滿了孕育着雨水的碧綠青苔，竟變成一條荒涼的古道了。

會師的行列

這次駐印軍前往會師的隊伍，由孫立人將軍麾下的孫蔚明連長負責率領指揮。許多人總還記得，孫蔚明連長會因前年緬甸戰役的功績，於去年雙十節得到國府軍事委員會頒給的七等雲麾勳章。去年冬天，緬北戰事發生後，他在胡康河谷及孟拱河谷也會立下不少光榮的戰功。他是駐印軍裏一位很有希望的青年軍官，今年才二十七歲，從軍却已有二十年的歷史。這次駐印軍主戰部把和遠征軍會師的任務交給他，事先是經過縝密的選擇和考慮的。

會師行列的總人數是二百二十人，除了孫連長自己外，包括少校翻譯官關品稱，輜重兵團劉連附，步兵二排，輜重兵一排，騾馬三十四，工兵一班，諜報隊員四人，另有美方少校指揮官斯勃瑞爾（Thraikill），上尉副指揮官拉丁（Lattein），管帶給養的艾福（Ehval）上尉，軍官金上尉（King），工程師克洛斯（Krows），下尉（美方 W. O. S. 派出）工兵中尉萊斯（Leis）中尉指揮部派員，及美國步兵一排，無線電台，攝影師等。行列的配備是一個加強連。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五五八

跨過伊洛瓦底江

八月二十六日，孫連長在孟拱城郊奉命率領着他的部屬由南提車站趕到密芝那，謁見孫立人將軍，孫將軍當即詳詳告訴他此次會師任務的重大，並再三叮囑着部隊在路上的紀律；接着拿出一幅軍用地圖給他，指示此次會師的路線。

第二天清早，所有參加會師行列的中美官兵都在密芝那碼頭齊集，跨過伊洛瓦底江，開始朝着密芝那的東方進發。這是他們出發會師的第一天，也是他們在往返途中遇見的唯一晴朗的日子。他們的隊伍照着戰鬥行軍的序列進行，糧兵走在工兵的前頭，隊伍和馬匹跟在工兵的後面。路上有橫倒的樹幹或石的阻礙時，工兵便做着掃清的工作。這一段路面平坦，鋪有細碎沙石，馬匹的鐵蹄聲，隊伍的步伐聲，交響成會師的前奏曲。這自由的音樂響撼着沉淪的土地，沈淪的土地開始覺醒了！

當天下午，他們到達距離密芝那十餘英里的葛妙村宿營。到達宿營地後，炊事員便開始忙碌活動。因為美國官兵也一齊吃中國飯，煮飯時因斯勒基爾少校分派了三名美國兵幫中國炊事員忙，歸炊事班長指揮。他們三個的工作原來是挑水，一根扁擔壓在肩頭，兩個鐵桶前後搖晃的玩意兒，這三位「准炊事員」弄不來，他們只有頑皮的做潑鬼臉；於是，又改派他們在附近收集乾柴，而他們出發收集時，却把工兵用的斧頭，砍刀等備具全部帶在手邊。中國炊事員看見他們那付認真介事的神氣，都笑臉說：「Halo Joe. 頂好！」

向蒼芝那拍發到達宿營地的電報是當天夜裏必做的工作之一，同時，第二天出發的目的地，出發時間，以及新的規定事項，也由孫連長在當天夜裏用命令通知美方官兵。中美官兵的親密友誼，要算這次會師隊伍裏表現得最如人意。

從二十八日起，每天都落着雨，晴朗的日子沒有了，平坦的道路也沒有了。二十八日他們從萬鈔走了十三英里到達瓦沙，二十九日他們從瓦沙一出發就開始爬山，爬了一整天到達彭家塘，路程却只有七英里。彭家塘村莊在山上，高出海面三千一百三十三英尺，只有五間鐵皮房子，空虛的蹲在綠樹叢中，沒有人住，他們在屋裏宿營以後，大家都覺得出發三日間季節已從炎夏轉到初冬，他們每人帶來的一床花氈，夜裏已抵不住寒冷的侵襲了。

敵人每陷緬甸以後，原在這一段路上駐有一個聯隊的兵力，三個月前，密芝那被我軍猛烈攻擊的時候，這一聯隊人立即調往增援，現在連一個人影也看不見了，只有他們在樓下埋藏着的許多骰子却被我軍偶然發現，但多半已經發霉腐爛。

三十日他們由彭家塘繼續前進。

山路越走越艱險，人馬踏在碧綠的青苔上，一不當心就會像溜冰似的滑到山脚。頭上的雨，空中的霧，也越落越連綿，越來越濃厚，身上的衣服沒有片刻不是潮濕的。他們在胡康河谷孟拱河谷作戰時最頭痛的蠅蟲，現在又遍地皆是，向他們的腿子不斷地糾纏。他們小心翼翼地走在這樣的山路上；而山路是看不見盡頭，也走不到盡頭似的。山的上面有山，山的下面有山，一列列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的山峰在雨霧裏隱現，將他們的隊伍層層圍住；而他們的隊伍也在雨霧裏浩浩蕩蕩的圍住一層層的山峯。他們爬上山坡，又走下山坡，宿營地大都是在山的頂點。

這樣，他們于三十日由彭家塘到達彭子，三十一日接着由彭子到達沙東。到達沙東附近時，路旁山頂，禾苗青青，當地的土民正好插秧已畢。

沙東是沿路最大也是最富庶的一個村莊，敵人曾經在這裏駐紮過部隊，我們的飛機也曾來這裏投過炸彈，到現在還有兩個大大的炸彈坑壙在路邊。沙東山頂上有一座堡壘，是英國政府在二十多年以前建造的，屬於密芝那營房，約摸可容一營人。雨霧中的堡壘更顯得蒼老幽森，使人興起懷古的情緒。現在駐在裏邊的是兩連隊兵，指揮官是美國的路斯少校。

山林的主人

據路斯少校說，沙東附近的居民總數約有一千五百人，其中除了兩百多華僑以外，都是喀欵人。喀欵人可分為①茶山 (Tashi)，②準坡 (Jingpawing)，③浪栗 (Marc)，④阿厘 (A N) 及⑤粟栗 (Awain) 五族，各有各的方言住處。阿厘族人口最多，以沙東為中心。準坡族則沿格賓河直下密芝那及八莫附近，分佈的面積最廣，文化程度也比較高。因為美國教士曾來這一帶設校傳教，並且以英文替他們排成簡單文字，所以多數居民信奉耶穌教。粟栗族居住在沙東以南的山區，文化最低，性質野蠻，很少有人信奉耶穌教，其他各族都不願意和這一族通婚。浪栗

族的獵捕是拖角及片馬。路斯少校說，拖角一帶是中國軍隊的危險地區，希望我軍注意。茶山族分佈于滇緬邊界山地以至騰衝附近，平時常與漢人交易，多半能說雲南土話。所有喀欽人的村莊裏，遍地是牛糞拉圾，蚊虱特別繁多，在旱季裏是不適于駐紮部隊的。而且土民對於外人懷疑懼，部隊行軍，必須有當地人作嚮導，才可免得發生誤會。

喀欽人的生活問題，全體都靠某種解決，無論男女，多半吸食鴉片。他們日常常感缺乏的東西是鹽巴，布疋，針線和藥品等。這次會師隊伍的三十四驢馬，一部分馱給養，彈藥，一部分就是馱運上面幾項東西，來分發給他們。他們聽到這消息，住家在三十里外的人也紛紛趕來。於是，情報隊員們有了開口的機會，忙乎和他們用土話講道理，講交情，他們都愉快的笑着，睜開驚奇的眼睛，來認識真正的中國軍隊。

逃出魔窟的姊妹羣

在沙東的兩百多華僑，幾乎都是由潛之孫或騰衝逃難而來，百分之九十五是雲南人，福建人和廣東人不過佔百分之五。但兩個月前，我軍攻佔潛之孫前後，沙東却突然來了一千位廣東女人，她們的故事是悲慘的：五年以前，她們在家鄉被敵人抓入魔窟，在慰安所裏度着沒有白天和夜晚的生活。

現在，她們現在是已經逃出黑暗的魔窟，看見了自國的弟兄們了。她們大家向孫連長提出要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一六一

不，希望美方不要把她們當作「特別俘虜」看待。她們願到部隊裏來為中國傷病官兵服務。

行行重行行

九月一日，會師的隊伍在沙東休息。上午檢查官兵的武器和裝備。下午召集附近村長二十餘人開會，由孫運長代表孫立人將軍慰問全體民衆，並由關麟徵官作詳盡的報告。各村長都衷心表示，願意在各方面幫助盟國軍隊。接着是中美部隊，喀欵部隊以及民衆代表舉行會餐，雖然席間沒有啤酒美酒，但友好狂歡，却是會師途中的一個快樂的插曲。

第二天從沙東繼續前進，行列的最先頭增加了二十名喀欵兵。走下沙東的山，涉過一條水深及膝的小河，便爬山到了拉帕。這村莊裏的村長是一位五十多歲的華僑尙品山，他的頭髮鬍鬚都已開始變白，他家僑居此處已經有了五代。他看見過的中國軍隊僅僅是前年由此撤退回國的一些散兵，像這次會師隊伍一樣整齊的國軍，他却是生平第一次看見，因此，他很感動，感動得說話的聲音都有些顫抖了。他還把家裏拿出的一些吃的東西來送給官兵們。

九月三日，隊伍由拉帕到馬宗後，因為事先知道明天宿營的干巴底已是緬甸境內最後一個村莊，那裏除了地圖上標明的一間休息室（休息）以外，沒有現成的房子可住。於是關麟徵官帶着官兵，當天繼續前往干巴底。先搭好營房，隊伍第二天到達。

從老芝那出發以來，沿路都是茂密的叢林，遍地的螞蝗；但走到干巴底附近時，奇怪得很，

叢林突然消失了，蝴蝶也很少發現了，稀疏的樹，稀疏的毛草，使每個人意識到自己的脚步已經走近祖國的邊界。記得兒時會聽人說，兩個縣城交界的山坡上，毛草都是朝着相反方向生長的；如果把這故事和國界附近的景象印證起來，的確耐人尋味。

四日整天落雨，一刻不會停歇。部隊到干巴底後，營房是已經搭好了，但給養却不見飛機投下來，官兵們時時抬頭望天，天上濛濛然雨霧一片。

這次計畫會師的時候，規定給養完全依賴空投，所有沿途應該宿營的地點，也就是應該空投的地點。但當初沒料到氣候會這樣惡劣，原來的計畫不能全部實現。前天部隊在沙東休息時，不會盼望到降落傘由天空飄下，今天的盼望當然更加焦急了。因為今天下午已經沒有半點餘糧，眼看著晚飯就無米下鍋了。

時間在焦慮中慢慢拖過，已是下午五點鐘了，大家的肚皮都厲害的鬧着飢荒，抬頭望天，天上仍是雨霧一片。最後大家以為期待已經絕望，決定在驢馬給養中擇一部分可以吃的胡豆羹，準備當作人的給養了。

暮靄裏忽聞馬蹄聲漸漸走近，幾個站在營房外面的美國兵突然高聲歡叫，瘋狂似的跳躍着，原來部隊離開沙東後，恰好沙東雨過雲開，飛機在那兒投下大批給養。喀欵兵便從華倫那派了矮小的雲南驢馬將給養運送到這裏來了。

九月五日，隊伍在干巴底休息，孫連長用無線電和滇西遠征軍的會師隊伍聯絡，約定明天會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師的時間。

雲霧中會師

九月六日，沒有落雨，天是陰沉的，彌漫着濃霧。在這邊界山區，這應是雨季裏晴爽的日子了。

從下巴底到高良工山口，完全是沿着一條約莫五六尺寬的乾溝向上爬，這條乾溝原是一條路，却被山洪沖毀了。假若山洪現在還沒有乾涸，從山頂到山脚依然懸掛着淅淅的瀑布，則這達到高良工山口的路途將會是一個極大的困難。那天清早出發時，所有的驢馬都留在下巴底，全體官兵仍然依着行列的秩序往上爬，像一股鋼鐵的逆流在濃霧中鑽過。山雖然是那樣高，身上的衣服和槍枝雖然都給濃霧浸濕了，但中國弟兄們爬起來却一點也不費勁，因為這路徑比不過他們在孟拱河谷迂迴庫芒山脈時的艱險；何況現在他們多爬上一步，就更接近國界一步了。

到了十點鐘光景，他們到達了標高八千八百五十二英尺的高良工山口，這是他們會師的地點，他們也恰好是昨天約定的會師時間趕到。

高良工山是一片大約六十碼寬的草坪，草坪中間立着一塊石頭的界碑，上面刻着「國界」兩個字。會師隊伍裏的中國官兵們，多半是前年春天參加第一次緬甸戰役後就隨着轉進印度的，他們雖隔祖國已經有兩年多了，現在望着界碑，眼望祖國的河山都隱藏在迷茫的濃霧裏，彷彿從濃

霧裏嗅到祖國的氣息，心頭的激動與愉悅，的確是難於說出的。

孫連長把中美官兵和由沙東跑來的喀欵兵一起列成縱隊，站在國界線緬甸境內這一邊。隊伍剛好整理完畢，有三個人影在山的那邊爬上山脊，彷彿騰雲架霧的向著界碑走近。

「你們是不是會師的？」這面問。

「是，我們是援兵。」那面答。

於是，大家立刻覺得空氣溫暖起來。

不多一會，隊伍一齊到了。隊伍裏中國弟兄們的面影是多麼熟悉啊！他們的頭上都戴着斗笠，腳上都穿着草鞋。在不同的地區打擊着同一敵人，在一條路的兩頭打擊着同一敵人的祖國弟兄們，今天見面了。

他們的隊伍裏有中國人，也有美國人，指揮官是遠征軍長官司令部工兵一團的中校團副胡振國，其餘的人員有長官部少校參謀舒純如，工兵指揮部上尉參謀李孔激，步兵二十營，還有長官部美方中校情報科長克勒維蘭（Cleveland）及聯絡官，攝影師等多人。他們也列成縱隊，站在國界線中國境內的那邊，和駐印軍的隊伍隔着國界正面相對。

會師典禮開始了。

孫連長發出口令，駐印軍先向遠征軍敬禮，並且高聲叫着：

「歡迎你們到緬甸來！」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其次是遠征軍向駐印軍敬禮，也同樣高聲叫着：

「歡迎你們回中國來了！」

一片歡呼聲裏，大家隔着國界線，在瀟灑的雲霧中相互緊緊的握手，這是一次歷史的握手啊！

！

接着，兩邊的隊伍同時向右轉，在草坪上走成一個圓形，到了兩方的位置恰好交換的時候，

便彼此前進，轉過來面面相對。這樣，駐印軍回到了中國，遠征軍也進入緬甸，大家都抑制不住心頭湧起的興奮。

兩方隊伍又回復原來的位，這簡單而隆重的會師典禮告成。剛到山口就忙於搬弄開麥拉的

攝影師們，現在才得到休息。於是，駐印軍作主人，邀請遠征軍到千已廬玩一天。下山時，大家

都不約而同的把高良工山口改稱作會師口。

——

烽火叙衷曲

自國的弟兄在異域邊野相見，情愫倍覺親熱。駐印軍把一部分人在外面露宿，讓出一間房子

給遠征軍住，並且拿出美國給養，美國香烟，殷勤的招待他們。

夜裏，營房內外燃起一堆堆篝火，官兵們都圍坐火旁，暢然堆積心頭的衷曲。——遠征軍想

知道駐印軍裏的一切情況，想知道印度緬甸的驚人風光。駐印軍呢，每個人想知道的是現時國內

一般敵人們的生活和幾天來騰衝戰事的進展。兩軍這次來此會師的途中經過，也互相作了有系統的報道。

遠征軍會師部隊，一部分由保山坐飛機到騰衝以北的臥龍，在那兒會齊其他人員之後就開始出發，路上走了三天半，才到達會師地點。因為山路崎嶇，給養難以攜帶，所以步兵只來了二十名。他們在三天半的行程中，經過許多村莊，但村莊裏都空着沒有人住。距離會師地點半日路程的大河主，附近村莊密布，原來是我國國界監督駐在的地方，現在也一個人影都不見了。當初這條路上，每天都有兩百匹驢馬來往，以後因為敵人到來，假若老百姓當中有承認是中國人的，便遭到殘暴的刺殺。而且敵人在各村普遍徵發糧食，假如某個村莊沒有糧食交出，敵人就會把那個村莊放火燒掉，隔大河王不遠的一個羅吉村便是一個例證。於是，老百姓們都離開了自己的家，往羅方去了。

夜的寒氣被燃燒的火餘和溫暖的情誼趕走了，大家一面任情的傾訴，一面嚼着以 Ration 裏甜甜密密的巧克力糖。

話是說不完的，時間却在悄悄溜走。一夜烽火敘衷曲，遠征軍的官兵們都堅定了決心，發誓早日打到緬甸，駐印軍官兵也發誓早日打回祖國。

七日上午，遠征軍動身返國，駐印軍每人贈送 K Ration 一包，美烟香烟一包，火柴一盒，臨別依依，彼此相約再見。

中印公敵是怎樣打通的？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一六六

歸來

會師的任務已經完滿達成。八日清早，會師部隊啓程返密芝那。這次，行列裏多了一位跟隨征軍來的美方情報科長，他攜着遠征軍司令長官衛文煥將軍的一封信，請衛文煥將軍的一封親筆信，去交給史迪威將軍。

十日部隊抵沙東，十一日休息，準備代表送了許多雞子，水菓和酒，來慰勞全體官兵。從敵人慰勞所逃出的廣東小姐現在也已病體復原，都一齊跑來向官兵們熱誠的慰問。十二日部隊離開沙東，準備男女老幼都擁擠站在街旁揮手歡送，吶喊民眾們也用和善的眼光注視着隊伍，說現得比隊伍來時更加親切。隊伍走出村口，僑胞們正一致高聲的呼叫着：「中華民國萬歲！」「中國駐印軍萬歲！」「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這些口號在普通的紀念場合是被人叫慣了的，但在沙東，在隊伍會師歸來的時候，聽來却另外有着新鮮的意義。

九月十四日中午，他們又跨過伊洛瓦底江，回到了密芝那。他們到達時，恰好孫立人將軍不在司令部，由總指揮部密芝那指揮所的一位科長湯姆生中校代表史迪威將軍及孫立人將軍講話，對這次會師任務的達成，表示非常愉快。接着，參加會師的美方中校斯勒基爾對中國官兵在會師途中的刻苦精神和嚴格軍紀，表示衷心欽佩。他說，在這條崎嶇的山路上的連續急行軍，中國士兵們沒有一個生病，甚至沒有一個落伍。

於是，在會師的途程裏建立了親密無間的中美情誼，互相靈犀再見，歸漢建制。

地圖上的一條紅線

滇緬邊界的高良工山口，在地圖上的標高是八千八百五十二英尺，長年籠罩着彌漫的雲霧，當年中緬畫界，在那裏豎立一塊石頭的界碑時，誰能料想得到，在一九四四年九月六日清晨，竟會有祖國的駐印軍和遠征軍，從伊洛瓦底江邊，從怒江邊，翻越過艱險的崇山峻嶺，到那裏舉行會師典禮，彼此在雲霧中緊緊的握着歷史的握手呢？

然而，現在孫蔚明連長的一張地圖上，從密芝那東向高良工山口的道路，已經用紅色鉛筆畫上一條曲折的粗線，那是他自己和他率領着的弟兄們一步一步的走過的。

這次會師，往返的時間是二十日，從密芝那到會師口的路程是七十七英里。會師的隊伍去時是一百二十八人，回來還是二百二十人，沿途沒有發現一個敵人的蹤影。他們在高良工山口界碑側邊，已經立下了一塊歷史的豐碑。

（三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寄於密芝那）



滇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二七〇

龍陵之戰

龍陵前線視察記

三十三年六月二十日 彭河清

十一日 記者與張振國少將於視察滇緬印邊後，又馳抵龍陵前線了。龍陵與松山騰衝鼎立，滇緬公路與騰龍公路交會於此，形成一個V字，滇緬公路通過龍陵向南延伸恰如Y字。松山騰衝兩大據點早已克復，現在我遠征軍正乘勝攻擊這Y字的交點龍陵。

現在遊擊總部過雙十節，董副總指揮特賞村醮野味佐餐，藉祝國慶。次日東行，還是崎嶇山道。夜間投宿荒山中，一藍縷老婦有氣無力地在磨包穀殼，幾個瘦骨嶙峋相從，他們就靠此度日，據說不見米粒已四個月了，這厄運是倭寇帶來的，那些可憐的小孩連忙汲水燒柴幫我們做飯，大家飽餐了一頓。劫後人家，景象淒涼。我睡在剛掃除塵垢的樓板上，度那風雨之夜，聽見她們縮瑟稻草堆裏，圍着一團火取暖，心裏很難過。

廿三日晨繼續前進，山林中留着不少倭軍殘墓。行十餘里，便踏上了騰龍公路，沿途盡成壁

仍有好些勉強可住宿的矮小草棚，那是我離敵時的營地。公路上足痕景景，多處且已破壞，觸目皆為戰跡。折登南面附近一小山，龍陵瞭然在望，某團長曾指記者描述其作戰經過。敵軍在龍陵時，看攻城變成了我的日課，及至九月十四日完全克復，那天晚上靜寂無聲，冷清清的反而令人有一種說不出的特別感覺。來到龍陵，又正演着同樣的熱鬧場面，我的情緒再度興奮起來。公路上運輸指揮的車馬絡繹不絕，路旁擺滿了地攤，供應香煙食物肥皂鞋襪等日用品，倒也繁榮。這一帶雖在敵砲射程內，但過慣了也就滿不在乎。我跳上一輛吉普車，格外欣慰。因為自臨渡怒江後幾個月來未曾坐過汽車，只在騰衝城內看見幾輛被砲打得殘破不堪的爛傢伙。抵黃草壩，在溫泉洗了一個痛快的澡，池為敵寇所建，大門上還懸着「白鷺之湯」一塊招牌，感謝敵寇給我們來受用。

循汽車路上坡，南駛十餘里，黃昏時到達一個茂林修竹的村寨，這便是某集團總部。黃將軍亦在村前小步相候，灑酒依然，目光炯利，談笑風生，亦不減昔日。晚餐席上我預為祝捷云：「湖南抗戰到雲南，話入長沙酒與酣，躍馬長城戰敵寇，雄師早復育河山。」這頌詞不成問題。並以中秋新句見示：「嫦娥也諷寒人苦，滿至今宵分外明」。將軍南征邊徼，而其改鄉長沙論第緒乎？家人遠隔，故賦此述懷。

非龍陵位萬山叢中，其外圍據點工事異常堅強，非親臨前線，不知我將士浴血奮戰之苦，在雨季中的山地發動攻勢，這使命更形艱鉅。當初松山未下，敵寇割怒江蕙茹橋，編練彈藥接濟不繼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兄弟們都受過俄的。我們雖然逆天時，失地利，所幸有的是人，儘管敵人居高臨下，以逸代勞，我們的紀神軍仍冒雨拚命仰攻，還這大無畏精神，終於殲除了頑敵，而今那些雄偉山巒上樹起了青天白日的旗幟。我十五區警務楊梅山廣陵坡等處縱寬形勝，竊佩當日攻取確是煞費移山氣力。例如爭奪華坡，就犧牲了上千的忠勇弟兄，那些無名英雄都是勝利礎石。我又會折至野戰醫院，訪問負傷官兵，他們肉體雖受痛苦，但精神上出了發憤，因為親見龍陵快要打開，他們的血液有回流！

後方的朋友也許不明瞭何以龍陵方面軍事進展較慢，誰說根據實情加以辯說吧。在淫雨連綿的山裏，步履維艱，何況作戰？更何况是攻堅？然而在寸土必爭的情形下，六月中我軍便已奮勇戰敗優勢之敵，一度攻入龍陵，怎奈敵寇有騰衝老市殘障援軍，馳來救難，我則糧彈不繼，加以城郊三處高地為其據守，受其箝制，不能立足，只好撤退出來。但我軍再接再厲，今日又攻佔龍陵三分之二了。松山騰衝業經克復，等於除去了龍陵的雙螯，現在敵寇所恃者是老市那條補給線，所以他拚命保守龍陵以前的公路，讀者試想，我們豈能容許敵人打這如意算盤？

新從保山撤此的黃副長官琪翔，十四日晨由黃總司令領軍趕回龍陵前線觀戰。我們翻山越嶺來到風吹坡，大炮不斷在轟擊敵陣，空氣頗呈緊張。現在龍陵之敵據據在靠近城市的西山（城西）伏龍寺（西南）等處，舊城全部被我佔領，新城則已推抵東卡一帶。我們在城壘中用肉眼也很清楚望得見雲南地方，北望遠處變換城壘上的警塔塔燈也依稀可辨。黃總司令不時指點我

某處曾經激烈戰，某處殲敵若干。我見第一線的士兵覺得也有其樂趣，他們忙於做工事，那辛苦
的結晶，不僅是殲寇的利器，也是戰史上的藝術品。我亦欣賞他們胼手胝足的傑作，認為很榮
幸。十月二十日自龍陵前線。聞二十日之戰，立時將龍陵圍攻，龍陵已陷。龍陵前線。

遙隔肥沃的市場墟，一片黃金，存好幾處在冒烟，乃是敵人焚燬我民間糧食，這也可以說
是放起毒氣的象徵。敵寇之所以據守龍陵，不外企圖切斷我滇緬路和阻止中緬路的修築，同時想
遲滯我遠征軍南下的行動，以爭取在頭町八莫趕備工事的時間。但事實上，我對龍陵已形成三面
包圍之勢，雨季快告終止，小規模的襲擊將轉而為大舉進攻，如果先將芒市公路遮斷，隨起後門
來打，最短期內我們可以站看完全克復龍陵，而頑敵必然難逃松山倭寇同一悲慘命運。在前線看
過後，迴旋於記者腦海中的是如何爭取八莫頭町會戰的勝利，如何使中印公路早日修通，因為我
深信龍陵之捷，只是時間問題。（三十三年十月二十日自龍陵前線）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一七五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一七四

八莫之戰

衝破伊江防線

呂·德·潤

急行軍

（三十三年十月二十日）

十月一入十月，雨脚已開始走出緬北了。十月初還可聽到雨脚輕輕的走動，可是一到中旬，緬北的天空中高高的掛起白雲來，有時更是一片顯得秋天的上空「奇怪而高」。不常露面的太陽已通行無阻的在上空中照耀，晚上也有了「鬼眨眼」的星斗。蠻荒的樹林，經過雨季的沖洗，顯得更雄野。在這一切開始活躍的時候，我們久戰雄師早已感到不耐而躍躍欲試了。

十月十五日是個偉大的日子。同一天，我們立部雄師沿密芝那南下公路殺向八莫，我們湘部崩出發撲取瑞古。記着十月中旬趕到加邁時，會看到這出征的行列，全副武裝的弟兄們在公路上沙沙的挺進，肥馬在秋色的原野裏嘶鳴。二十日左右，這個取胡康佔孟拱河谷的閩湘部隊已集結

在鐵路未建上的和平村。次日出和平村東側，開始爬山。這一段路過揚山的高達二千呎之處，便遇到了奔流南下的高威河，高威河兩側形成一個狹小的河谷。滿師在高威河上流便分成了二路：平圍沿河南下，定圍英國越過了高威河谷，又闖入伊洛瓦底江西側的羣山中，沿莫西特河（Mout）上游西側南下。這一帶山河高狹，我們這支主力經常得不到空運的補給，而空着肚子挺進。記者在十一月初在此一帶上空偵察時，發現了他們，看到這些弟兄們仍整齊齊齊的前進。我們在土空盤旋了許久，那時他們還離江邊二十哩，誰知三天以後，他們却神鬼不知地到達了江邊。

奇襲瑞古

平圍沿高威河南下，四日到達瑞古西測七哩的江邊瑞古卡利對江的考拉基（Kraukki）。這地方的江面雖有波濤，但是撿渡六百多公尺寬的大江，這還是第一次。五日拂曉三時，我們便以橡皮船輕輕的偷渡。至天明，我們已過去了二連，建立灘頭陣地，一方面抵抗進攻的敵人，一方面掩護我們渡河部隊。敵人想不到華軍來攻擊這地方，更想不到來的這樣快。經一天激戰後，六日佔領瑞古卡利，一面追擊殘敵，一面以急行軍沿江邊直薄瑞古。從晚八時一氣跑到十二時到達到瑞古。敵人從夢裏驚悸起來，激戰數小時，當夜佔領瑞古，我青天白日旗第一次飄揚在伊江南岸河上空。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南滿洲軍方是英兩國忍飢餓，五日到達莫西特河入江處的丁巴偉英 (Thinbawa)。敵人在
 該處抵抗，我然則迂迴東側，距瑞古八百公尺的河面渡。晚十二時以渡河成功。敵人因事
 先得知，撤營丁巴偉英對在兩線八提蓋 (Tibet) 一線反撲。我軍勇於迂迴，遂敵向瑞古
 退去，又遇到我軍佈佔瑞古之部隊，前後夾擊，殘敵倉忙中僅放棄了遺棄在隨線的一大據點。八
 日晨，我大軍會師瑞古。此役我軍生俘敵中尉以下十餘名，馬十餘匹，其輜彈藥文件等甚多，而
 我方僅傷一人，斃死兩人。據敵俘之敵情報官供稱：我軍老行動，敵事先竟毫無知悉。其時與
 平圍攻瑞古。 (Kashmir)。

衝破伊江防線

敵人在胡賚孟拱兩河谷的叢林戰中之敗績，使他們想改變一下方式，以伊江天險組成一道防
 線，從事障地戰。此一段路上，八莫，瑞古，卡薩間有航運，卡薩，彭道背後有鐵路，八莫背後
 有兩條公路連接蕪蕪路。八莫，瑞古，卡薩，彭道都是敵人防守的據點。二十二日，胡成三天
 可。可是今天，這帶開闊大的伊洛瓦底江並不幫助敵人，八莫已被我大軍重圍包圍，彭道帶薩區
 英軍已慢慢的逼上來。在這種勢有利於我的時候，我們又奇襲了潛藏老虎的克爾曼。卡薩古之正
 如下圍棋，我們這一眼，便死了敵人一大片。瑞古東可拊八莫之背，西可搗卡薩彭道兩後路。沿
 江一帶地勢較平坦，且有樹林可隨意迂迴。南面的瑞靈江 (龍川江) 也許可暫時掩護撤退的敵人，

裏的整齊江水中渡過，又偷偷的摸入敵陣。這一次敵人雖有戒備，但已不如第一次的森嚴，他們也沒再拿毛巾，香烟，魚罐頭，急急的打了信號，當夜便有兩排人游過去。這一羣水雞迅速的佔領了左翼的S號高地，敵人正想反撲這裏，右翼台莊(Tar-Darab)又被一連水雞攻佔，於是這三角陣地的尖端便給第一營切去。第二營急急跟來，直撲馬于賓。敵人還想在這裏拚一下，正面抵抗第一營的時候，我砲兵連營營連已開到梯江對岸卡巴尼(Kabani)，一頓山砲，追砲，馬于賓又給我們攻佔。第三營乾脆由馬于賓附近過河南下，直取卡利。至此，這個三角陣地已被我軍切去了一半。

我第二次趕到太平江前線時，苗提已成了前線的雙方了。我在某地會見趙欽上校時，提到這次強渡的情形，他搖頭聳耳的笑着說：「這個太平江可有點不太平，爲這次渡河好傷腦筋……不過現在終於太平了。」

◎苗提巡禮

我第二次到大利(Lai)時，正趕上倪薩中與清兩課長要去苗提，唐守治將軍撥了一匹馬給我，於是我們一起出發。我那匹馬是個高大的紅棕馬，看慣了小川馬，對這大馬一騎上去就有點怕。在路上又過了趕赴前線的砲兵，我夾在裏面緩緩而走。不知什麼時候馬出了隊，以快步跑起來，我一警便想勒住；可是這一勒，大馬竟飛奔起來，我愈勒它愈跑得快，我真不知如何是好，

伏在鞍上聽馬由命，幸好前面有一條小河溝，那馬狂怒的轉了幾下圈子才停下來，砲兵隊的長官以爲我故意跑馬，大不高興，經我說明了一「苦衷」，他們便把我的馬放在隊後跟着。

太平江兩岸的砲隆隆的響，到高地時可見到砲聲起處的鑽天煙土。當天聽說苗提過江九哩處，雙方正激戰。這一帶敵人還不時有散兵出現。中午的時候，我們趕到苗提。

唐師陳團已開到這裏，我們先去團部，正趕上他們吃午飯，那頓午飯確實豐富，有居此土人勞軍送的一隻鷄子，太平江裏的兩尾鮮魚，和幾塊臭豆腐。這都是我們很久沒吃過的東西了，臭豆腐更是出國以來第一次吃到。這一帶的土人多爲懶夷，由於臭豆腐，更證明了他們受漢化的程度很深。

飯後我們去苗提巡視。苗提爲一高地，樹多草高，可俯視整個的太平江內的三角地帶。敵人在此處築有工事。敵人在苗提北被擊潰後，我軍連夜飛速推進到這裏，敵人慌忙逃過江去。角上的屋子經我們空軍幾次轟炸，都已破碎了。村東有一個廟宇，建築很大，大佛像有的是青銅，有的是白玉，其中且有一水泥建的，裏外白色，今天仍很壯麗完整的在瓦礫中矗立着。裏面有幾尊大佛像，其中屋角有一個死屍的臥像，上面有幾個刀子插着，旁邊彫着吃屍的鴉蛇。大概這是一個貴族的遇害後的祭祀。也許正因爲這個彫像，才請佛像也住起火泥廟來，而逃過了這次浩劫。其餘的幾個大殿都破碎不堪，金色的大塔也受了傷。

廟中有下坡走廊可到江邊。沿江走到村西，那是土人的居住區，現在仍有幾家未走。他們是

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種民族，多自稱為雲南人，有些河說流利的中國話。房屋隨着建築省和內地一樣，南北東西房圍成一圈小院落。附近都有井，這是孟拱與康兩河谷攔夷村落所無有的。男人穿褲，女人纏裹裝，牙齒多以檳榔燒石灰嚼黑，女人更以黑爲美。他們見我們來了很高興，一律叫我們大官。一種罵他們是雲南人，和日軍兵虐待他們的經過，而對國軍的「秋毫無犯」非能稱道。

③苗提之夜

黃昏時，倪吳他們回去了。我因爲第二天要趕赴前線，又怕再騎馬，索性任在城裏。第二天老倪也要到前線去，我的行李，他們用馬運來。

我一個人，在江邊樹叢止遠眺對岸，那時候正是雙方砲戰最烈的時候，隆隆的響個不停。江水急急的流，深綠的水面上跳動着落日的影子，小橡皮船從兩岸划去別處，樹草裏不時鑽出我們哨兵。隆起在八莫後面的小山背，切斷着晚霞，暮色蒼茫的黃昏，除了八莫近郊的砲火煙出，一切都給許薄的烟霧淹沒了。

突然的，團部門口來了一羣帶武器的土人，陳團長說這是我們的護報隊，因爲附近發現一班日本兵帶着一挺機槍活動，要他們去拏捉。

晚上因爲我的行李一件也沒有，他們也在行軍時候懷有多餘的甄子，臨時找了一個破行軍床

攻城

呂德潤

二 我到目前線團部，趙秋上校便攤開大地圖，給我講目前的情勢。

他們正面據渡太平江後，直推進至太平江下游毛平二線，敵人據小河橋死守，他們一氣便插到這裏。前面二千碼外是八莫市，南邊二百多碼是莫茂克到八莫的柏油路，路上還有敵人守着。後面是莫茂克，目前正激戰。北面毛平以南的敵人還沒有肅清。當然，這個突擊相當冒險。

「敵人想再來個密芝那，與我們拖長時間，可是誰還高興和他們那麼打……」

「敵人電話響了，他凝神的聽着，外面槍砲響的很厲害，他用耳機用力按住耳朵，又用左手把左耳掩住，他笑着回過頭來：『……』」

「……」

「……」

「……」

「……」

「跟着我們後面的砲兵陣地怒吼起來，格隆，格隆……的把洞子露得更厲害。我們的砲不久便把他們壓下去了。」

北面有我們抵住，南邊公路上我們正在進攻，只有後面六七哩處的莫茂克外圍之敵還有相當多的人死拚。這是我們的後患。下午李師長來了電話，告訴說王東籬圍在莫茂克外圍正殲滅日軍，已發獲日砲三十多具。我軍自進攻八莫以來，莫茂克的外圍戰是最重要的關鍵，現在我們已把他們圍住，將徹底的殲滅。

黃昏時敵人又是一陣砲，經了幾次演習，我也能隨子翻身似的人掩避部躲碎片了。一頓晚飯，我們竟繼了兩次。

「他媽的居心搗亂！」

趙團長拿起電話：「蘇營長……好好換他們一頓……你們正預備放……好極了，多送幾十發。」

「整個的黃昏都在大砲聲中過去了。」

我到的時候，有幾個弟兄兩個日俘去師部，順便在李鴻將軍處借兩條毛毯，可是天晚了，他們還沒來，直等到九點多，對方來了電話說不回來，於是郭大志，楊統美兩指揮員給我找了四個降落傘。晚上因為敵人大砲不斷發射，大家都抱着毯子入掩避部，而我這降落傘抱着跑來跑去不方便，討論結果，乾脆睡在掩避部。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我細心觀察我這小房子，半圓的一個，事溝中挖了一個土牀，頂上架了一層木頭，上面的泥土把溝裏裏面的楊葉子也壓在木縫中，所以我的屋頂上儘量示着幾個大楊葉子。一隻小燈籠在這小地方顯得復亮。我知道這便是最安全的地方了，裏面拿出英文本的「安娜卡列尼娜」來讀。外面雙方砲火沖天，子彈砲彈滾滾而來，樹根樹幹聲就在我身旁響。我對國運有無限的信心，不久就有兩個降落傘的響子，兩個降落傘的被子下入睡了。

晚上他們又跑下來幾次，反正是敵人開砲，那四個降落傘給我睡的又溫又軟，我乘與把傘上的繩子集成枕頭，又脫了我的布甲克鎗上，還纏是我到前線衝鋒一刺穿了一件套服的大腿。黎明，機關步槍響的特別熱鬧，中間夾雜着隆隆的車聲。幾個人又入了掩蔽部。

「敵人坦克車衝到我們前面三百碼處。」

趙扶剛長槍短劍副團長在後面指揮着。……

「火箭砲！火箭砲！」

「火箭砲！火箭砲！」

「火箭砲！火箭砲！」

們的砲兵觀測員已站在八裏前裏了。一個日兵指了一根大木頭出來做工事，別人聽他趕，通知發砲，他竟插頭說：

「只一隻，沒啥道理。」

昏昏的時候，我們捉到了一個縮句人，他是參加給城內日軍作工事的，據說，日本在樟樹橋

下準備死在那裏。敵兵約千餘名，砲約幾十門，戰車有十多輛，市中的大鼓樓下常常

有汽車，江邊也停着船。

空中聯絡官很細心的聽着，默默的記下來。

照例的雙方又是一陣砲戰。電話在砲聲中湊熱鬧，趙團長拿起電話來仔細的聽。

「穩一點，到了城裏多用手榴彈往工事裏面擲……」

我們完全佔領了市郊兩機場，孫財民營並俘獲了兩架打壞的飛機，現在正沿江邊向城中衝，

楊副團長的電話幾乎同時叫着：

「到了城中十字路口，你是往左，往右？……」

我們團身中營又佔了城東機場。也逼近了市區。聯絡官急急的要去看飛機場還能用不能用。

突然蘇營長報告了一個消息：

「敵人的砲彈有辣椒似的怪味……」

我們大家一致嗅到鼻子來。在此地敵人不敢用毒氣的，大概是搗鬼。趙團長拿起電話，告訴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正恭請的弟兄。這與我王米。我這軍人下軍軍軍軍。大講軍軍軍。軍軍軍軍軍軍軍。告軍

「蘇洪強說他們大舉隊來成撲，燦滅。」一個也別放過，儘可能捉活的。」

「蘇洪強又帶隊隨立等出來成撲，八莫便下的快些了。一夜我們大家各說各熱鬧的槍聲。城中
的砲與機關槍和哨報告城外砲的轟轟，砲聲在三四裡外轟轟的轟轟。蘇洪強又帶隊隨立等出來成撲，
炸燬似地在附近爆炸。我們砲隊在東南城角砲隊營。不時來電話報告推進情形。

「蘇洪強又帶隊隨立等出來成撲，八莫便下的快些了。一夜我們大家各說各熱鬧的槍聲。城中
的砲與機關槍和哨報告城外砲的轟轟，砲聲在三四裡外轟轟的轟轟。蘇洪強又帶隊隨立等出來成撲，
炸燬似地在附近爆炸。我們砲隊在東南城角砲隊營。不時來電話報告推進情形。」

李鴻師長在晚上告訴了王團彭克立營在莫茂克外砲隊營。現在已開始沿江北上，攻入市區了。東北楊團

電話中又知道了孫營佔了飛機場，衝到江邊，現在已開始沿江北上，攻入市區了。東北楊團

佔東部飛機場後，已縮聚了東北包圍圈，逼近市區。八莫便下的快些了。一夜我們大家各說各熱鬧的槍聲。城中
的砲與機關槍和哨報告城外砲的轟轟，砲聲在三四裡外轟轟的轟轟。蘇洪強又帶隊隨立等出來成撲，
炸燬似地在附近爆炸。我們砲隊在東南城角砲隊營。不時來電話報告推進情形。」

第二天黎明便接到了孫團已攻到近郊的消息，包圍圈又多了一層。天一亮，霧一散，我們的

大隊飛機來了，隆隆的好生悅耳，他震似的爆炸了一會，樹叢裏看到八莫沖天升起了幾處火頭，

砲聲也開始向城中不停的打砲。蘇洪強又帶隊隨立等出來成撲，八莫便下的快些了。一夜我們大家各說各熱鬧的槍聲。城中
的砲與機關槍和哨報告城外砲的轟轟，砲聲在三四裡外轟轟的轟轟。蘇洪強又帶隊隨立等出來成撲，
炸燬似地在附近爆炸。我們砲隊在東南城角砲隊營。不時來電話報告推進情形。」

「我們已三面進城了。砲聲又炸毀了他們西面的沿江上的砲隊。蘇洪強又帶隊隨立等出來成撲，八莫便下的快些了。一夜我們大家各說各熱鬧的槍聲。城中
的砲與機關槍和哨報告城外砲的轟轟，砲聲在三四裡外轟轟的轟轟。蘇洪強又帶隊隨立等出來成撲，
炸燬似地在附近爆炸。我們砲隊在東南城角砲隊營。不時來電話報告推進情形。」

一個也不讓他們跑出去。」
(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晚自八莫近郊)

秦 捷

「一團日軍在...」

踏定不動的傷病兵一一自殺，然後他們把屍體丟守河的。傷病兵可走的，每人發了二個彈備自殺的手榴彈，碰運氣。城中還留有幾百人掩護着。

九時我軍已佔領了敵人腹廓陣地。十一時我們各路進攻的弟兄們取勝了聯絡，可是敵仍到處亂跑的抵抗不停。

十五 編中守，記者再也等不得了，坐了車子，沿公路向八莫市中心跑。

兩旁的樹木高大而整齊，葉子碧綠的，天空也是萬里無雲，臥莫背後的蒼茫遠山皆顯得蔚藍的天氣，陽光暖暖的，涼風颼颼的，我行走了無數次的道路第一次覺得是這樣美麗可愛。

車子一到八莫市東路海關附近，一羣弟兄們攔住了車子，他們說一小時前敵人還在這裏抵抗，現在還禁止通行。我們一面交涉，一面前頭的開了過去。後面來了一部車子，那是工兵營來救那帶的，可是前面公路給打翻了，我們都下了車步行前進，工兵們在後面低頭仔細的找，我們却急急的向前跑。

迎頭便接連着三道鐵絲網，我們也不知道是怎樣過去的，愈往裏去，路愈壞，公路是一點也看不到了，一堆土丘，一個個坑的阻礙着我們前進。海關離江邊二千多碼，我們還沒走多遠，便出了一身汗。我們繞來繞去，有時在敵人的壕溝工事裏前進，地面有許多死屍，土中埋着不少，腥臭味刺鼻子，最勗人們還以手帕堵住鼻孔，可是到處是一樣，排鼻子呼吸很麻煩，索性放開了。有人帶着八莫的市區圖，可是地上却找不到公路或房屋的標記了。

有一個完整的淡黃色的小汽車。

北據點附近敵人的工事作的特別好，在一幢三層大樓的地下層直挖穿了公路，裏面用整齊的木板鋪着，還有睡覺的地方，厚約十多公尺，簡直是個小房子。在江邊的砲台區有鋼骨水泥的工事，門口寫着「松井部隊田中隊監造」，時期是昭和十七年七月十日。打壞的砲已讓我們拖走了，可是一箱箱的大砲彈還留着。憲兵營房所有房子都打垮了。附近的溝凹處鐵絲網特別堅強，縱長的工事中巧妙的雜着砲陣地，機槍陣地。我們一個砲彈正打在一個砲陣地的門口，工事裏的敵人堆在一起。再北牢獄的四周高牆已破碎了，鐵門也打開了，前院有個三層大樓鐵欄分成小房間，這大概是給高級犯人住的。後院一大幢房子，裏面是一個大統槍，又暗又髒又臭。

這時已是六時了，陽光在西方淡紅的晚霞中射在江面上，碧綠的江水在黃昏裏閃爍着金箭。天空中聽不到砲聲了，可是那些老鷹與老鴉都飛集了來，在樹上急躁的叫着，盼望着黑夜的到臨。大蒼蠅却大膽而貪婪的在所有的屍體上爬。

回到指揮室時，我被這幾百具死屍的惡味薰的不能吃晚飯。到了晚上，我躺在牀上，却老睡不着。所有的人們都假睡，大家都在興奮中談笑着。夜深了，人們仍舊轉去翻來翻去，我心中感到像鐵皮甲一樣沉重的苦悶，大有說不盡的話。媽媽老逼着國道書入莫士空裏。

「聽不到砲聲了。」
「請注意中國的情況。」
「士空門前軍隊中中過了青天白日旗。我這小西對半夜間裏嚴靜的關火。我聽聞遠方的狗叫小房外的蟲鳴，和門口老馬的走動，……」

中國公路是怎樣打壞的？

小的聲音，像撫摩着所有戰場上人們的躁騷的心。

第二天，我們在八莫開始播送中國的歌片。上午我們在歌聲繚繞中升起了青天白日旗。升旗

時滿場的弟兄們都歡歌的站起來，以快樂的淚眼注視着國旗在八莫上空飄蕩。

不盡。負責的人們都說：大家都有興趣中（三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自八莫）回去。非心中想

回國許慰皇朝，我將重新負其英氣在神州大地中。非心中想

。大家說：大揮而會使西將說音的風聲北來。

天空中翻不轉雲霧了，可是那雲霧每支雲霧雲雲下來。他帶上雲霧的潮湧，和雲霧雲雲的風聲

雲霧白雲六個了，雲霧中西文雲霧的風聲北來。他帶上雲霧的潮湧，和雲霧雲雲的風聲

。軍大身長高燈馬八台四。雲霧一大層風子，雲霧雲一層大層風子，雲霧雲一層大層風子。

人軍雲一團。非非半軍的四面風聲北來。他帶上雲霧的潮湧，和雲霧雲雲的風聲

雲霧中西文雲霧的風聲北來。他帶上雲霧的潮湧，和雲霧雲雲的風聲

。軍大身長高燈馬八台四。雲霧一大層風子，雲霧雲一層大層風子，雲霧雲一層大層風子。

非非半軍的四面風聲北來。他帶上雲霧的潮湧，和雲霧雲雲的風聲

雲霧中西文雲霧的風聲北來。他帶上雲霧的潮湧，和雲霧雲雲的風聲

。軍大身長高燈馬八台四。雲霧一大層風子，雲霧雲一層大層風子，雲霧雲一層大層風子。

非非半軍的四面風聲北來。他帶上雲霧的潮湧，和雲霧雲雲的風聲

南坎之捷

緬北戰場首次遭遇戰

由配角變成主角

誰也未會想到：新三十師，一個從來沒有在國內外報章露過臉的角色，竟會在印緬戰場紅角新三十八師主演「八莫之戰」正濃的時候，在南坎外圍，悄悄創造出遠征軍遭遇戰最光榮的一頁！從一個無名的配角，一躍而成爲「進攻南坎」的主角。

自八莫戰幕揭開，以至其四面被圍，三十師始終擔任三十八師的策應，爲孫立人將軍領導下新一軍之軍預備隊，沒有發過一砲一槍。到了八莫之敵已成囊中物，在戰略上完全失去作用了，三十師才驟立入將軍的命令，由莫茂克繞過八莫，進抵曼西，向南坎推進。南坎爲八莫至騰衝與腕町間的交叉點，中印中緬公路的大站，亦爲滇西國軍與遠征軍最理想的會師地；但在行進中，大家都搬出遠征軍在緬作戰的公式來：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中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一五五

大... 敵軍進攻敵方；企圖達到持久目的。

三十... 經長時間的激烈戰鬥，終於把目標攻下來。

出... 殊不知敵人這次竟以迴光返照的精神，先來攻擊我軍。

也... 也為全師上下所意料不到！

蟬聲與足高地

原來舞台的名角和戰場的名角都是從偶然的場合中產生出來，不過這種偶然却有其必然性而

密芝那距八萬三百四十五華里，八萬距南坎二百一十五華里。密（芝那）南（坎）公路很像一條無比的巨蛇，牠雖然已給敵人破壞得體無完膚，而且被密密的埋下地雷，但中義工兵都是有名的「路醫」，斷橋，破路和「中地雷毒」諸病，一到他們的手裏，無不「藥到春回」。密南公路因此依然雄壯地橫跨於緬甸南北之間，成為我們遠征軍掃蕩敵人的大道。從拔海四〇〇呎，為密南公路中點的馬丹陽（Maung Yang）至拔海四〇〇〇呎，曾一度為三十師司令部所在地的堡壘（

這一番苦戰五日，敵軍糧草以正面較小，遂決集中火力向山上衝，先以砲隊令小隊於夜三時備
襲五三三八高地敵人，我軍爬到山麓附近，敵人哨兵一名正在夢中。即為我搜兵刺死。我軍即
用集中火力，只用兩枝衝鋒槍作密集的掃射，便解決了敵人。這是一個小隊，我為他「傷」。敵人
後來雖猛烈反攻，但該高地終為我陳團二營所奪。

陳團二營長朱明華（四川人）會咬著牙根對我說：

「我恨日本鬼子，恨透了！到印度來，槍砲好，子彈多，肚裏又不餓，穿得又够暖，還不和
敵人拚一場嗎？如不打勝仗，也沒面目回國去！」

他會和「班弟」在五三三八高地附近，迎擊來攻的敵人。衝鋒槍子彈打盡了，手榴彈也拋光
了，把衝鋒槍倒回來，以槍托作武器，突然看見左邊一位弟兄像敵人一個官長的馬刀砍斷上身，
他急作一個轉步，從後面用槍托向敵人腦袋擊下，因用力太猛，連敵人腦袋拌出來，順手即奪
人的馬刀，覺刀血猶熱；但正在轉身之一刹那，右邊一個敵人的刺刀已到頸上來，他連忙一閃，
竟鑽在地下，敵人趕來時，索興讓身子像一橫木頭似的向山下翻去。我在野戰醫院見他過身用細
帶綁紮，問他怎樣，他說週身覺痛，也不曉得傷在什麼地方。和他詳談他受傷的經過，竟使他登
時忘記身上的創傷，他領來說：「……」

當時這樣傷最重，美國醫官講：「頂多半個月便可好。」下來我上火線時，非氣絞幾個不可，
那時消不了這口氣，「政治部余同志找他談，信諭他工部對他極三炮，「你不要說我給敵人刺傷了

呀，我這老母親難過！

兩個教導團學生殲敵一個中隊

兩個英雄，如果生在美國，一定可得美國國會的獎章，返到故鄉，一定可得萬人空巷的歡迎，紅顏白髮要爭來擁抱，吻個不停；玫瑰花來被拋滿身，征人贈玉人；但在我們的國家，事無至此，筆要轉彎了，惟望願後領獎，不要僅僅停留於將校這一層，還要深入和普遍的偏到士兵羣中去；這兩位英雄是陳團第二營第四連的下士，他們的名字，我要特別介紹給國人：

劉良鈺，湖南湘潭人，十八歲，教導團學生。

陳焜，四川成都人，十九歲，教導團學生。

兩個人怎麼能够殺敵一個加強中隊？詞典中有一「奇蹟」一語，是用來解答這類問題的。十一月八日深夜，當兩勇士埋伏在康馬山驢一個交叉路口的隱處時，他們雖還帶着衝鋒槍，却子彈無多，只各攜手榴彈三十枚，山高，風冷，天黑，星稀，風吹樹葉聲無聊的和着山水撞石聲，沙沙雪，沙——雪。兩勇士感不到一點興趣，只是放側耳靜聽前面有無響響。突然一串腳步聲自遠而近，劉勇士伏地一聽，立刻把十個手指彎曲對着，又慢慢離開，隨着揮指手榴彈，再指着衝鋒槍搖一搖手，意思是說，有大隊敵人來了，我們只用手榴彈，動作要一致才好；敵人行到面前了，兩勇士沒有拔揮手榴彈，這只是攔截，後面分是大隊敵人，來不及仍不動，趁着翻滾聲，

中隊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大隊人馬在清溪河邊，等候地。聽以後面還有大隊人馬，他們行過來不少，劉勇士一齊拋出
 手榴彈，轟！轟！轟！轟！山腰迴響特別大，敵人以為我方發砲了，立刻分開伏在路傍。一連是如雷
 麼良好的發敵機會呵！劉勇士心算，於是儘量投擲手榴彈，六十個快要拋完了，我軍一拂袖約
 前來協助，敵人那時才爬起来，拚命向山腰跑！拂曉，發現敵屍八十六具橫臥在山腰小途中，一百
 八聯隊中隊長戶尾中尉亦在其中。

我於十一月十一日在野戰醫院見到劉勇士，他是在七日受傷的，陣前受傷，傷勢頗重，雖經
 士說：「知識青年從軍運動現在國內正掀起高潮，每一陣之盛！你和陳勇士到國家難關有極的尊
 獻，足為知識青年從軍之楷模！」他咽着喉嚨，說不出聲，再望他時，他已淚盈眶了！

去：誓兩並黃變變的勇搏戰，四連四勇士，帶隊的夜半，要與敵軍食糧斷絕入：
 至此，雖要領了，對敵痛下猛攻，他陣前受傷，傷勢頗重，雖經

第二隊跟過來，簡直像在一波油一兩鋒陣陣，劉勇士心算，於是儘量投擲手榴彈，六十個快要拋完了，我軍一拂袖約
 作掩護，料許久都不見有動靜，才知他們是「一羣」，敵人的勇氣，估摸不能不承認，入做個犧牲
 亡不少，却再接再厲，陣前受傷，傷勢頗重，雖經
 陷入於一個混戰的態勢中，但我官兵無不奮勇殺敵。

那時候，海陸軍，又呈彬彬的，看外貌，十足是一個教師，打起仗來，却性情猛烈得像改了

一個人說平蕪你想和他激戰，容易得勝之在這些日子裏，除非是他要我激，否則森林想和他戰一
句話第一線，時常可以見到他和副師長文小山將軍，副師長兼政治部主任陳紹恆將軍。在指揮
所，他通都大邑，以聽他通話筒裏的聲音如響，一精細，勇敢，虛心，和負責，都是他的特點
，能變成爲孫立人將軍的右臂，不但是偶然的。三師次師下級幹部令天大多數都難以獨立作戰
和戰動應變，維持他爲主，分勞固然，是孫立人將軍領導有方，而善守治將軍當日任副師
長，關心訓練，無微不至，亦是一個重要的原因。三十師在他領導下，剛好滿三個月，但一切都
比過去進步。老參謀長中行將軍在雷多，向副師長印度，他出後轉飛密芝那集中的三十師官兵
說話時，對此點增詳細說明。就他自己也比較努力，白天已整天工作不停，一入夜文主特
中美軍官聯席會議，商討給養及其他有非戰事宜。三十師官兵對將軍是在十分信賴的！
當善守治將軍轉告人兩個大隊重入，士兵們正拚命反擊時，他想：

「這班軍中有進無退的，是有勝無改的，我們新三十師也決不會例外！」他想到這裏，右手
不自覺地握成一個拳頭，啪一聲，落在辦公桌上，立刻拿起電話筒，要楊團長說話：

「楊團長，二十兵們這班頑強無敵，以少數迎擊多數，前仆後繼，就是本師的光榮，也
是國家的光榮。你告訴他們師長十分歡喜，要他們再接再厲，把敵人滅滅！」

對團長楊團長說在密芝那之戰會獲勝利，他是賞補五期畢業生，治軍律已均甚嚴，平日不多說
話，一說話都屬即服。一日，對團長一餐許買入的燻人燻雞一半，綉不顯眼。若彈指間，機密署公

中印公署是空襲打通的

話，一討清十一連至廿二日，楊團二營把竄入的敵人殲滅一半，餘亦驅退。作戰課長謝榕霖少校會對此戰提供許多意見，並會親自作迫擊砲的砲手。

會團亦於此時趕來增援，並即參戰。生力軍一到，正氣更旺盛！

「敵人一隊隊衝來，太猛烈了！公泉土，立時拿鐵鎚搗，要儘量受擊。」

「報告師長，情勢異常嚴重！」

「我方傷亡並不多，敵人被擊退了！」

中藥軍 這些報告很像A、B、C，一連三天都如此，幾乎一個公式，後來畢竟把敵人擊退了！

自廿二月十四日夜起至十五日上午止，敵人又向我右翼陣地發砲達三千餘發，砲團三營陣地

幾完全被毀，營長王禮斌少校亦壯烈犧牲！砲剛停，敵人又一隊隊衝上來，他們這次不用砲，

改用鐵釘和手榴彈，敵人作戰的精神，不容抹殺的仍相當旺盛，他們竟以前一隊剛快倒下的尚未

氣絕的夥伴作一剎那的掩護，不停的向前衝！每當肉搏時，他們的技術似仍稍佔上風，但

畢竟抵不住衝鋒槍，侵略的心終敵不過衛國救同胞並謀人類和平與幸福的心！結果敵人的勳勳大

隊雖全員戰死，亦無法衝破我們的右翼陣地。這一戰，壯烈極了，忠勇事蹟尤多，難以鮮血與頭

顛為證，事後再報。敵入陣亡，有屍到對岸供一屍二首狀，昨昨一內

除戶尾中尉外，尚有松尾馨中佐，野添少佐，松井少佐，岩村澄水上尉及伊藤中尉等軍官四十一員。

「敵人爲什麼使用這樣龐大的兵力和拚命向我們進攻，一改年來在緬北戰鬥的作風？」這個問題，直等到十二月十七日對敵包圍殲滅戰成功後，才找得正確的解答證據。

美籍、日籍左翼將敵後路截斷

十二月十七日，三十師師部突然傳出兩個令人異常興奮的消息：一個是左翼三十八師完全攻佔八莫，一個是我左翼楊團包抄成功，截斷敵人的後路。

楊團自將防地移交會國接收後，即於十二月十三日起越過五二〇〇呎以上高山，秘密從小路

向正面敵人後方推進，他們每一個官兵都只准帶四天的給養，限他們於十七日前完成任務，否則給養亦無法接濟。楊團素以善戰見稱，果然不負上級所期，於是日將敵後主要交通線八（莫）南

（次）公路截斷，並即分東西兩面夾擊，於十九日將敵人的主要陣地馬支（Maikhi）卡揭劫（Kakhe）及非隆（Phalon）完全突破及佔領。惟敵人的神田大隊補隊到了與陣地共存亡，而真正戰至最後一人。此種壯烈精神，描出於侵略的心腸。

在俘獲的文件中，發現敵五十五聯隊長山崎大佐十二月八日所下的作戰命令，使我們得到正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駐印軍打回國境

駐印軍打回國境

古平山

駐印軍打回國境，這是一項重大的勝利。...

駐印軍打回國境，這是一項重大的勝利。...

駐印軍打回國境，這是一項重大的勝利。...

駐印軍打回國境，這是一項重大的勝利。...

駐印軍打回國境，這是一項重大的勝利。...

駐印軍打回國境，這是一項重大的勝利。...

駐印軍打回國境，這是一項重大的勝利。...

駐印軍打回國境，這是一項重大的勝利。...

駐印軍打回國境，這是一項重大的勝利。...

駐印軍打回國境，這是一項重大的勝利。...

駐印軍打回國境，這是一項重大的勝利。...

駐印軍打回國境，這是一項重大的勝利。...

駐印軍打回國境，這是一項重大的勝利。...

駐印軍打回國境，這是一項重大的勝利。...

駐印軍打回國境，這是一項重大的勝利。...

駐印軍打回國境，這是一項重大的勝利。...

駐印軍打回國境，這是一項重大的勝利。...

駐印軍打回國境，這是一項重大的勝利。...

駐印軍打回國境，這是一項重大的勝利。...

中印公理是怎樣打通的？

第二天一大早，李鴻、葛雨彬兩將軍又趕到前線來。幾輛車子在雨中急急的奔向敵前線。孫唐兩將軍去南坎，正面指揮我軍渡江，我們便走向祖國。李將軍的車子是無頂篷的，雨是愈來愈大，車子裏積滿了水，身上雖有雨衣，可是腳下的雨水開始浸上來。

快到正面火線的時候，我們的車子停下來，開始向左走下山的一條小路，路才經過開山機推開，泥土特別鬆，一下去，泥潭便陷住了腳，回國的興奮鼓舞着大家在泥水中急走。

沿途大家談着昨夜驟雨中的狼狽，雨季的情形，和在印緬戰場上二年來國人所想像不到的苦，說不出的氣。

「總算也有今天！」

大家都特別快樂。葛副師長臉上的笑容變換着。我們都不時滑倒，滿身泥水，引人發笑。爬過了一個山，又一個山，漸漸的感到腳上的泥土愈來愈多，愈重。

陳鳴人團長原說一大早在第二個山頭附近等我們，可是時間已是近午了，輪軸上奇怪的大雨敲打着樹林外，山體間一片死寂，雨烟漸漸的漫天撲下，把天色變成昏暗，前面的路在山林烟雨裏模糊起來。李師長手提着左輪槍，大家更緊張的戒備起來。在一起談天的圈子，漸漸的自動疏散成縱隊。

右手出後，瑞豐河谷也發熱開似的響着山砲聲。

難道江北邊出了事？這很有可能，因為那邊和敵人只有一江之隔，江北的敵人也沒完全肅清。

也許路上出了什麼事？這也有可能。因為這條小路還無人走過，而且在敵砲射程以內。

對指北針，看地圖。

「回國去，管他什麼呢。」

在附近村中找到了「一個喀鐵人，請他帶路。再爬過一個小山時，看見對面山上林草裏有人影動，隊伍馬上停下來，崔隊長取出望遠鏡。」

「那一部分呢？」

「那一部分呢？」

「那一部分呢？」

在「那一部分」中又走了幾轉，便找到營部。這時雨已停下來，大家在泥濘中走了七八哩山路，泥濘

沾了滿身，兩隻皮鞋也粘滿了泥塊，毛髮也感覺頗然生起。

下山登營部馬上的準備，有幾聲驟下的海濤便是南苑河，河那邊便是中國了。

我們仔細欣賞這祖國的山，首先感到的是綠，只一水相隔，祖國境內的山上的樹木都綠得發光

了，這邊是翠綠的青山，那邊禿的山上只有萎黃的野草。瑞豐江北岸圍境以南有些星散的村落，

但都引人注意的是那處荒蕪的大紅鐵皮的英國營房，和附近山帶間點綴着的英國工事。

大家樂歡歡湧湧起來。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沙，我記得首先摸出瑞麗河的影子，跟着想到了嘉陵江……我記憶起于江河，但是仍覺得這像南來北往可矣。（笑）

「這是那一個人的土地？——重慶！——學士！」

「中國的，」

「笑，笑，笑！」（笑）

「六日一……二十五……」

滇南死河走向瑞麗河谷，在南死河入瑞麗河附近的南岸，進入谷地的第一個市鎮便是彭坎。

一片疏散的房子，除了我們的弟兄，一切都是靜靜的。這一帶離南坎不過幾千碼，敵人的搜兵不時出現，可是不敢猛烈的反撲，我們的弟兄們也快樂逍遙的駐紮着。

從這邊到前町去的公路，仍是完好的石子路，兩旁唯有雜草，可是將來通兩部卡車，毫無問題。這一段又是一條中印公路。南坎克復後，那邊又是一條。臘戍又是一條，瓦城又是一條……

打到瓦城，打到仰光，便成了滇緬路了……

「今後一條大路通中國！」

瑞麗河谷是一片平原，這塊土地上的稻田上只留着萎黃的稻草，雖然村落中點綴着樹林，但也稀少得很，江南邊便是南坎，這廣大的河谷中可說是一望無遺。

有人悄悄的說……

有人悄悄的說……

有人悄悄的說……

有人悄悄的說……

「敵人很容易看到我們……砲……」

「不用說砲，附近草中的敵人步槍也可對付我們了，但是他們不敢！」

「不管，即便流血，流在祖國的土地上也痛快！」

謝曼允在一個小山上，這上面除了過去我們的飛機製造廠和醫院外，並無民房。這是我們軍委

會第一飛機製造廠，據說是二十八年把武漢的人力物力轉移到此地來，當時主要的工作是把美國

運來的飛機零件裝上。這也是過去飛隊的一個基地，蔣夫人也曾到過這裏，可是現在只剩下六

幢大空廠房了。廠房除了鋼鐵的梁柱仍完好的支撐着外，機器是連壞的也沒有了。水門汀的地

到處是牛糞。一個空架子下，還有一個美國戰鬥機的破身子，兩個螺旋槳也擱在一旁。另一個廠

房裏還可找到漆染的圖樣，和「禁止吸煙」的字跡。一個小廂房裏地上堆着剪餘的鉛片。廠房旁

邊的大飛機場已讓我們修好了，昨天我們飛機在上空盤旋時，招來了敵人一陣砲。敵人的砲兵太

沒種了，砲筒過山而過，連飛機場都沒打上。附近另一個小山上是過去的大醫院，可是現在連瓦

礫也找不到，只有鐵柱子，孤立在那裏。

前面便是火線，可是一切都懶得怕人。

我們到了連部，曾子雲連長拿出了幾個廣柑。

「中國貨，中國貨！」

附近的村落中有中國人和漢緬夷，其中還有幾個飛機廠的上海工人，他們每天早晨來此賣東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西二庫與仰光間的距離不多，可是今天吃地地特別甜美。

當陳國長說着樣子，那紅北敵人便不走了。

那時候我們部隊已搜索到它即到了。假如滇西國軍真的佔了猛卯（瑞麗）、那麽我們的線報

已經走了到他們後邊去了。那時候我們部隊已搜索到它即到了。假如滇西國軍真的佔了猛卯（瑞麗）、那麽我們的線報

我們怎樣打敵人國邊

那時候我們正在飛機廠吃廣柑的時候，陳鳴人團長騎着馬，匆匆的趕到前面來，細高的身材，

穿着那件舊軍服，仍精神飽滿的講述着。

會一八莫攻戰時，陳國是第三十八師的開路先鋒，最先到莫莫克的是他，最先切斷八南公路的是

他，那時候莫莫克戰已近尾聲時，正面南坎敵人以五個大隊的兵力向新三十八師取撲，十二月十二日

陳國增接到南坎細報，首先勸敵人最感頭痛的左翼迂迴，由左翼之拜家塘（Bungathang），

馬或不保。南坎（Bungathang）大膽的猛攻，然後由南開附近，從左面鑽入山林。二十二日我們
一營人駐在雷坎（Bungathang）附近，南宛河最突出的部分偷渡成功。
敵人的河防兵力本集中在雷坎，當他們曉得我們有渡河的企圖時，以為是在北方，便把雷坎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大家喝得醉飲人的土酒，彼此祝賀着第一次的回國，並談着孫軍長新年獻詞中的一揚鞭驅成

「北來未。」

「派他已是昏黑了，雨愈來愈大。出國的路上感到特別累，爬過第一個山頭時，李師長便有些

不支了。每個腳上的重量十斤二十斤五十斤一百斤的加重着。路上已是伸手不見五指的漆黑了。

這一隊中第一二的人們，用雙手爬在坡上慢慢的爬這泥滑的山。陳本立秘書，湯姆生聯絡官一句話也沒有。李萬兩將軍拍着走不動的腿搖頭。陰雨驟驟和嘩嘩喘氣聲之外，樹林已死寂了。人。

遇到前線指揮所時已是晚九時了，人們以為我們出了意外，焦急中見了這羣泥人，紛紛問可會

「我們回國去了一次，我們的腳上還沾着祖國的泥土！」

「我們回國去了一次，我們的腳上還沾着祖國的泥土！」

「我們回國去了一次，我們的腳上還沾着祖國的泥土！」

一、制... 滇緬大軍會師

苗斯會師記

二十一日會師路上急行軍

南坎克復後，船們的心情更加興奮。瑞麗江兩岸像個花園，碧綠的江水在平原的林草綠堆間

人王車...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二十一日高麗到三十八師正面前線，到達時正趕上狼軍公路上二七七六高地上的敵人，在敵人工事裏，發覺到才燒開的熱水，一隻牛腿也留下來。除了這一帶發生了遭遇外，前面還沒有什麼

動靜。

天向東邊吹了十小時，範圍最遠到山上開過去。

二十日三十八師及遊擊軍三三〇師包在猛卯會了兩，請報交換後，知道前面三哩的苗斯是一六師駐紮，現在我們要急的到那裏去會師。昨天我們才搬過南坎駐紮下來，今天我們又搬了一次家，現在聽說這消息，當夜決定明天再往前搬。三天中我們部隊推進了二十多哩，指揮所搬了三度。會師路上的急行軍，激發着隊員的興趣。圖改軍團要隨天空中飛來，鼓動陣地。

南京京師會館門口前更吹風雷。鼓雷云兩軍會師苗斯，響聲如雷水去平原而林草瑟瑟。

二十一日會師苗斯苗斯前進去。清晨有霧，風掃的臉有些發燒。到了最前線時，山上還有零星的砲聲。我們的前線是在距苗斯二哩多的一個小村中，四周被樹木密密的圍住。王團長到火線上去了。下午一時過，一六師一位副團長帶着一些弟兄急急的衝過來，灰棉軍服，光脚，草鞋，風塵撲撲的臉上，對着與他們團別了三年的弟兄們睜着眼睛，紅着臉，搖着手，眼角上掛着微笑。他們一時想不出話來，竟被他拉來，向對面仔細看了又看，握握手，交談幾句「好吧？」「好！」之類的短問答，都像小孩子似的呆呆的站着。官長們彼此道了辛苦，便討論起明天的儀式，一

位官長看到這些弟兄們的表情：

「老總們，你們好好談談吧，三年了！」

弟兄們仍呆站着，胸裏酸酸的好笑起來。這征戰的看駐印軍的衣服，駐印軍的看他們的草鞋，雙方都有人眼圓紅了，又饒性羞怯的一轉身分開了。大夥分放在草叢裏，像無聊似的亂折樹草團個，塊起石頭又放下來，雙方無意的一碰頭在一起，我在他們中間走來走去，可是聽到的仍大半是：「

「好吧？將軍們壓劍

「好！」

他們沒有人曉得各自的戰績與經過，有人一提起，又是紅着眼脣分開，傻傻又集攏來，似無

話我話似的談天氣，談奇怪的花草樹木……輕輕的彼此撫摩着：

「你們活！」

「你們活！」

大家都低着頭，彼此不敢望一眼的低低的說。總有一方猛的吧頭一仰，轉變題目：

「奔邊山上還打砲呢！」

「還冒烟哩！」

「還花真奇怪！」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中日公報是怎樣打通的？

三二八

「你們冷吧！」

他們匆匆的軍隊回去了。鞋印軍的弟兄們當時商量明天舉行儀式的服裝問題。弟兄們紅

着眼圍：

「我們明天也要穿草鞋光腳！」

官服們彼此問着可有國內的軍服。

「今晚人家借給我，明天我們穿中國發的軍服……」

「上校師長理應爲這問題詢問，結果在前線都不全。」

將軍們遇險

半夜，連征軍的弟兄走了不久，便發生了一個驚險的場面。

第一批到前線的有孫軍長，李師長，葛師長，張副參謀長，我們從上午被到下午。跟着來

了第二批參謀長，三十師唐師長，三十八師龍參謀長。這個地方集中了新一軍大部將領。第二批

將軍來到村口，附近忽的響起機槍來。唐師長離開車子走向團部，史龍兩參謀長才一下車，後面

的衛士大呼一聲倒在地上，機槍集中在我們這地方掃射，槍聲尖叫着亂飛。李師長正打電話，幾

顆子彈在他腿前飛過，打在土裏。史龍兩參謀長管不了後面三頓的受傷弟兄，唐師長笑着說：「

衝直撲亂！」大家爬在地上，機槍整齊的在周圍掃射了約十五分鐘。那個受傷的衛士躺下不久死了。

我們的弟兄已向槍聲處衝過去，那是傳喚我們五百碼的林草中。唐團長悲憤着他的衛士的死去。大家痛恨這些掃蕩份子，幾乎讓我們正式會師不成。

我笑着向孫軍長說：

「這可謂新軍過險矣！」

孫軍長笑了，大家客氣的說彼此比騙。晚上大家除了談會師，便是談今天的驚險，人們都為這些將領們的安全慶幸着，談着當時的情形，不住的伸舌搖頭。

晚上那幾槍阻擊我們的散兵被完全消滅了，那是敵人一個輕機槍組，帶着一挺機槍，一門小迫砲，兩枝步槍。

我作了介紹人

今天一大早，我們出發到富斯去。南邊山裏還響着砲，那是我們陳團長擊退敵。到了富斯近郊，遠征軍的將軍們還未到。記者充了幾請的使，去到附近遠征軍師部去。富斯已是一片瓦礫了。路上遇到遠征軍的弟兄們不叫向我招手，到了師部門口，首先遇到遠征軍的聯絡官，他們大笑的打招呼。

中印公陸是怎樣打退的？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三三〇

師部是在一個破房子裏，這是五十三軍的一一六師師部，軍長周福成已趕到甯町升旗去了。一一六師師長劉潤川將軍和一二〇師師長王理實將軍正在這裏等着，張紹賢參謀長張雲彬團長也準備了來。劉師長穿着呢呢軍服，七師長穿着灰棉軍服。大家興奮的緊緊握手。我聽他們上了車子，向近郊飛馳。

我真羨慕的把駐印軍和遠征軍的將領們一一介紹。他們笑着彼此說：

「你們辛苦了！」

「你們辛苦了！」

這時大家都會合起來，美國聯絡官們雙方會見，兩方的翻譯官們也會見了。我軍想找一個同業，可是大失所望。這一片會師聲中，以美國聯絡官們笑鬧的聲兒。保軍長到處忙務招呼，攝影的跑來跑去尋找鏡頭。

「弟兄們今天雖熟悉了許多，但是仍只有張着大嘴傻笑的表情。」

升旗禮

我方的弟兄們各自列隊集合了來，這時不過上午十時，霧氣才散，零星的天空中鋪着沙灘似的薄雲，陽光在雲隙裏照着人們歡笑的臉孔。等兩方弟兄站好的時候，旁邊拍炮向天連發了二十響。這砲聲在荒野中響的特別清亮，餘響在人們的心裏裏像小蛇似的慢慢的鑽，悄悄的把眼淚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中印公路巡禮

人類征服自然

呂德潤

中印公路有時人們把它喊作雷多公路，繁美公路或到東京之路。（編者按：中印公路通車之時，已正式命名史迪威公路。）這正如一個大人們喜歡的孩子，不知叫他什麼才親熱。

從雷多出發不久，便開始和印緬交界的培查山（Pachol Hills），汽車在山林裏走着，拐過一個山頭，另一個山頭又迎着你。上坡時，可看到掛在樹尖上的雲霧，下坡時可與轟立在清空的芭蕉告別。也許在這段山間可看到蔚藍的天，可是拐幾個灣便許落雨。在雨的沖洗下，不但芭蕉肥美，連原始大森林也更茂盛了。美械機路的黑白弟兄們，沿途向我們打招呼：中國與美國的憲兵留心着過客，汽六團的大卡車成羣結隊，騾馬馱的弟兄們呼喊馬匹；美國的油管檢査車來往穿梭。緬北新攻勢開始的時候，中印公路的繁忙，令人想超一車馬蹄，馬幫蕭蕭的古句來。

下山到綠平洋，便入了緬甸境。公路在野山石脚上爬入胡康河谷，筆直的從心臟部分穿過

，像綠絨上扯緊的黃線；大龍河，大宛河，大奈河都織上了花紋。一到了高沙坎，便到了揚廣河谷的終點。通過分水嶺的懷布山隘口，便進入孟拱河谷。現在公路正向加邊，孟拱，密芝那一帶延伸着。這個窩以孩子也說在密芝那過聖誕節，假期滿後隨着喇嘛們來到孟拱，明年新春，孟拱的喇嘛弟兄們以血來揮灑大的寶貝，便可有禮物發給喇嘛的遺孀了。開季一來，喇嘛們也來了。

觀察在中印公路上的七天巡禮，那險峻的山，峻峭的峽谷，怪異的樹木，令人難以置信這可能性。怪不得公路修築時，附近山頭林深，由土人接老擔的，在公路旁，野着驚異的賊。第一，湖一二路線的嚴重與決定，是美國皮可准將 (Joseph A. Pike) 與格林校 (William F. Green) 所率領的養馬兵弟兄們的感歎。這條路線，英國在幾年前曾海難過，日本在戰後剛北的時候，也測勘過，但意都沒動工。即測勘其也不容易：第一，在原始森林裏，空中測量看不到地，地上測量看不到天。第二，無土人帶路，全靠自己摸索。第三，補給困難，空投無目標，運送更困難。

，再加去林中有毒的蟲蛇，以及奇奇怪怪的瘴癘。這一切痛苦，測量的期間。然而在一個月以後，我們不但測定路線，而且決定動手了。由困難，上山開闢道路，山洪暴發，似與衆不同，人類要征服自然，這並非容易的事。百步路必有百盤曲出來。不用想水災阻礙，百步路必有百盤曲。

中國王士儼的着意們下飛機的第三日，便由李華中將軍請着，和美國士兵弟兄們一起進入荒，開天闢地。他們時常接應，以備有一陣雨的時候，便死在一個個。這山裡，馬的馬，浪濤倒我們，於是便像一羣及半至三英尺大的大木，伏在我們脚上。山裡，山裡，山裡，山裡。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二二三
二三四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二三四

從平均高約六百英尺的雷多山出發，便遇到了塔在山。這山平均高約四千英尺多，它們的路便從四千五百英尺的地勢穿過。塔在山的頂外層係由硬的砂石，細碎和無黏性。山雖有沖積層的痕跡，但總的對石層中的石塊也是屬乎而區。山脚下黃綠色的南陽河（Nanyang River）附近雖有硬石，並發現了鐵層，但河及附近的南陽湖的水都有毒，會使我們吃過癩。而現在印羅山林的野獸也集中在這裏，雖有很多的打獵的進去，可是很少有打獵的出來。不用說永久道路的石子不敷，而且費時太久，即便急運這層層的石子也困難。土山開闢雖易，但路甚鬆，於是急缺石子，急需用石子。因此石頭也成了寶貝似的，一挖一挖三鑽的請上山。由於土山的容易塌陷，於是掘水溝，涵洞，被覆的建造更需精細。時至今日，沿途上仍有不少的要路弟兄搭着架，手用大繩子從土山上沙裏滾清似的滾石頭。

由山到新平洋，便沿着野人山騰入胡康河谷。胡康河谷平均高約六百英尺，面積廣大，成一三角形盆地。到了高沙坎，遊傑布山隘口，隘口長七英里多，地形崎嶇全遊傑布山而進入孟拱河谷。孟拱河谷平均也高約六百英尺，故公路在此階段便打開了場面。還長達百英里的一段，路面標準達一百英尺，路幅上也足容暢行四輛大卡車，不但是公路，即便再加上條鐵路，也不會妨害了車路。此段土質大部屬宜於耕種的沙土壤土，但因為地勢低，雨季一來，既容易被淹沒，又容易積水，附近更沒有石子來加強路石。但是為了縮短運輸時間，我們並沒意向山脚邊取地。曲路，於是去了一種困難，又添了一種困難。備就這一段的極要說，除了費工的大鐵橋外，大小

曲路，於是去了一種困難，又添了一種困難。備就這一段的極要說，除了費工的大鐵橋外，大小

木橋便有七十多個。某段的陸地架橋竟長達一萬英尺。河谷附近雜草多而林少，於是伐木材成了費力的事，排水溝也成了運河。

這個雨季，因泥濘太深，美國機械的工具不能活動，但此地的戰局與國內的戰局均向公路呼喊，於是我們士兵弟兄們持着斧頭，便在齊胸的泥水裏過了四個多月。我們咒罵雨季，因為它會使我們的公路間斷了一個時間。但是明年雨季仍要來，所以我們便把這個雨季看作不幸中之幸的一個過渡了。所有的路基經過大雨的沖洗而發生自然下沉，趨於堅硬，加上我們現在改良與修理，就更無問題了。低於水位的橋架架高了。防止沉木的設備建築着。總之，我們爲了越時間，雖是急造道路，但就世界大戰的戰局與中國對這條路的需要的時間，一切都够了。一般的橋梁均係築橋，較重者不算鐵橋，即便一噸大小木橋，也在三十噸，保險的年齡也有二年。李榮中將軍要記者轉告國人：「今後的雨季絕不會影響我們的運輸。」

人類要征服自然，人類能征服自然，這便是一個例子。（三十三年十月二十日寄自密芝那）

保密段通車了

中印公路保密段將於本月中旬通車，這條德國呼喚出來的公路通車，第一批將有二、三百輛業方新卡車裝着國防物資直馳昆明。這批後面還有幾千輛等着。這是此地中美全體將士，保密段工程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理處全體職工與民工給一九四五年——祖國的新生年的第一份賀禮。

這份賀禮可真是一份厚禮。三年來除了喜馬拉雅山上來來去去的少量飛機外，祖國是四面被包圍着。通向這邊的中美精土呼喚，他們聽到了，他們在這想像不出的荒山野草裏，以血汗汗水鋪到了密芝那。去年軍委會工程委員會把修築廣西××，及四川××，×××三處飛機場的工程師們集中在昆明，成立了修築第一工程處。九月四日余季智秘書領着二十五位到了密芝那。九月三十日沈副處長錫琳又帶來七十多人。經過測量後，於十二月十八日全線動工，預定本月十五日打通七車毛路。

今日緬北的天空照樣的蔚藍可愛，昨夜由南坎前線帶來的疲勞，給這個通車的消息消化了。

一大早，汽六團派來的車子來了，駕駛員加足馬力，開向這條祖國的大動脈。車中最重要的是一個月的離別，瘦了那的江上也架起了浮橋，朝日的紅光把橋的影子映在碧綠的水中，一切都是異常的調和與可愛。到了宛統（Waung-U）——這是保衛段的起點。一連宛統，原來的原野裏雜草中露出了一條新路，土地的顏色好新鮮！在英國吊橋旁邊，中美老兄正清理一個新橋，這是二十四小時內合力完成的。沿途雖未着保衛段的橋子，築路由中國民工與美國士兵，和深山的土人忙碌着他們的工作。到了清魯（Kaw-Lu），便是第二工程處辦公處了。山披上一個草簾子附近散佈着幾個帳棚，這簡陋的地方居住着保衛段的英雄團內排副鼠鼠向公報。

沈錫琳先生笑着說：「總算通車了！」

木蘭... 只... 萬分木林... 萬分木林...

然而，這次通車何嘗容易！

○測量經過：雨季一結束，第二工程處又分三組出發，在這原始的林中工作。第一組分兩隊，於十月十七到十二月底測完了那團到宛晚間的七十九英里。第二組於十二月十四日測完那團到新樂間的三十英里。第三組由三號六號橋下測，可於後來決定公路經過三十七號橋，又由橋至十七號橋下測。在此三級中，宛晚到酒香那團的公路，即是三年來的荒涼，已變不到公路的痕跡了。本來密叢間便有一條古道，可是這做路既高又遠，也不能用。一切重新作起。密叢的原始森林，高高的山，且進去個不見天日的工作，加上寒冷與濕氣，更覺坐癢。這身爲了祖國，他們在這艱苦下加速的竟敢了。

○偉大的民工：工人間顯可犧牲了第二工程處的幕處長傑特，副處長古勃拉，他們各方奔走。東喚西呼，到今日，下先牛還留在橋前，爲這專奔走。雲南省府原設計畫此一千萬里，如滿西部隊的美國新比對這條路熱心，除在滿洲的麻坡公路外，緬甸公路工程處的西洛克上校和專門在此段負責的哈克斯上尉，早與英美外交涉紛紛機器，或機器坏了，屢不運到交通不便，下來，然而這些人終於經過千山萬水的來了。這些保衛公路的英德們，在藤南邊到三列內百九十一名，影河出子兩百五十八名，遠遠出了一百名，大再加修工也到千人。這六千多人的水河保輸出來，添這條公路。

○在叢林中看他們的情形：在酒香河中看他們的情形，他們處處存爲祖國流淚流汗，

中印公路是怎樣打通的？

五千呎的山了。山勢愈走愈高，到三十七號界樁處是八千八百五十二呎，原來的坡度標準是百分之十，鑿道是半徑十五米，可是由於趕工，還未能達到這標準，路面的標準也未全部實現，但是這一切都是可以在通車後改善的。在雨季前，這條路將全部達到標準；即便那時清標也經不起大雨的沖洗，那時我們南坎的路也通了，那是一條鋪有柏油的路。

現在這條路上幾千輛卡車都在焦急的等待好久了。美國弟兄們都在車上掛起了中華民國旗，他們爭吵着自己是開往中國的第一部。三十七號界樁上已用竹子樹枝搭起了彩坊，那上面寫着：

「到東京去！」

「我們勝利了！」

（三十四年一月十二日青自保密路上）

100



3

